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  
的社會認知之探索

Exploring Social Cognition under Negative Social Context i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Taiwanese Adolescents

潘奕瑄

Yi-Hsuan Pan

指導教授：陳淑惠 博士


Advisor: Sue-Hue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June, 2015

## 摘要

**目的：**憂鬱疾患與行為規範障礙症、對立反抗症，在症狀呈現上有很大差異，但兩類症狀在青少年族群中經常同時發生，也會嚴重影響青少年生活中各領域的功能；其中，反應性攻擊行為是較常與憂鬱症狀同時出現的攻擊型態，其伴隨的憤怒情緒也與憂鬱症狀有所關聯。探討此共病機制不僅可釐清共病的可能原因，並可對兩類症狀的單獨病理機制有進一步了解，同時也能對青少年的適應與發展有所幫助。同時，在兩類症狀的發展與持續機制上，人際互動行為皆扮演重要角色，而社會訊息處理歷程則是分析青少年人際互動中認知歷程的合適架構。故，本論文研究探索高憂鬱、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之青少年在人際互動情境中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並嘗試提出導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同時出現的可能機制。**方法：**本論文設計了兩個子研究，研究一以 346 名七至九年級學生為樣本，建立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在研究二，研究者自編情境題問卷，包括四個以國中生常見同儕互動事件為題材的負向情境，及相應的題組；以 616 名七至九年級學生為樣本，利用情境題問卷探索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之特徵。**結果：**(1)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皆有適當的心理計量特性，可作為本研究使用的合理測量工具。(2) 高憂鬱青少年傾向以較多的社會訊息對情境進行判斷，且自評判斷的確定程度較低；關於社會訊息的偏好，則傾向以來自過去的、涉及自身行為或特性的訊息進行情境判斷。(3) 高憂鬱青少年有外在控制信念傾向，易在負向事件中認為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自己，且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4)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在解釋情境時，傾向以過去訊息為參照；與高憂鬱青少年相同，其也具有外在控制信念傾向，且易認為他人有敵意，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與否。(5) 高憂鬱且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之青少年，相較於高憂鬱且低攻擊行為者，更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討論：本論文進一步嘗試以憂鬱、攻擊行為的相關認知特徵，以及控制信念、歸因傾向等概念來討論研究之發現；並提出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最後，說明研究結果的可能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青少年憂鬱、青少年反應性攻擊行為、共病、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 Exploring Social Cognition under Negative Social Context i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Taiwanese Adolesc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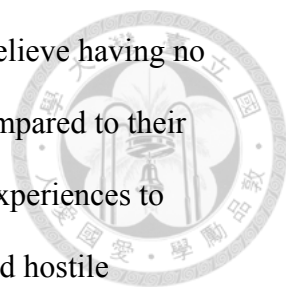


Yi-Hsuan Pan

##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research was to investigat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s of adolescents who present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or reactive aggression behaviors. By comparing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tterns between depressed and reactively aggressive adolescents, the probable mechanisms of comorbidity would be suggested. **METHOD:** In investigating the above issues, two studies were designed. Study 1 validated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2<sup>nd</sup> Edition\_Taiwan Version (CDI 2\_TW),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_Taiwan Version (RPQ\_TW), and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_Taiwan Version (NSLCC\_TW) with a sample of 346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tudy 2, four vignettes depicting common negative events of adolescents' daily life and related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to probe the patterns of encoding and interpreting social cues in 616 ju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nts. The CDI 2\_TW, RPQ\_TW, and NSLCC\_TW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articipants' level of depressio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respec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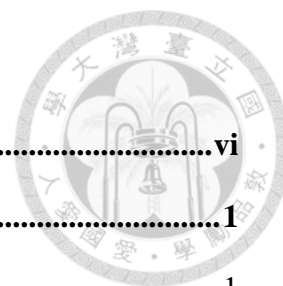
**RESULTS:** First, the CDI 2\_TW, RPQ\_TW, and NSLCC\_TW yielded goo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with confirmed factor structures as well as satisfactor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Second, in explaining the negative events, depressed adolescents tended to adopt more social cues than their non-depressed peers, and rated their judgment with lower certainty. To judge the events, they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rely on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self-referenced social cues rather than other-referenced ones. Depressed adolescents held higher level of belief in



external control as well as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tended to believe having no control over the occurrences. Reactively aggressive adolescents, compared to their non-aggressive counterpart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rely on past experiences to judge the events, to hold higher level of belief in external control and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nd to believe having no control over the occurrences. Yet, they showed no preference for self- or other-referenced social cues, nor did they adopt more or fewer cues explaining the events, compared to their non-aggressive pee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showing that, compared to depressed but not aggressive ones, those adolescents comorbid with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were more likely to attribut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vents to others.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present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the psychopathology of comorbid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s with regard to the viewpoints of cognitive bias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The probable mechanisms will be thus suggested. Possible application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addressed.

***Keywords : Adolescent depression, adolescent reactive aggression, comorbidity,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目錄



表圖目次 .....	vi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 .....	1
第二節 青少年攻擊行為 .....	13
第三節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	16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表現 .....	22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	26
<b>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結果 .....</b>	<b>34</b>
第一節 研究一：研究工具之建立 .....	34
第二節 研究二：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的 社會認知 .....	58
<b>第三章 綜合討論 .....</b>	<b>81</b>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控制信念及反應性攻擊行為測量工具的建立 .....	81
第二節 高憂鬱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	84
第三節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	89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 .....	94
<b>第四章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b>	<b>98</b>
第一節 研究貢獻 .....	98
第二節 研究限制 .....	100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	102
<b>參考文獻 .....</b>	<b>104</b>
<b>附錄 研究工具 .....</b>	<b>114</b>

# 表圖目次



表 1	研究一中完成第一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35
表 2	研究一完成第一和第二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35
表 3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46
表 4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48
表 5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50
表 6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53
表 7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54
表 8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56
表 9	研究二之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58
表 10	各憂鬱、反應性攻擊行為組別人數.....	59
表 11	各版本情境題問卷之社會訊息內容.....	64
表 12	各變項的總分範圍、總分意義，及全數參與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68
表 13	主要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69
表 14	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社會訊息量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1
表 15	社會訊息之偏好：自己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2
表 16	社會訊息之偏好：過去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2
表 17	全數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4
表 18	低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4
表 19	高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5
表 20	高與低訊息量情境間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差異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6
表 21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之 t 檢定.....	76
表 22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的 t 檢定.....	77
表 23	控制信念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7
表 24	責任歸屬判斷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8
表 25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78
表 26	責任歸屬判斷在非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79
表 27	敵意歸因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79
表 28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80
圖 1	社會訊息處理模式圖.....	18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

心情低落或憂鬱是普遍性的情緒經驗，它可以是人們面對生活事件或壓力時，一種暫時性的情緒呈現，但有些人的憂鬱情緒伴隨嚴重的悲傷與痛苦，甚至影響生活功能，達到臨床上定義之憂鬱症的診斷標準。事實上，憂鬱症是最普遍的精神疾患之一，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統計數據，全球平均每 20 人中，就有一人在過去一年內經歷過憂鬱發作，由於憂鬱症可能嚴重影響生活功能，且嚴重憂鬱情緒多初發於年輕族群，也易反覆發生，世界衛生組織目前估計憂鬱症是造成失能的第三大疾病，且預估至 2030 年會變成第一位（WHO, 2012）。

青少年時期是憂鬱情緒相關疾患盛行率顯著上升的重要時期（Hankin et al., 1998），因為青少年在此階段，面對學校轉換、社會支持系統的改變，以及生理上的快速發展，容易造成壓力感受的急遽增加。國外調查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疾患的盛行率報告指出，青少年憂鬱疾患的點盛行率約介於 1.0—6.0% 之間，終生盛行率約介於 4.0—25.0% 之間（Kessler, Avenevoli, & Merikangas, 2001）。而台灣國內的盛行率調查則發現，在國內的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當中，約有 8.66% 罹患重鬱症或輕鬱症，約有 14.41% 曾有自殺意念（陳為堅，2004），22.4% 曾有蓄意自傷行為（陳毓文，2006），3.04% 實際執行過自殺行為（陳為堅，2004）。由上述國內外的調查報告可知，憂鬱在青少年族群的發生比例甚高，是普遍且易影響生活功能的疾病。

依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 APA, 2013），憂鬱疾患之症狀包括持續的憂鬱情緒、失去愉快感受或顯著對事物失去興趣、食慾增加/減低、失眠或





嗜睡、無價值感、過度或不恰當的罪惡感受，難以思考、集中精神或做出決定、重複想到死亡或有自殺意念、有自殺嘗試或特定的自殺計畫。憂鬱情緒與失去愉快感受是憂鬱相關疾患的核心症狀表現，當有多種症狀同時出現且持續達一定時間，則個體可被診斷為憂鬱情緒相關疾患。除了症狀呈現達到診斷標準者，尚有許多青少年雖有上述症狀呈現，但未達臨床診斷之標準，這些症狀同樣可能嚴重影響其生活適應。測量憂鬱的方式與工具多樣，各研究所使用者略有不同，但皆以憂鬱情緒及上述症狀為焦點，本論文將以「憂鬱症狀」描述包括憂鬱情緒之憂鬱相關症狀。已有許多研究發現，兒童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呈現與疾病發展歷程與成人相似（Birmaher et al., 1996; M. Kovacs, 1996; Ryan et al., 1987）。值得注意的是，在重鬱與輕鬱症的診斷準則中，皆註明成人所表現之持續憂鬱情緒，在兒童與青少年可能以易怒情緒來呈現；事實上，過去研究發現暴躁易怒（irritability）是憂鬱青少年常有的表現（Biederman, Faraone, Mick, & Lelon, 1995; M. Kovacs, Akiskal, Gatsonis, & Parrone, 1994），亦有研究指出，暴躁易怒是憂鬱青少年最普遍呈現的症狀（Crowe, Ward, Dunnachie, & Roberts, 2006）。

青少年憂鬱症不僅影響青少年時期的情緒與生活功能，亦可預測成年期的生活適應困難、心理困擾、甚至精神疾病，包括憂鬱情緒、雙極性情感疾患、嚴重煙癮或物質濫用、危險行為、意外與自殺行為，以及建立穩定親密關係的困難（Birmaher, Ryan, Williamson, & Brent, 1996; Kandel & Davies, 1986）；此外，在重鬱症初發後的五年內，有 70% 的兒童與青少年經歷復發，更有 5—10 % 的患者在初發的 15 年內完成自殺行動（Kaufman, Martin, King, & Charney, 2001）；整體而言，於未成年期初發的憂鬱疾患者，相較於在成年初發者，復發率較高、功能受損也較嚴重（Zisook, Shear, & Kendler, 2007）。上述研究的發現說明青少年憂鬱症狀與青少年期、成年期的心理困擾與生活功能缺損有明顯關聯，更突顯去了解青少年症狀呈現、罹病機制的重要性，以期達到早期發現、

早期有效介入的目標。



## 壹、青少年憂鬱症狀與人際互動行為的關聯

在青少年時期，會面臨人際關係網絡的重大轉變；有別於在兒童時期依賴家庭作為社會化場域與支持的主要來源，青少年時期的青少年，雖仍與家庭保持連結，但其獨立性卻逐漸增加；此外，青少年也與同儕建立更緊密、複雜的互動，甚至發展親密關係，而同儕互動經常讓青少年投注大量情緒資源。面對這些人際關係轉變的壓力，青少年需要應用許多個人或社會支持的資源來加以應付，資源不足的個體即容易在青少年時期發生適應困難或心理困擾（Rudolph 2009）。研究已發現人際互動困難造成的壓力可顯著預測青少年未來的憂鬱症狀（Flynn & Rudolph, 2011），此憂鬱症狀會進一步使得青少年無法有效發揮人際適應功能，並受此互動技巧的發展缺損影響未來的人際互動，造成人際互動的長期「疤痕（scar）」（Nolen-Hoeksema, Girgus, & Seligman, 1992）。上述研究說明，人際關係的缺損或困難是青少年憂鬱的危險因子，同時也是青少年憂鬱的結果之一，兩者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意即，缺乏適應性人際互動行為的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遇到挫折時，若社會支持網絡不足，就易有憂鬱情緒與相關症狀產生，而此憂鬱症狀會再進一步損害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能力，進一步使得憂鬱症狀惡化或復發。綜上所述，人際關係既是青少年的重要資源也是主要壓力來源，此人際關係的品質與青少年憂鬱的發生與維持具有緊密關聯，故須進一步探討兩者的關係。

過去研究發現，有些人際互動行為與特性普遍存在於有憂鬱症狀的青少年，例如：無效的人際問題解決策略（Quiggle, Garber, Panak, & Dodge, 1992）；面對人際壓力時的不適應性反應、人際互動疏遠、面對人際互動時感到無助、攻擊行為、過度尋求再保證（Panak & Garber, 1992）；以及利社會行為與正向情緒不足和尋求負面回饋（Abela & Hankin, 2008）。而上述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則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認知風格、人格特質、性別相關特

性，和發展歷程等 (Abela & Hankin, 2008)。由於社會認知風格是影響青少年在人際互動情境中理解、決策與行為的相對近端的因素，故以下將討論憂鬱青少年常見的社會認知特性，並探討這認知特性對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的影響。

### (一) 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認知特性

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憂鬱的認知理論；呼應認知心理學所探討的範疇，這些理論以人類在接收、辨識、理解、判斷與推理歷程出現的特徵，作為憂鬱疾患初發、維持與復發的原因。憂鬱的認知理論多屬脆弱質—壓力模式 (Diathesis-stress models)，認為認知脆弱質與壓力的交互作用會促使認知脆弱質彰顯其效果，導致憂鬱疾患的發生 (Abela & Hankin, 2008)。在眾多憂鬱的認知理論中，其理論可用來說明與解釋憂鬱青少年人際互動歷程，包括 Abramson 與其同事提出的憂鬱推論風格理論 (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78)，Beck 提出的憂鬱認知理論，以及 Weisz 與其同事提出的機率-能力-控制力模型 (Contingency-Competence-Control model) (Weisz, 1986; Weisz & Stipek, 1982)。以下先簡要介紹這些理論的內涵，再整理這些憂鬱理論中所觸及認知特徵對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的影響。

Abramson 等人提出三種衍生憂鬱的推論風格 (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包括：(1) 傾向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廣泛且穩定的因素，(2) 傾向認為負向事件將有災難性的後果，及 (3) 經歷負向事件後認為自己有缺點；帶有上述這些憂鬱推論風格的人，容易在經歷負向事件後做出上述的推論，並因此產生無希望感，而無希望感將導致憂鬱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發生 (Abramson et al., 1989)。Beck 認為憂鬱性的認知基模會在個體遭遇負向事件時被激發，負向基模的激發會導致個體以偏向負面、過度歸因於自我的傾向進行訊息處理，造成傾向負面的思考偏誤，並發展負向認知三角—對自己、世界及未來抱持負面看法，並導致憂鬱的發生 (Abela & Hankin, 2008)。以上的衍生憂鬱的推論

風格或憂鬱負向基模，皆可能在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訊息處理歷程造成偏誤，尤其是在可能被解讀為負面的情境當中。Weisz 與其同事提出的機率—能力—控制模型認為，自己是否有能力促使喜好事件發生的信念，可以分為兩個向度，第一為該事件的發生與否有多少程度取決於行為者（以同儕為參照），第二為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執行促使該事件發生的行為（Weisz, 1986; Weisz & Stipek, 1982）；上述可控制程度與控制能力兩者的不足，皆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Abela & Hankin, 2008）。此理論突顯對生活事件的缺乏控制感，在青少年憂鬱扮演重要角色。

## （二）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概念

Rudolph (2009) 在其所提出的青少年憂鬱的人際脈絡架構中，認為青少年對人際關係的不適應性評估是引發憂鬱的脆弱性之一。他認為過度在意人際關係成功與否、投注過多時間與情緒能量於人際關係，以及對人際互動抱持負向概念，皆是青少年憂鬱的人際脆弱性。其中，對人際互動抱持負向概念的青少年，包括：認為自己不值得或不能夠參與正向的人際互動、認為他人是不支持且不可被信任的、傾向認為人際互動會是不愉快的、認為自己無法創造正向的人際互動結果，就容易對其人際互動抱持無望感，並且影響其在人際互動歷程中對相關訊息的登錄、解釋與提取。已有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的青少年存在人際訊息處理的偏誤（Shirk, Van Horn, & Leber, 1997）、傾向將人際互動評估為高度壓力情境且歸責於自己（Krackow & Rudolph, 2008）、也會過度認為自己的社交能力不足（Cole, Martin, Peeke, Seroczynski, & Hoffman, 1998）。上述易引發憂鬱的青少年人際脆弱性特質，包括對自己與他人的負向知覺與態度、對人際互動有負面期待，以及對人際互動缺乏控制感，剛好皆與前段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認知特性，如無望感、負向認知三角、控制感不足等相呼應。

如同憂鬱的認知理論所採取的脆弱性—壓力模式，本研究認為，青少年既有的脆弱性認知風格，會特別容易在青少年在面對高壓力的人際互動情境時展

現出來，使青少年在人際情境中對訊息的理解與判斷趨於負面，因而做出負面的人際互動行為，並導致接收到負面回饋的互動對象採取真正的負面行為，進一步惡化互動關係。



## 貳、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共存的現象及相關研究

### (一) 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對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的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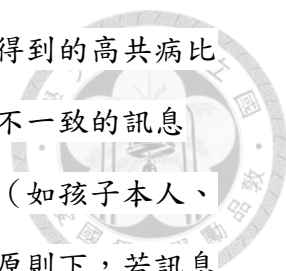
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憂鬱疾患與行為規範障礙症（Conduct Disorder，CD）、對立反抗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的共病率甚高，所以有一系列研究聚焦於憂鬱與攻擊行為的關聯性探討（Card & Little, 2006; Fite, Colder, Lochman, & Wells, 2008; P. J. Fite, Laura Stoppelbein, & Leilani Greening, 2009b; Raine et al., 2006）。憂鬱與攻擊行為都是耗費重大社會成本的心理困擾，不僅影響青少年的人際、學業等各領域功能，影響未來發展，也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花費，所以去探討兩者有其必要性。以下先回顧過去對於憂鬱疾患與 CD、ODD 共病現象所做的研究，再回顧近期對憂鬱與攻擊行為關聯所做的研究。

憂鬱疾患與 ODD、CD 在青少年發生共病的現象，已成為許多流行病學調查及心理病理研究的主題。針對社區青少年及孩童進行調查，發現患有憂鬱疾患的個體中有 27.3% 同時患有行為規範障礙症，12.2% 有行為規範障礙症的個體同時罹患憂鬱疾患，社區樣本之共病率約為 6.6%，僅稍低於憂鬱疾患與焦慮疾患的共病率—8.2%（Angold, Costello, & Erkanli, 1999）。針對臨床樣本所做的調查，患有憂鬱疾患的青少年中，有 14% 至 25% 同時患有行為規範障礙症，兩者間的終身共病率則可高達 36%（M. Kovacs, Paulauskas, Gatsonis, & Richards, 1988; Rohde, 2009）。Costello、Mustillo、Erkanli、Keeler 與 Angold（2003）發現，在女性青少年中，將其他疾病皆控制住後，憂鬱仍與 CD、ODD 有共病存在，但在男性青少年中，控制其他疾病的共病後，憂鬱與 CD、ODD 則無共

病。以上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顯示，憂鬱疾患與 ODD、CD 的共病率明顯高於基本機率，且此現象在男、女性青少年皆存在，唯共病現象在男、女青少年發生的機制是否相同，需更多研究加以釐清。

相關領域研究者對此共病現象產生興趣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憂鬱疾患與 ODD、CD 是看似相當不同的疾病，前者的症狀包含了情緒低落、失去活力、無價值感與罪惡感等，後者的症狀則包含攻擊行為、欺騙、發脾氣、違反規範及經常與大人爭辯等等，不僅師長不易想像好發脾氣且具攻擊性的青少年會有情緒低落的狀態，在過去對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分類上，兩類疾患也分屬不同的類別——內化行為問題（In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與外化行為問題（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Achenbach & Edelbrock, 1978）。但探討在症狀呈現、疾病分類上皆大不相同的疾患同時發生的現象，不僅可以了解其產生共病的機制，也可能對個別疾病的病理機制有更深入的認識。第二，已有許多研究顯示，行為問題與憂鬱疾患間的共病，將使得青少年有更高的風險於未來發生情緒、行為、學業、社會適應及職業方面的困難。例如，在一項包含男、女性共病青少年的研究中，共病者比僅罹患 ODD、CD 者有更多憤怒與焦慮情緒、縱火、身體症狀，相較於僅罹患憂鬱疾患者，共病者也有更多身體症狀與焦慮情緒；此外，共病者在學業、家庭與人際領域的功能也更差（Ezpeleta, Domènech, & Angold, 2006）。亦有研究發現，與品行疾患共病之憂鬱疾患，其病程更趨向慢性且重複復發（M. Kovacs et al., 1988），而憂鬱則與行為規範障礙症狀的早期初發有關（Goldstein et al., 2012）。因此，探究造成兩類疾患共病的原因，不僅有助於增進我們對兩種疾病在罹病機制上的了解，也有助於協助青少年有更好的社會適應。

Wolff 與 Ollendick（2006）進一步探討上述高共病率，到底是真實疾病的現象，或是研究方法與疾病分類準則的缺點所導致的膨脹現象。在研究方法方面，過去許多採用臨床樣本所做的調查結果，可能因為就醫樣本多是症狀較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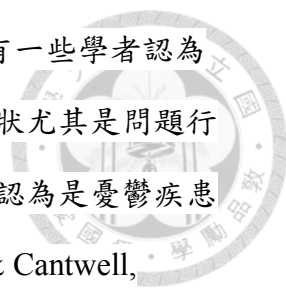


重的個案，而傾向發現較高的共病率，然前述採用社區樣本所得到的高共病比率可以排除此疑慮。此外，臨床實務上面對多個訊息來源提供不一致的訊息時，會採用「或」而非「且」的原則，意即只要單一訊息來源（如孩子本人、父母或老師）報告足夠的症狀與嚴重度，即可予以診斷，在此原則下，若訊息來源有所偏誤，則可能導致共病率的膨脹。但 Angold 等人（1999）發現，僅採用孩子本人報告症狀的研究，亦得到相當高的共病率；事實上，利用結構式訪談採納多方訊息，配合清晰客觀的診斷準則，反而能避開主觀偏誤，做出較正確的判斷，避免過度診斷。在診斷準則方面，兩類疾病的確診各須多種症狀同時出現，且兩類疾患需呈現的症狀有很大差異，因此診斷準則的重疊性應該不是造成高共病率的原因（Zoccolillo, 1992）；兩者唯一的共同處是都有可能出現情緒易怒（irritability），但一項將情緒易怒症狀加以控制並重新計算共病率的研究，發現共病率並未因此下降（Biederman et al., 1995）。以上的討論顯示，憂鬱疾患與行為問題的高共病率並非研究方法或診斷準則的缺失所造成，而是真實存在的共病現象。

## （二）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對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共存的相關研究與可能解釋

關於兩類疾患共病率高於基本機率的原因，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加以探討，以下將分述這些研究取向及其成果。

在第一個研究取向上，有許多學者對共病個體中兩類疾患發生的先後順序進行研究，期待能以時間順序關係釐清兩種疾病間是否可能存在因果關聯；意即，若一疾病穩定地先於另一疾病發生，則較有信心推論，先發生的疾病提高罹患後續疾病的機會，或者導致後續疾病的發生。然而，關於憂鬱與行為問題這兩類疾患目前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憂鬱疾患先於行為問題（Beyers & Loeber, 2003; M. Kovacs et al., 1988），另一些研究則發現，行為問題先於憂鬱疾患（Rohde, 2009）；此外，亦有研究者認為，兩類疾患可能有



相互促進的關係 (Measelle, Stice, & Hogansen, 2006)。早期曾有一些學者認為孩童不會像成人一樣直接將憂鬱情感表現出來，而是以其他症狀尤其是問題行為的方式展現，因此，在過去曾有許多孩童的適應不良症狀被認為是憂鬱疾患的「面具 (Mask)」，行為規範障礙症即是其中之一 (Carlson & Cantwell, 1980)；雖然此觀念現在被認為不盡正確 (Rohde, 2009)，但事實上，當孩子同時存在兩種疾患時，由於照顧者或師長忙於處理容易被觀察到的外化行為問題，其內化問題—憂鬱疾患—經常因為被外化問題遮蔽而不被處理；此現象可能是使得兩類疾患發生的先後順序在臨床上不易被確定，並導致相關研究無法得到一致結果的原因之一。

以上文獻回顧發現，疾病發生的時間順序關係，難以協助釐清某一疾病是否對另一疾病有促進關係，而兩類疾病是否有相互促進的關係，亦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支持。針對此共病現象，尚有兩個研究取向嘗試尋求其機制。首先，兩類疾病間可能擁有一些共享的危險因子，各自也有一些獨特的危險因子，這或許是造成有些個體僅罹患其中一種疾病，而有些個體同時罹患兩者的原因。再者，憂鬱疾患與 ODD、CD 在整體症狀呈現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憂鬱疾患及 ODD、CD 皆各自包括了多種不同症狀，或許將這些症狀加以分類，可以在症狀的層次找到行為問題與憂鬱疾患間的關聯。以下將詳細加以討論。

Wolff 與 Ollendick (2006) 回顧過去研究，嘗試區分出兩種疾病的共同危險因子，以及各自的獨特危險因子。在父母的心理疾患方面，父母親的憂鬱疾患與物質濫用可提升子女罹患憂鬱疾患及行為問題的風險，但僅有行為問題會受到父母反社會人格的影響。在情緒調節方面，僅具行為問題者的特徵為衝動性高而情緒調節能力弱，僅具憂鬱疾患者，則是衝動性低且情緒調節過當，至於共病患者則與僅具行為問題者較接近。在認知偏誤方面，僅具憂鬱疾患者有習得性無助、憂鬱歸因風格等負向認知特徵，而僅有行為問題者，則是傾向對自己有过高的評價；此外，兩者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出現不同種類的偏



誤。由以上的整理發現，兩類疾患都有在父母親心理疾患、情緒調節及認知偏誤等方面的危險因子，但共享的危險因子甚少，似乎不足以解釋兩者共病的現象，目前也較少有研究討論上述變項在共病患者的表現為何，因此不易協助我們對共病的發生做出解釋。

已有多篇研究對行為問題所伴隨的各種症狀進行分類，期待能找出和憂鬱疾患有所關聯的因素，但各研究團隊間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結果略有差異

(Burke, Hipwell, & Loeber, 2010; Mick, Spencer, Wozniak, & Biederman, 2005; Stringaris & Goodman, 2009)。Burke 團隊整理過去研究發現，ODD 在時序上經常出現於 CD 與憂鬱疾患之前；因此認為，將 ODD 的症狀加以分類，會找到部分症狀可以用以解釋憂鬱疾患與行為問題間的關聯。他們整理過去的因素研究發現，整體而言 ODD 的症狀可以被區分為負向情緒—包含易怒的 (touchy)、憤怒的 (angry)、惡意的 (spiteful) 及報復心的 (vindictive)，與侵擾行為兩類，其中負向情緒向度的症狀可以預測未來的憂鬱症狀 (Burke & Loeber, 2010)。針對女性青少年的五年期追蹤研究也發現，ODD 症狀可分為負向情緒、對立行為以及侵擾行為，其中負向情緒可預測後來的憂鬱症狀，對立行為與侵擾行為可預測行為規範障礙症。Burke 團隊認為對立反抗症或許是憂鬱疾患與品行疾患間重疊、共通的部分，且負向情緒是其關鍵 (Burke, Hipwell, et al., 2010)。值得注意的是，Burke 團隊所定義之負向情緒中，最穩定存在的構念為易怒與憤怒，剛好也是 DSM-5 鬱症診斷準則裡針對兒童青少年族群，可以替代憂鬱情緒的主要表現症狀。

心理分析觀點曾以憤怒、攻擊等心理機制對憂鬱症的發生提出解釋，雖然較少在近期針對青少年憂鬱症與行為問題的文獻中被提及，但或許能為兩者共病的現象提供啟發性的思考。佛洛伊德於臨床工作中觀察到，無法在與重要他人的關係中滿足自戀需求的個案，會對自我產生負面批評，他認為，由於直接地對他人展現敵意與憤怒會產生罪惡感，個案因此將其攻擊轉而針對自己，特

別是已經被自己內化且認同的內在客體 (Carlson & Cantwell, 1980)。此「對自身進行攻擊」的觀點，似乎呼應了憂鬱歸因風格的理論；研究發現，憂鬱與特定的歸因風格有關，即傾向將負向事件作向內 (internal, 即歸咎於自己)、整體性 (global, 涉及生活的所有層面)，以及穩定的 (stable, 此因素會持續存在) 歸因，而對正向事件作向外的 (external)、局部性的 (local) 及暫時性的 (transient) 歸因 (Abramson et al., 1978)；這樣的歸因風格很可能導致個體對自己進行批評，認為自己缺乏價值。曾有研究檢驗憂鬱歸因風格是否能解釋對立反抗症、行為規範障礙症與憂鬱症間的關聯，路徑分析發現歸因風格的確能對兩者間的關係提供部分解釋 (Rowe, Maughan, & Eley, 2006)。

### (三) 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共存現象與可能解釋

因為攻擊行為是 ODD 與 CD 的重要症狀呈現，兩疾病的診斷準則皆包含對他人或物品的攻擊與破壞，以及對人發脾氣或大吼等情緒和言語爆發，所以有另一系列的研究聚焦於攻擊行為的探討。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憂鬱症狀經常存在於反應性攻擊行為高的孩童與青少年 (Card & Little, 2006; Fite et al., 2008; Fite, Stoppelbein, et al., 2009b; Raine et al., 2006)；因此對於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關聯的研究，也多聚焦於反應性攻擊行為。有關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區分，參見第二節說明。

一項後設分析研究發現，反應性攻擊行為和憂鬱與焦慮情緒、不被同儕接納、受同儕欺負、遭同儕拒絕、較少的利社會行為、不喜好社會互動，以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狀、違規行為皆有顯著相關；控制了主動性與反應性攻擊行為間的相關後，主動性攻擊行為僅和違規行為、同儕拒絕有關 (Card & Little, 2006)。另一項針對男性青少年進行的追蹤研究發現，反應性攻擊行為可以預測三年後的憂鬱症狀，但此預測力僅存在於遭受同儕拒絕或有不良親子溝通關係的青少年 (Fite, Rubens, Preddy, Raine, & Pardini, 2014)。另一包括男、女性青少年的研究亦有類似發現，親近的同儕關係可以調節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

間的正相關 (Preddy, Fite, Wimsatt, Vitulano, & Gaertner, 2014)。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反應性相較於主動性攻擊行為，與青少年的整體社會適應不良有更強的關聯；此外，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不良的同儕互動皆有關，其中，好的同儕互動可以緩衝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而不良的人際互動讓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更易出現憂鬱症狀。

總結以上的文獻回顧，針對憂鬱症狀與 ODD 或 CD 共存機制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向；第一，由疾病的發生順序嘗試檢驗兩類疾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第二，兩類疾病是否有共同之危險因子，第三，對問題行為相關症狀進行分類，嘗試找到兩類疾病共通之症狀，其主要發現是，包含易怒與憤怒的負向情緒是 ODD 與憂鬱症狀間的共通點。以上的研究皆協助我們對兩類疾患共存的現象與可能原因有更多了解，然上述取向皆是在疾病與症狀等較巨觀的層面進行研究與討論。另一系列的研究則發現，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有明顯關聯，兩者經常共存，且同儕互動的品質在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中扮演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反應性攻擊行為的特徵之一即是經常伴隨憤怒情緒。由於過去對憂鬱與侵擾行為共存現象的研究，多以疾病或症狀層次的討論為主，本研究希望能以更微觀的角度探索憂鬱症狀與侵擾行為在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原因。由上述文獻回顧發現，憂鬱症狀與 ODD、CD 皆涉及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的困難，且人際互動也是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間關聯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探討人際互動行為方面的偏差，可能是討論兩類心理困擾共存的重要切入點。另一方面，憤怒情緒是青少年憂鬱與對立反抗疾患間的共通點，而反應性攻擊行為也經常伴隨憤怒情緒出現；因此，反應性攻擊行為是適合做為進一步探討憂鬱與侵擾行為障礙關聯的焦點之一。經過以上的文獻回顧與討論，本研究將聚焦於有憂鬱症狀或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嘗試以此角度進一步探索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共存的可能原因。由於青少年與同儕間的互動關係緊密，與同儕的互動品質對青少年的心理社會

適應有重大影響，本研究將著重於青少年同儕間的互動行為。



## 第二節 青少年攻擊行為

### 壹、台灣青少年的攻擊行為

青少年期是攻擊行為明顯增加的發展階段；過去研究發現，攻擊行為最嚴重的年齡約為 16 歲 (Tremblay, 2000)。法務部《100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法務部保護司, 2012) 報告, 每一萬名少年/兒童中, 約有 61 名少年/兒童有犯罪行為, 其中有約四分之一屬傷害罪; 近年來, 傷害罪佔全體少年兒童犯罪人數的比率逐年增加, 且所佔比例均高居暴力犯罪首位。在少年犯方面, 傷害罪是暴力事件刑事案件與保護事件中所佔比例最高的犯罪種類之一; 民國 102 年經法院裁判確定有罪的 14 至 18 歲青少年中, 傷害罪亦為人數較多之類別 (法務部, 2014)。值得注意的是, 不論是在學或非在學之少年兒童, 傷害罪均為所佔比例較多的犯罪類型, 且在學少年兒童觸犯傷害罪之比例與非在學者相當, 可見校園內發生傷害事件的風險亦高。此外, 教育部的統計也指出, 校園暴力與偏差行為在國中階段大幅增加, 且約佔 101 年校安通報事件的 7%, 其中以鬥毆等暴力事件佔大多數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2013)。由以上資料可以發現, 涉及暴力攻擊行為的傷害罪佔台灣少年犯罪中相當大的比例, 且少年傷害罪犯並非僅限於輟學少年, 校園中也有相當頻率的傷害罪與攻擊行為。

在犯罪原因方面, 少年及家事法院將少年兒童犯罪原因分為生理、心理、家庭、社會、學校及其他因素。法務部的分析發現 (法務部保護司, 2012), 近年來少年兒童犯罪者, 因「心理因素」而犯罪者最多, 所佔比例達 46%, 且呈逐年增加的趨勢; 「心理因素」中又以「自制力不足」為主要原因, 約佔 92

%。以上統計顯示心理因素在兒童青少年的犯罪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值得持續研究並尋求介入方法，以期減少兒童青少年之犯罪行為。



## 貳、攻擊行為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國外研究顯示，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可預測未來的心理困擾、學業與職業困難以及犯罪行為 (Coie & Dodge, 1998)。Farrington (1995) 發現，曾在青少年期有暴力行為者，其中有一半會在成人早期再次出現暴力行為。以攻擊行為的持續性分類，僅在兒童期或青少年期出現攻擊行為者，在成年期有較多酒精濫用問題，整體攻擊傾向也較高；自兒童或青少年起持續有攻擊行為者，在成年期較容易出現被警察逮捕、交通違規、攻擊行為、家庭暴力、離婚、酒精濫用、健康狀況不佳，以及教育和職業方面的低成就；不論兒童或青少年期的攻擊行為是否持續，在成年期都有較多的心理社會問題 (Huesmann, Dubow, & Boxer, 2009)。追蹤不同攻擊行為種類之青少年在成年期的發展，以反應性攻擊行為為主的青少年，相較於一般人在成年早期有較多負面情緒，如焦慮、憂鬱及自殺行為，較早開始使用非法藥物、有物質濫用行為，唯成年早期的反社會行為並未顯著增加 (Fite et al., 2008; Fite, Raine, Stouthamer-Loeber, Loeber, & Pardini, 2009; P. J. Fite, L. Stoppelbein, & L. Greening, 2009a)；以主動性攻擊行為為主的青少年，不僅在成年早期有較多物質濫用與反社會行為，也有更多心理病態 (psychopathic) 特徵 (Fite, Raine, et al., 2009)。以上文獻說明，不論種類或持續時間，青少年暴力攻擊行為皆與成年期的適應不良有顯著關聯，若能進一步了解青少年攻擊行為的機制，將有機會協助青少年在現階段及未來有更好的適應功能。

## 參、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

青少年的攻擊行為可分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兩者在行為目標、認知歷程、情緒反應，以及相關的個人特質與預後皆有所不同；也因

此，兩種攻擊行為的區分被認為提供了研究攻擊行為發生機制的一個重要觀點 (Raine et al., 2006)。反應性攻擊行為是個體面對挫折或他人的攻擊、挑釁時，為保衛自己利益、社會地位或進行報復，而做出的攻擊行為，經常伴隨憤怒情緒；主動性攻擊行為則是個體為達某一目標而蓄意、有計畫地進行的攻擊行為，通常是冷靜執行而不帶有強烈情緒的 (Crick & Dodge, 1996; Fite, Raine, et al., 2009)。

主動性攻擊行為在動物與人類研究中，皆被認為是工具性、計畫性，鮮少伴隨生理激發的攻擊行為。有研究發現進行此類工具性暴力犯罪的成人有較高的心理病態 (psychopathy) 特質，包括操縱他人、不勞而獲、情感與生理激發平淡、尋求刺激等特性，在兒童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因此主動性攻擊行為被認為與心理病態特質有關。與帶有心理病態特質的成人相似，具有該特質的孩童在同儕互動中經常能展現幽默並在初期得到同儕歡迎，但在長期互動後，這些孩童即因攻擊與干擾行為而受到同儕的排斥 (Dodge & Coie, 1987)。此外，主動性攻擊行為高之孩童，其攻擊行為傾向持續至青少年及成人期，其攻擊行為也涉及更嚴重的不適應性行為與法律問題 (Fite, Raine, et al., 2009)。

反應性攻擊行為是個體為應對他人攻擊或挑釁所做出的反應，因此與個體的人際衝突解決風格有關，而此問題解決歷程涉及大量的認知運作。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有大量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在訊息處理歷程中會有偏誤表現 (Crick & Dodge, 1996)。亦有研究顯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執行功能方面的缺損有關，例如缺乏抑制功能、自我控制能力較弱，以及較高的衝動性 (Atkins & Stoff, 1993; Raine et al., 1998)，且執行功能的缺損可以預測物質濫用高風險兒童的反應性攻擊行為 (Giancola, Moss, Martin, Kirisci, & Tarter, 1996)。在情緒方面，反應性攻擊行為與害怕、暴躁易怒 (irritable) 及敵意情緒有關 (Raine et al., 2006)。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研究皆顯示，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有

明顯關聯；Fite 等人（2009）發現青少年反應性攻擊行為與成年早期的憂鬱症狀有關，但此關聯性在控制青少年期的憂鬱症狀後即消失，研究者因此推測，反應性攻擊行為與青少年期初發且持續至成年期的憂鬱有關，並推測這些青少年的憂鬱症狀來自攻擊行為造成的同儕拒絕與社會孤立。

### 第三節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Dodge 及其研究團隊曾提出兒童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並發現有憂鬱症狀或攻擊行為的兒童，皆在社會訊息的處理歷程中出現偏誤表現（Dodge, 1993; Quiggle et al., 1992）。以下將介紹 Crick 與 Dodge（1994）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並整理過去依此架構針對兩類不適應兒童所做的研究。

#### 壹、Crick 與 Dodge 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理論

以社會認知觀點探討兒童的社會適應，奠基於一項假設，即社會認知是影響人際互動行為的重要機制，而孩童的人際互動行為又會對其社會適應有重大影響；所以，社會認知觀點可作為探討青少年社會適應一個很實用的理論架構（Crick & Dodge, 1994）。早期對兒童社會認知的研究，多藉助既有的認知概念，例如觀點取替能力，但這些概念所描述的認知歷程與行為過於廣泛，以這些構念進行的實徵研究往往得到不一致的結果；因此相關研究學者便嘗試更聚焦於人際互動當下的認知歷程，以更細緻的認知構念對兒童人際互動行為進行研究，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觀點因此逐漸被學者所採用。Dodge（1986）提出了社會訊息處理理論，解釋孩子從面對社會情境訊息到做出人際互動行為之間的認知歷程；事實上，以此理論架構衍生出的實徵研究，相較於過去的廣泛性的認知構念，確實對兒童人際互動行為有較佳的預測力（Crick & Dodge, 1994）。Dodge 等人後續又因實徵研究的累積與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理論發

展，而陸續修改其理論，並以該理論嘗試解釋孩童如何因人際互動的困難而出現攻擊行為或憂鬱症狀（Crick & Dodge, 1994; Dodge, 1993; Quiggle et al., 1992）。本研究嘗試以該理論架構，探索不同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的台灣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期待能藉此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共存現象提出部分解釋。以下將先介紹 Crick 與 Dodge（1994）提出之社會訊息處理理論。

Crick 與 Dodge（1994）認為孩子帶著天生的生理特性，以及由過去人際互動經驗所累積而成的記憶資料庫投入人際互動情境；他們將孩子在面對社會情境至採取因應行動之間的歷程分為六大步驟（其理論模式圖參見圖一）。在孩子的記憶資料庫中，不僅存有過去個別的人際互動經驗，也存有由眾多互動經驗累積而成的概括性規則，例如人際互動的基模與腳本、社會規範、面對各種情境的常識與判斷力等等，這些資料將影響孩子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資料提取與決策，而新的人際互動經驗也不斷擴充記憶資料庫中的內容，繼而影響後續的人際互動認知與行為。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第一步為社會訊息的登錄

（encoding），孩子選擇性地注意外在與內在的線索，並將這些線索存入短期記憶，作為後續詮釋情境、決定反應方式的基礎；外在線索包括互動對象的行為、情境中的各種事物等等，內在線索如自身的情緒反應與生理激發。第二步是對線索做出內在表徵與解釋，意即對事實賦予意義，又可分為幾個細步驟，包括：（1）對環境線索形成個人化的心理表徵並存入長期記憶，（2）對情境事件進行因果分析，（3）對他人的觀點與想法進行判斷（包括判斷他人意圖），（4）評估人際互動的目標是否已經達成，（5）評量自己過去在人際互動中對互動結果、自身能力的預估是否準確，（6）判斷過去與當下互動對自身與他人的意義。第三步是決定情境中人際互動的目標或想要的結果，例如：避免捲入紛爭、與對方成為朋友、得到想要的物品、與互動對象互不相欠等等；孩子通常帶著目標或目標傾向參與人際互動，隨著互動的進行，孩子可以選擇維持原目



標，或依照情勢修改其目標。第四步為針對情境從資料庫中提取可能的因應方式，若面對的是新情境，則需產生新的應對行為；資料庫中的既定內容會影響被提取行為的範圍，此外，孩子對事件賦予的意義也會影響被提取的反應種類 (Dodge, 1993)。第五步是對各種因應方式進行評估，並選擇一個最佳做法準備行動；評估時考慮的因素可能包括：行為後果、是否有能力做出該行為、該行為是否適當等等。第六步為執行所選擇的因應方式。孩子採取行動後，人際互動或訊息處理的歷程並未停止，新的情境線索開啟下一系列的處理歷程，因此社會訊息的處理是循環進行的 (Crick & Dodge,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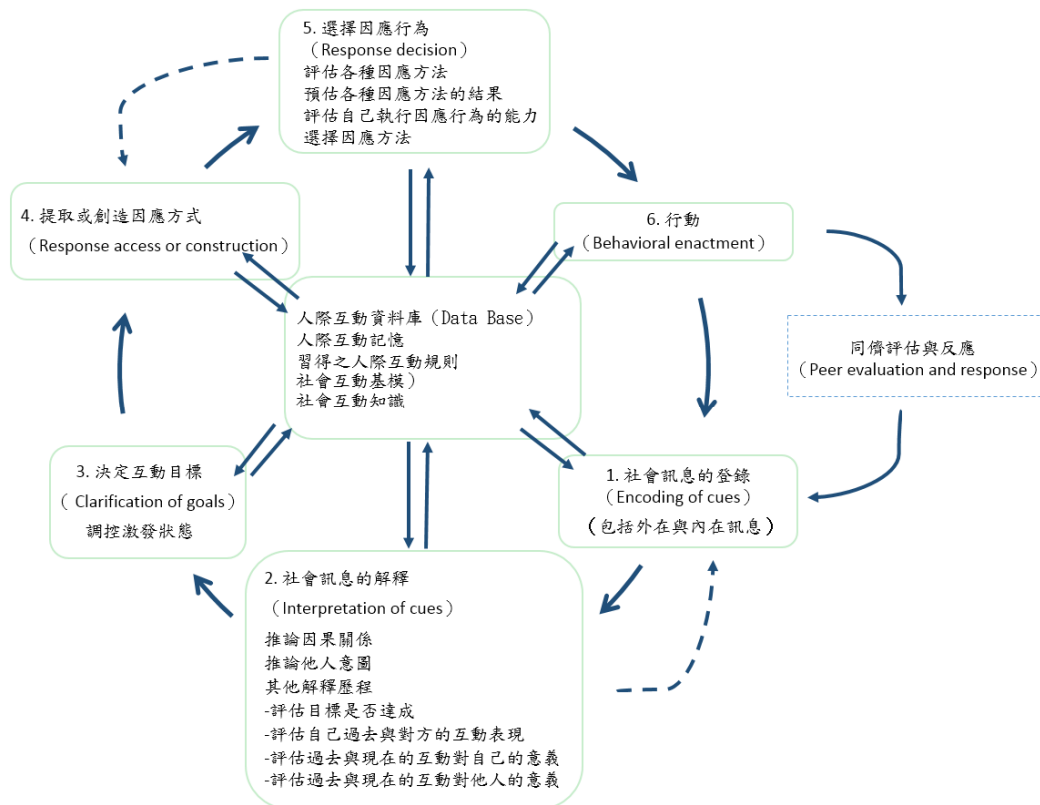



圖 1 社會訊息處理模式圖 (Crick & Dodge, 1994)

以上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理論有幾個特點。第一，參考認知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與理論，人類的訊息處理歷程並非僅有單一路徑或一次只處理一個訊



息；此外，孩子在情境中處理訊息的同時，新的情境線索會不斷進入處理系統；因此，雖然社會訊息進入處理歷程後，會依循固定的步驟處理，但因為新線索不斷匯入，任一時刻下各個階段皆處於運作狀態，且運作成果會透過回饋歷程影響其他階段的運作。第二，此架構包含了微觀與巨觀的經驗—行為互動機制。孩子在互動經驗中累積人際互動的知識，做為未來訊息處理歷程的參考，例如，當孩子以肢體攻擊應對他人的言語挑釁，並成功地嚇阻對方，則未來受到挑釁時，孩子易認為這是可行而有效的做法；此外，孩子的互動經驗形塑他對人際互動的看法，並進一步形塑其互動行為，例如，社會適應困難的孩子可能對人際互動有負面看法，此態度可能讓孩子在訊息處理歷程中有負面傾向，此傾向又可能進一步導致社會退縮等其他不適應性互動行為，影響社會適應。第三，此理論包含一個潛在的心智結構—社會互動知識庫，以及一組隨時與情境互動的運作歷程，新的互動經驗持續更新知識庫，更新後的知識庫也不斷影響訊息處理歷程。

此外，Crick與Dodge（1994）認為，其理論尚須納入其他可能影響孩子人際互動行為的因素，並且有待進一步的實徵研究結果協助納入。這些因素包括

- （1）自動或受控制的訊息處理歷程：部分人際互動歷程可能因為重複發生而為孩子所熟悉，這些歷程可能在情境中快速地被執行，而非依循訊息處理歷程判斷後才行動；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孩子在負向情緒中易有快速、不經思考、非理性的判斷與行為（Dodge & Somberg, 1987）；因此，似乎有部分社會互動行為並不依循前段所述之訊息處理歷程，這些自動化的歷程內涵為何，又何時容易被激發，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之。
- （2）隨著孩子的發展，其訊息處理歷程可能產生改變，包括訊息處理容量與速度的增加、社會互動知識的累積，以及某些處理途徑因重複執行而變得更加穩固，導致訊息處理模式逐漸限縮而固定；這些發展因素實際上如何對訊息處理歷程產生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 （3）情緒被認為在每一個訊息處理階段都有可能造成影響；例如，在訊息登錄階

段，情緒感受與生理激發可能成為內在線索，在訊息解釋階段，若認為對方存有敵意，就容易產生生氣、害怕等情緒。此情緒對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也需要被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欲探索不同憂鬱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是否在人際互動的訊息處理歷程中存在某些傾向，做為使其憂鬱症狀或攻擊行為產生並持續的因素，另也嘗試由兩類特性青少年相似與相異的訊息處理傾向，提出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同時出現的可能解釋。以上對於 Crick 與 Dodge (1994)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理論的說明，顯示該理論架構十分適合為本研究所採用，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此社會訊息處理觀點，可與過去對憂鬱青少年所做的認知特性研究相呼應；第二，已有一些研究探討高反應性攻擊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出現的偏誤，可作為本研究探討高攻擊行為青少年訊息處理特性時的參考；第三，該理論的發展與後續研究皆以同儕互動為主要焦點，與本研究關切的青少年人際互動領域相同。除了以上優點，該理論將人際互動中的認知歷程做了詳細地分解，因此可針對單一階段的訊息處理進行研究，亦可探索多階段之間的關聯。理論也包含一個人際互動經驗資料庫，資料庫中的內容可作為情境中訊息處理的參照，情境中的人際互動經驗也會納入資料庫保存，成為未來的參考資料；此資料庫結構可做為儲藏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既有之人際互動信念與認知特性的地方。最後，了解不同特性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困難後，才有機會針對不同階段之缺失發展聚焦而容易被青少年理解的因應技巧。

## 貳、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階段

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第一步驟—登錄社會訊息，涉及對環境與內在訊息的知覺與選擇，而第二步驟—解釋社會訊息，則涉及個體對訊息所做的心智表徵、因果推論、觀點取替等運作；兩個步驟皆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相對地，後續的訊息處理階段包括決定互動目標、提取可能的因應行為、評估並決

定因應行為，以及執行因應計畫，皆較依賴過去人際互動經驗累積於資料庫中的知識或基模而決定；例如，可供選擇的互動目標與反應行為皆受限於資料庫中的既有資訊，對於各種反應行為的評估，也易受到過去執行行為所得的回饋經驗影響。因此，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的階段相對後面的其他階段，較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

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由於訊息的處理依循特定步驟，前一階段的處理結果將影響後續步驟的進行。例如，若孩子在解釋社會訊息的階段中，將互動對象的行為判斷為中性或出於善意，則在考慮互動目標時，可能自資料庫中提取更多中性或善意的目標，像是結束互動並繼續原本活動或與對方成為朋友；若孩子將對方行為判斷為帶有惡意，則在考慮互動目的時可能提取更多負向目標，像是報復或懲罰對方。所提取的互動目標傾向不同，最後選擇的目標即有可能不同；正向的目標將促使善意的因應行為被提取，負向的目標將導致惡意因應行為最後被選擇並執行的可能性大增。有研究嘗試以高攻擊行為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徵，將以反應性或主動性攻擊行為為主的孩童區分開來，結果發現，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其主要訊息處理缺失出現於訊息的登錄與解釋階段，而高主動性攻擊行為者，其缺失主要出現於後續階段（Crick & Dodge, 1996）。

綜上所述，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尤其容易受到認知偏誤的影響，且該兩階段處於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初期，其處理結果易影響後續的訊息處理；此外，本研究欲聚焦的高反應性攻擊行為者常有此兩階段的缺失，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歷程來探討具有憂鬱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在人際互動的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定傾向。

##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表現



Dodge 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討高攻擊行為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出現的偏誤或缺失，也嘗試以憂鬱兒童的認知特徵說明他們可能有的社會訊息處理偏誤；他們發現，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的各階段都可能出現偏誤，但兩類兒童的偏誤有所不同 (Dodge, 1993)。以下整理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階段所出現的特定偏誤表現。

### 壹、高憂鬱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色

#### (一) 社會訊息的登錄

Beck (1967, 1976;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 認為，有憂鬱情緒的人因為具有負向基模，在負向情境中易將注意力集中於負向訊息，而忽略正向線索；負向基模也導致個體出現認知偏誤，造成對自己、環境與未來有負面看法。有研究發現，憂鬱孩童傾向注意並回憶與自身相關的負向字詞 (Hammen & Zupan, 1984)，傾向回憶人際互動中的負向片段 (Shirk, Boergers, Eason, & Van Horn, 1998)；相較於非憂鬱的孩童，對正向人際互動中的支持與協助程度有較低的評分，也會認為他人的協助與關心是不真誠的 (Shirk et al., 1997)，似乎有困難準確覺察他人的正向與善意訊息。

#### (二) 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Abramson 等人 (Abramson et al., 1978) 提出的衍生憂鬱的推論風格 (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 中，包括一組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 (depressogenic attributional style)，意即傾向將負向事件歸因於個人內在、廣泛且穩定的因素。在六至十年級的學童 (Hankin, 2008) 以及九至十七歲的精神科

住院病人 (Joiner, 2000) 的研究皆支持此歸因風格與兒童、青少年憂鬱的關聯；另亦有一些研究發現，衍生憂鬱的歸因風格可以預測兒童與青少年在遭遇學業與人際挫折後的憂鬱症狀 (Garber & Hilsman, 1992; Panak & Garber, 1992)；顯示這樣的歸因風格會影響個體對負面事件的判斷，並促使憂鬱情緒的發生。

## 貳、高攻擊行為兒童與青少年於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色

### (一) 社會訊息的登錄

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需要個體盡可能不偏頗地收集大量的相關訊息；然而，高攻擊性的孩子對訊息的注意有偏頗，且收集的情境訊息也較少。研究發現，高攻擊性的孩童傾向注意環境中帶有攻擊性的線索，且不易將其注意力從攻擊性線索轉移開 (Gouze, 1987)；其他研究也發現，對敵意訊息的注意傾向，與認為他人帶有敵意以及後續的攻擊行為有關 (Dodge & Frame, 1982)。

此外，相較於非高攻擊型的孩童，高攻擊性的孩童在對他人意圖做出判斷以前，收集較少的社會訊息 (Dodge & Newman, 1981)。研究者提供假設的人際互動情境，並讓孩子自行選擇是否需要取得更多關於情境的訊息，以協助自己對他人意圖與後續因應行為作出判斷；研究發現高攻擊性的孩子較不會主動要求更多資訊，而傾向在訊息量較少的時候即作出決定，他們的判斷也較不準確，然而，若研究者主動提供全數情境訊息，即使是高攻擊性的孩童也能做出準確的判斷。該研究顯示，高攻擊行為的孩子在判斷情境與他人意圖時，所採用的情境訊息量較少；此外，訊息登錄階段的缺失確實會影響後續的訊息處理。最後，曾有研究發現，高攻擊行為孩童相較於一般孩童，傾向利用對於互動對象特質的印象，或過去互動經驗，來判斷互動對象的意圖，比較不會善用當下情境所提供的線索 (Dodge & Tomlin, 1987)。

## (二) 社會訊息的表徵與解釋



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高攻擊性的男、女性孩童與青少年在缺乏明確線索協助判斷他人意圖時，傾向認為互動對象的行為帶有敵意，也就是具有敵意歸因偏誤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Dodge, Price, Bachorowski, & Newman, 1990; Dodge & Tomlin, 1987; Feldman & Dodge, 1987)。即便在情境中有線索暗示互動對象之行為出於無心之意外、意圖不明甚至善意時，此偏誤仍然存在，其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兒童與青少年有困難覺察有助其判斷他人意圖的線索 (Dodge et al., 1990)。此外，敵意歸因偏誤的出現與情境事件是否涉及本人有關；研究發現，當高攻擊行為孩子在觀察其他孩子進行互動而非自己參與互動時，此偏差不會出現 (Sancilio, Plumert, & Hartup, 1989)，其中的關鍵似乎在於孩子是否有情緒激發 (Dodge & Somberg, 1987)。攻擊行為在孩子認定他人的行為出於惡意時更容易發生 (Dodge, 1980)，且敵意歸因偏誤可以預測未來的反應性攻擊行為，卻無法預測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出現 (Dodge & Coie, 1987)；甚至有研究發現，實驗操弄或長期介入孩童的敵意歸因傾向，能夠影響孩童未來攻擊行為的出現與否 (Rabiner & Coie, 1989; Slaby & Guerra, 1988)。此發現和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定義相呼應，反應性攻擊行為出現於孩子認定對方有攻擊或挑釁之後，而主動性攻擊行為則是有計畫且具目的性地執行；上述研究也突顯訊息解釋歷程中的敵意歸因偏誤，在孩子的人際互動歷程中對其後續行為有很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Quiggle 等人 (1992) 發現，高憂鬱症狀的孩童，如同高攻擊行為的孩童，也有出現敵意歸因偏誤。

Quiggle 等人 (1992) 曾同時觀察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的孩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表現。研究發現，兩者兼具的孩童與高憂鬱、高攻擊行為的孩童相似，也出現敵意歸因偏誤；以兒童歸因風格問卷 (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測量的歸因傾向則顯示，兩者兼具的孩童亦出現明顯的憂鬱歸因風格，意即在負向情境中，傾向將事件的發生做向內、廣泛

且穩定的歸因。

整合上述的文獻回顧，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皆出現社會訊息登錄與解釋的偏誤表現。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兩類孩童皆傾向注意環境中的負向線索，高憂鬱孩童易注意負向的人際回饋，高攻擊行為的孩童易注意敵意訊息。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兩類孩童皆有敵意歸因偏誤，但高憂鬱孩童傾向認為負面事件的發生為自己所導致，高攻擊型的孩童則認為由他人所導致。在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共存的孩童，研究發現他們也有敵意歸因偏誤，且存在憂鬱歸因風格。

## 參、控制信念

從前述回顧可以發現，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孩童常有的認知偏誤，在社會訊息處理的登錄與解釋階段，皆涉及對自己或他人訊息的選擇性注意，以及內、外歸因的傾向，因此本研究推測，在互動對象意圖不明確的事件中，個體對事件內或外歸因的普遍信念可能影響個體的社會訊息處理。在 Crick 與 Dodge (1994) 的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中，資料庫內存有由過去人際互動經驗得到的社會互動知識與基模，這些資料會隨時與各處理階段中的情境社會訊息進行互動，影響社會訊息的處理。由於注意特定情境訊息，或做內、外歸因的傾向，部份也來自於個體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本研究認為，這些認知處理特性也都儲存於該資料庫中，隨時影響新進社會訊息的處理。

根據 Rotter (1966) 的社會學習理論，酬賞 (reinforcement) 的效果並非僅來自其出現與否或出現的方式，其效果也取決於個體是否知覺到其行為與酬賞間的因果關係。孩子對周遭世界的知覺是混亂不可預期或存在秩序且可被預期，將影響孩子的行為以及孩子對其行為獲得酬賞的期待。Rotter 描述此面對酬賞的廣泛性信念是兩端分別為內在與外在控制的一個連續性軸向；當個體知覺到酬賞並非完全取決於其行為，而是受到運氣、他人控制、環境中複雜因素等等外在原因的控制，則個體傾向有外在控制信念；當個體知覺到事件的發生



主要取決於自身的行為或相對穩定的特質，則個體傾向有內在控制信念 (Rotter, 1966)。Nowicki 與 Strickland (1971) 依照此理論發展兒童版控制信念量表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以兒童生活中常見情境為題材，測量此單一向度的構念。過去針對兒童與青少年所做的研究發現，內在控制信念的傾向會隨年齡增強，且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 (Nowicki & Strickland, 1971)；外在控制信念則與憂鬱、焦慮、行為問題有關 (Liu, Kurita, Uchiyama, Okawa, & Ma, 2000; Rawson, 1992; Tesiny, Lefkowitz, & Gordon, 1980)。Rotter (1966) 的所提出的內/外在控制信念理論，以及 Nowicki 與 Strickland (1971) 依該理論所發展之控制信念量表，皆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個體整體性內/外在歸因傾向相符，因此將採用該量表測量青少年的控制信念。

## 第五節 研究目的、架構與假設

### 壹、研究目的

憂鬱疾患與 ODD、CD 在疾病分類上分屬不同類群，在症狀層次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前者以情緒低落、失去喜樂感、動機缺乏及罪惡感等為主要症狀呈現，後者則以攻擊與違規行為、憤怒情緒等症狀為主；然而，兩類症狀在青少年族群中同時發生的狀況是很常見的現象。兩類症狀呈現差異甚大的疾病卻有相當高的共病率，其共病的病理機制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構過共病機制的探討，不僅可釐清共病的可能原因，亦可對兩類疾病的單獨病理機制有進一步的了解。此外，兩類症狀的同時出現將嚴重影響青少年在學業、人際等生活領域的功能，以及成年期的社會適應，故了解兩類症狀共存的背後機制，也會對青少年的適應與發展有所幫助。

人際關係是青少年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與挑戰，良好的社會互動可以協助

青少年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壓力，而人際互動上的困難則與多種心理困擾有關聯。其中，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發生和持續都與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有關，人際互動的品質可以預測兩類心理困擾的初發，而這兩類心理困擾也會進一步損害青少年的人際關係；因此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可作為探討兩類症狀共存原因的切入點。

此外，易怒情緒是憂鬱青少年常有的症狀呈現；過去研究發現，以易怒情緒為主的負面情緒，是憂鬱疾患與經常作為行為規範障礙症前驅症狀的對立反抗行為的共有症狀。因此，以伴隨憤怒情緒的反應性攻擊行為為焦點，嘗試探討青少年憂鬱與攻擊行為的關連，應是可行的做法。

再者，由於訊息處理中的認知偏誤是促發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近端因素，本研究將以社會訊息處理觀點，探討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青少年在人際互動行為中遇到的困難，特別是聚焦在社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的特徵。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童，在兩階段的訊息處理都存在偏差。這兩類孩童在訊息的登錄階段所收集的情境訊息皆較一般孩童少，其中憂鬱孩童易關注於負向人際訊息，而高攻擊行為孩童易關注於敵意訊息；另外，在訊息的解釋階段，兩類孩童皆有敵意歸因偏誤，傾向認為他人的行為是出於惡意，其中憂鬱孩童傾向對事件的發生做向內、廣泛性而穩定的歸因，而高攻擊性孩童則認為責任在於互動對象。

事實上，過去已有分別對於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探討，以及兩類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特徵的研究；然而，仍有部分問題尚待進一步探索。第一，兩類孩童在社會訊息登錄階段似乎出現關注自己或他人訊息的傾向，在訊息解釋階段則出現內/外歸因傾向，但過去未有研究探討，如此以自己/他人作為社會訊息處理主體的傾向，是否存在於一特定的心理機制，不僅影響事後對事件的歸因，也影響了訊息處理中一開始的訊息收集歷程，使個體在收集訊息時有自身或他人訊息的偏好。本研究由文獻回顧，推測內/外在控制信念，可能與


兩類孩童的關注自己/他人訊息，以及歸因的傾向有關。因此，本研究將嘗試重複驗證憂鬱者傾向注意自身相關訊息，高攻擊行為者傾向注意他人相關訊息的現象；此外，將測量內/外在控制信念，以探索內/外在控制信念與這些現象的關聯，並以青少年對事件發生的責任歸屬以及可控制與否的評量，進行對照。

第二，由於社會訊息資料庫內的知識隨時影響新進訊息的處理，且負向事件會激發既有的負向認知基模，可以推論兩類孩童在訊息處理歷程出現的偏誤，可能來自過去人際互動經驗的影響。事實上，過去已有研究發現，高攻擊性孩童傾向利用過去的互動經驗對當下情境做判斷；但未有研究探討，具有負向人際互動基模的憂鬱者，是否也有類似傾向。因此，本研究將在所設計的社會情境中，加入此項考量。

第三，過去甚少有研究同時比較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的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異同。探討兩者兼具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特性，能夠協助我們對兩類心理困擾同時發生的可能原因有更多了解，故除了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之外，兼具兩類症狀的青少年也是本研究欲觀察的目標。就文獻回顧所及，目前僅有一篇研究探討兼具兩類症狀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依循該研究之發現，本研究預期此類青少年如同高憂鬱症狀與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容易出現敵意歸因偏誤。但除此之外，本研究有困難對此類青少年的其他訊息處理傾向提出假設，因此計畫以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觀察高憂鬱症狀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對各訊息處理歷程的影響，由兩因子間的交互作用，探索兩類特徵同時存在時的訊息處理傾向。

第四，青少年期是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皆明顯增加的時期，卻較少有研究探討兩類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中的特徵。因此本研究將以七至九年級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五，將以假設情境與問題，檢驗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兼具的青少年，

- 
- (1) 在社會訊息的登錄階段，是否有關注於自我或他人訊息，以及過去或當下訊息的偏好；
  - (2) 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是否有進行內/外歸因的傾向；
  - (3) 內/外在控制信念是否與社會訊息的登錄、對情境事件的歸因，以及自覺能否控制事件發生有關；
  - (4) 在互動對象意圖不明的情境中，是否容易出現敵意歸因偏誤；
  - (5) 藉由比較不同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中的特性，嘗試以人際互動歷程的角度，探討兩類症狀同時出現的可能機制。

## 貳、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以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量表，對參與者的憂鬱症狀與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作區辨；並以情境題問卷檢驗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青少年的社會訊息登錄與解釋歷程。參與者將針對各個情境以選擇題回答：(1) 哪些情境訊息是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本題藉由分析參與者所選訊息量，以及所選訊息內容在與自己/他人相關、來自過去/當下情境等兩個向度的分布，檢驗不同特性參與者在訊息登錄階段中的特徵。(2) 自己或互動對象應對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本題檢驗參與者對事件發生的歸責；作為憂鬱/非憂鬱、高攻擊/非高攻擊者，在情境中向內或向外歸因傾向的測量，亦以此檢驗內/外控制信念與情境內歸因行為的關聯。(3) 評量第二題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此題將檢驗不同特性的參與者，在高與低量社會訊息的情境中，對其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由於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者皆傾向在情境中收集較少的訊息做為解釋情境的依據，有任一特性的參與者皆應在低社會訊息量情境中有較高的確定程度。

(4) 互動對象是否為惡意對待自己：此題檢驗憂鬱/非憂鬱、高攻擊/非高攻擊者是否有敵意歸因偏誤。(5) 此事件的發生是否為自己所能夠控制：此題欲檢驗內/外在控制信念與參與者自覺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的關聯。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的原版量表—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已由 Kovacs 於 2011 年進行改版；為使對憂鬱症狀的測量有更好的效度，本研究將翻譯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2nd Edition™, CDI 2™) 為中文，作為測量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工具。此外，由於目前缺乏適用於台灣青少年的內/外在控制信念、反應性攻擊行為量表，本研究也將對國外已有的合適量表進行翻譯。因此，本研究將分為研究一與研究二；研究一為研究工具的建立，研究二則對所提出的假設進行檢驗。

基於先前的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之討論，本研究的假設如下：

### 社會訊息處理的第一階段—社會訊息的登錄

高憂鬱青少年因為傾向於注意與自我有關的負面訊息，因此在選擇導致事件發生之社會訊息時，傾向選擇較少量的訊息，也傾向選擇與自己行為或特性相關的社會訊息。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傾向注意他人的敵意訊息，因此在選擇導致事件發生的社會訊息時，傾向選擇較少量的訊息，也會傾向選擇與他人行為或特性相關的社會訊息。

假設 1a：選擇導致事件發生之社會訊息量：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1b：選擇導致事件發生之社會訊息量：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假設 2a：對與自己相關社會訊息的偏好：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2b：對與自己相關社會訊息的偏好：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憂鬱青少年因有負向認知基模，進行社會互動時易注意情境中與其過去負向經驗或基模相符之訊息，推測高憂鬱青少年傾向以來自過去的相關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傾向採用過去經驗作為判斷情境之依據，因此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選擇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原因時，相較於情境中之即時訊息，傾向選擇來自過去的訊息。

假設 3a：對來自過去的社會訊息的偏好：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3b：對來自過去的社會訊息的偏好：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 社會訊息處理的第二階段—社會訊息的詮釋

根據控制信念之構念，傾向外在控制信念的個體，傾向認為生活事件由外在因素所掌控，非自己所能控制；傾向內在控制信念者，傾向認為生活事件主要由自己掌控，而非外在因素。因此推測，傾向外在控制信念的參與者，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是自己無法控制的，並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他人；傾向內在控制信念者，則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是自己所能控制，並將責任歸於自己。

假設 4：認為自己能夠控制事件發生與否的程度：傾向外在控制信念者 < 傾向內在控制信念者

假設 5：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的程度：傾向外在控制信念者 > 傾向內在控制信念者

過去研究發現，憂鬱症狀與外在控制信念有正相關。此外，也有研究發現，高反應性攻擊行為孩童易認為環境是充滿危險與敵意的，且此類孩童容易判斷他人的行為是出於惡意；因此推論，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較可能有外在控制信念傾向。

假設 6a：外在控制信念傾向：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6b：外在控制信念傾向：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若以上假設 5 與假設 6a 皆成立，意即高憂鬱之青少年，外在控制信念傾向較高，且持外在控制信念者，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則可推論高憂鬱之青少年，傾向認為互動對象應對情境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

假設 7a：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的傾向：

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若以上假設 5 與假設 6b 皆成立，意即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外在控制信念傾向較高，且持外在控制信念者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則可推論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傾向認為互動對象應對情境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

假設 7b：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的傾向：

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若以上假設 4 與假設 6a 皆成立，意即高憂鬱之青少年，外在控制信念傾向較高，且持外在控制信念者，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與否，則可推論高憂鬱之青少年，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情境事件是否發生。

假設 8a：認為自己能夠控制事件是否發生的程度：

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若以上假設 4 與假設 6b 皆成立，意即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外在控制信念傾向較高，且持外在控制信念者，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與否，則可推論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情境事件是否發生。

假設 8b：認為自己能夠控制事件是否發生的程度：

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由於高憂鬱或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在負面人際互動情境中，所注意到的社會訊息量較少，具有這些特性的青少年，在社會訊息量低的狀況下，相較於沒有這些特性的青少年，判斷事件責任歸屬時的確定程度較高。

假設 9a：在社會訊息量低的情境下，判斷事件責任歸屬時的確定程度：

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9b：在社會訊息量低的情境下，判斷事件責任歸屬時的確定程度：

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根據文獻回顧，高憂鬱或高攻擊行為之孩童，皆對他人的行為有敵意歸因偏誤，傾向認為他人的行為出於惡意。本研究檢驗相同的現象是否也在青少年族群出現。

假設 10a：判斷互動對象行為出於惡意的傾向：

高憂鬱者 > 非高憂鬱者

假設 10b：判斷互動對象行為出於惡意的傾向：

高攻擊行為者 > 非高攻擊行為者





##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結果



本研究包括兩個子研究，第一個子研究目的在建立適用於台灣之研究工具並檢驗其信效度，包括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第二個子研究的目的是探索高憂鬱與高攻擊性青少年在負向人際互動情境中對社會訊息的解釋與判斷歷程，嘗試以社會訊息處理觀點解釋具有部分相似人際互動風格的高憂鬱與高攻擊性青少年，何以會有不同的人際困難呈現。

本章將依序說明各子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設計、統計分析程序，以及研究結果。

### 第一節 研究一：研究工具之建立

為建立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的信效度，進行間隔一個月的跨兩個時間點的研究。

#### 壹、研究對象

研究一之參與者來自於基隆市某公立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樣本人數考量進行因素分析之適當人數與題目比值約為五至十，而三份量表中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題數最多，共四十題，因此計畫招募 200 至 400 位學生參與。最後，在跨兩個時間點的信效度研究中，共有 346 名參與者完成第一個研究時間點的問卷填寫，以及 309 名參與者完成跨兩個時間點的問卷填寫。其中，346 名參與者的人口變項特性請見表 1；309 名參與者的人口變項特性請見表 2。

表 1

研究一中完成第一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年齡組		性別		
		男	女	全部
7年級	<i>n</i> (%)	21(45.7)	25(54.3)	46
	Age (yrs)	12.65±0.47	21.51±0.27	12.58±0.38
8年級	<i>n</i> (%)	89(51.4)	84(48.6)	173
	Age (yrs)	13.68±0.29	13.68±0.33	13.68±0.31
9年級	<i>n</i> (%)	53(41.7)	74(58.3)	127
	Age (yrs)	14.62±0.28	14.68±0.30	14.66±0.29
年級總和	<i>n</i> (%)	163(47.1)	183(52.9)	346
	Age (yrs)	13.86±0.72	13.97±0.78	13.91±0.75

註：n=346。

表 2

研究一完成第一和第二個研究時間點的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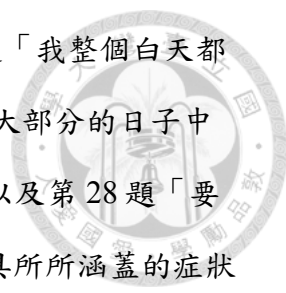
年齡組		性別		
		男	女	全部
7年級	<i>n</i> (%)	20(46.5)	23(53.5)	43
	Age (yrs)	12.78±0.59	12.64±0.27	12.70±0.45
8年級	<i>n</i> (%)	78(51.7)	73(48.3)	151
	Age (yrs)	13.76±0.31	13.76±0.32	13.76±0.31
9年級	<i>n</i> (%)	48(41.7)	67(58.3)	115
	Age (yrs)	14.71±0.29	14.75±0.29	14.73±0.29
年級總和	<i>n</i> (%)	146(47.2)	163(52.8)	309
	Age (yrs)	13.94±0.73	14.01±0.79	13.97±0.76

註：n=309。

## 貳、研究工具

### (一)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Kovacs (2011) 編製之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2nd Edition™, CDI 2™)，為評估七至十七歲之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自陳量表，藉由評量過去兩週內的憂鬱相關症狀，協助篩選出正在為憂鬱症狀所困擾的兒童與青少年。CDI 2™ 量表改編自 Kovacs 於 2003 年編製的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其中的更改



包括：(1) 在 CDI 2™ 中加入三個全新的題項，分別為第 26 題「我整個白天都一直在睡 (I fall asleep during the day all the time)」、第 27 題「大部分的日子中我都無停止一直吃 (Most days I feel like I can't stop eating)」，以及第 28 題「要記得事物很困難 (It is very hard to remember things)」，使本工具所涵蓋的症狀增加；(2) 對 CDI 的三個題項進行修改，以更忠實地反映目標構念，並讓兒童與青少年能更準確地理解題意，這三題分別為第 5 題「我總是覺得自己很壞」(I am bad all the times.) 改為「我對我的家庭是重要的」(My family is better off without me.)，第 25 題「我總是與人爭執或打架」(I get into fights all the time.) 改為「我總是和朋友起爭執」(I get into arguments with friends)，以及第 10 題「總是有事情困擾著我」(Things bother me all the times.) 改為「我總是感到暴躁不安」(I feel cranky all the time.)；(3) 原量表測量焦慮期待 (anxious anticipation) 與不服從行為的其中兩個題項，雖然在臨床個案中經常出現，但並非憂鬱的核心症狀，亦不被包含於憂鬱相關疾患的診斷準則當中，因此在 CDI-2 中予以刪除，此舉亦可使量表維持適當題項數目。除此之外，CDI-2 保留了原版本 CDI 所有重要的特點，包括兼具情感與功能面向的症狀評量、題項概括了 DSM-IV 的憂鬱相關疾患診斷準則、題項中的症狀描述符合兒童與青少年的生活脈絡等。

CDI-2 包括兩個二階層因素：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其中，前者包括負向情緒/身體症狀與人際問題兩個因素，後者包括負向自尊和效率低落兩個因素，全量表包含共四個一階因素之憂鬱相關症狀。CDI-2 量表共有 28 個題項，每題包含三個選項，相當於該症狀的三種程度，計分時分別對應至 0 分（無症狀）、1 分（症狀輕微或可能有症狀）及 2 分（有明顯症狀），填答者選擇出最適合描述過去兩週內情況的句子；總分介於 0 分至 56 分之間，越高代表憂鬱相關症狀之呈現越嚴重。內部一致性方面，全樣本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值為.91，再測信度方面，全樣本為.89；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跨時間穩定度，可作為兒

童與青少年憂鬱嚴重程度之評量。

本研究經原量表作者同意，進行兩階段翻譯；先由研究者與數位臨床心理學碩士班研究生翻譯為中文，再請精通英文之臨床心理學博士班研究生譯回英文，最後由一位臨床心理學者協助審定，確認中文翻譯符合英文原意且符合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之閱讀理解能力。本研究將檢驗該量表在台灣青少年族群之因素結構，並確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以發展適合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使用之憂鬱症狀評量與篩檢工具。CDI 2<sup>TM</sup> 由 CDI 改編而來，譯為中文後的兩個版本間也應有高相關，因此本量表將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為效標；此外，過去已有大量研究發現青少年憂鬱與自尊有負相關（Orth, Robins, & Roberts, 2008），本研究因此也使用測量自尊常用之 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作為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的效標。

## （二）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owicki 與 Strickland（1973）發展之兒童控制信念量表（Nowicki 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為一自陳式量表，評估兒童與青少年對發生於其自身的生活事件，傾向相信由內在或外在因素控制之廣泛性信念；該量表所定義之控制信念為單一構念，是一端為傾向內在控制而另一端為傾向外在控制信念之連續向度。量表共有 40 個題項，內容包括兒童與青少年在人際、成就等生活各領域經常遇到的事件，例如：建立友誼、學業成就、對家中事務發表意見、遭受懲罰等等；題項將這些事件描述為由填答者個人掌控，或是由外在因素加以控制，填答者以勾選「是」或「否」來評量題項之敘述是否符合其個人想法。總分介於 0 至 40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於外在控制信念。原量表編製時以 1017 位三至十二年級學生為樣本，得到以折半方法估計之內部一致性（ $r$ ）為 0.63（三至五年級），0.68（六至八年級），0.74（九至十一年級），0.81（十二年級）；以六週為間隔之再測信度 0.63（三年級）、0.66（七年級）、0.71（十年級）；區辨效度方面，控制信念與智力測驗分數無顯著

相關；建構效度方面，傾向內在控制信念之程度隨年齡增加，且內在控制信念與高學業成就有顯著相關 (Nowicki & Strickland, 1973)。

對該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的研究結果上，得到不一致的結果。以 1226 位三至十二年級之學生進行因素分析，「無助且無法有效控制身邊發生事件」為穩定存在於各年齡層的因素，包含八個題目，可解釋 36% 至 41% 的變異；然而隨年齡不同，第二與第三因素皆有所不同，例如國小學童之第二因素為「成就與身體力量」，國中學生之第二因素為「持續而有計畫性的努力」，高中男生之第二因素為「持續努力以克服運氣或他人控制」，高中女生則為「接受命運或他人控制」，第三因素雖各年齡層各有不同，但皆含有「運氣」相關內容 (Nowicki, 1976)。第二個研究 (Wolf, Sklov, Hunter, & Berenson, 1982) 以 368 位 10 至 17 歲學生為樣本，得出類似之三因素，分別為「個人控制與無助」、「成就與友誼」以及「運氣」。第三個研究比較正常少年、有情緒困擾少年及少年犯 (平均年齡為 10 歲)，前三項解釋量較多之因素，正常少年為「概化的預期」、「智能考量」與「努力」，情緒困擾少年為「無助」、「受迫害」與「迷信」，少年犯為「迷信」、「家庭中的無助感」與「對朋友之無助感」(Kendall, Finch, Little, Chirico, & Ollendick, 1978)。針對高中學生以 21 題之短版量表進行的研究發現，其中僅有 8 題能夠較集中於社會控制與自我控制兩因素 (Walters & Klein, 1980)。Watters、Thomas 與 Streiner (1990) 認為，該量表採用「是、否」作答之二分變項的特性，是使該量表難以產生一致因素分析結果的主因。Li 與 Lopez (2004) 曾於香港將該量表之 19 題短版譯為中文，樣本為 237 位七至十二歲以廣東話為主要語言的學童；檢驗內部一致性得到 Cronbach's  $\alpha$  值隨年齡增加而提升，介於 .62 至 .91 間，以一週為間隔之再測信度為 .91 至 .94；與原量表有相同發現，意即傾向內在控制信念之程度隨年齡增加，且內在控制信念與高學業成就皆有顯著相關 (Li & Lopez, 2004)。

由於兒童控制信念量表未曾於台灣使用，本研究採用原量表之全數 40 個題

項進行翻譯，以建立台灣版之兒童控制信念量表。本研究經原量表作者同意，進行兩階段翻譯；先由研究者翻譯為中文，再請精通英文之臨床心理學博士班研究生譯回英文，最後由一位臨床心理學者協助審定，確認中文翻譯符合英文原意且符合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之閱讀理解能力。本研究將檢驗該量表在青少年族群之因素結構，並確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第一章之文獻回顧顯示，外在控制信念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關，因此本研究將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作為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之效標。

### (三)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Raine 等人 (2006) 編製之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PQ)，是用來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量表共有 23 個題項，其中 11 題測量反應性攻擊行為，12 題測量主動性攻擊行為；填答者以三點量尺評估題項所述行為於自身發生的頻率，0 分代表「從來沒有發生」，1 分代表「有時候發生」，2 分代表「經常發生」；將測量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題項得分，以及測量主動性攻擊行為的題項得分分開加總，可分別得到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分數，作為兩種攻擊行為的評量；兩種分量表之得分加總可得到全量表之總分，全量表之總分介於 0 分至 46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整體攻擊行為越多。Raine 等人 (2006) 以 334 位平均年齡為 16.15 歲 (SD = 0.89) 之男性青少年為樣本，題項與總分的相關在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上介於 0.45 至 0.58，在主動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上介於 0.41 至 0.57，在全量表上介於 0.41 至 0.60。內部一致性方面，Cronbach's  $\alpha$  值在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上為 0.81，在主動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上為 0.84，在全量表上為 0.90。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之兩因素適配度為最佳，所有題目於其相應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皆在 0.4 以上，顯示量表之因素結構與編製量表時所採構念相符。建構效度方面，反應性攻擊與衝動性、敵意、社交焦慮、缺乏親近朋友、不尋常的知覺經驗，以及關係意念有顯著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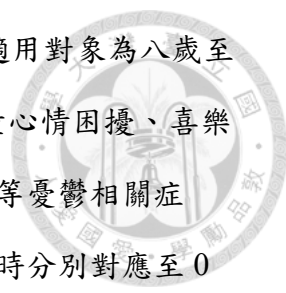
關；主動性攻擊與精神病態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特質、平淡情感（blunted affect）、違規行為以及嚴重暴力犯罪有顯著相關；顯示該量表所定義之反應與主動性攻擊，確實可反映兩類攻擊行為在認知歷程、情緒等心理特徵上的不同，也間接支持在研究攻擊行為時，須將兩種攻擊型態加以區辨的論述（Raine et al., 2006）。

RPQ 量表已被翻譯為不同的語言，例如義大利文（Fossati et al., 2009）與荷蘭文（Cima, Raine, Meesters, & Popma, 2013），皆獲得良好的信度與效度資料，驗證性因素分析亦皆支持反應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兩因素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項研究所採用之樣本皆包括女性。此外，荷蘭文版本之樣本包含 6 至 64 歲之參與者，顯示本量表亦可適用於女性參與者，且適用年齡不僅限於兒童與青少年。Fung、Raine 與 Gao（2009）曾將該量表譯為中文，以 5615 位 11 至 15 歲之香港學生為樣本，得到理想的信、效度資料，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亦與原量表之兩因素構念完全相符，顯示本量表之構念亦適用於華人參與者。

本研究考量香港學生所習慣之中文表達方式可能與台灣學生略有不同，決定重新將原量表譯為中文，以建立適用於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之攻擊行為量表。經原量表作者同意後，進行兩階段翻譯；先由研究者翻譯為中文，並由一位臨床心理學者協助審定，確認中文翻譯符合英文原意且符合台灣兒童與青少年之閱讀理解能力，再請精通英文之臨床心理學博士班研究生譯回英文，並將此英文譯文提供予原量表作者審定，確認其含意與原文相符。本研究將檢驗該量表在台灣青少年族群之因素結構，並確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第一章以及前段之文獻回顧顯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有正相關，因此本研究將以台灣版衝動性量表為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之校標。

#### （四）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陳淑惠（2008）修訂 Kovacs（1992）編製之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成為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_Taiwan Version, CDI\_TW)。適用對象為八歲至十六歲的兒童與青少年。此量表為自陳式量表，共 27 題，測量心情困擾、喜樂能力與維生功能的困難、自我評價低落、無助感，及人際行為等憂鬱相關症狀；每題包含三個選項，描述目標症狀之不同嚴重程度，計分時分別對應至 0 分（無症狀）、1 分（症狀輕微或可能有症狀）及 2 分（有明顯症狀），由填答者選出最適合描述過去兩週內狀況的選項，總分介於 0 至 54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憂鬱相關症狀之呈現越嚴重。原版量表於常模樣本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 .86，顯示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全樣本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 .84，男生和女生之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別為 .80 與 .86；再測信度方面，全樣本為 .85，男生和女生則皆為 .87；顯示本量表之台灣版也具有良好穩定度，可用來作為兒童與青少年憂鬱嚴重程度的評量指標。在研究一中，本量表將作為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之效標關聯效度。

### （五）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 的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 測量個體對自己的全面性評價及感受。量表共包含 10 題，填答者以四點量尺評定對題目敘述的同意程度；總分介於 0 至 30 分之間，得分越高代表其自尊越高。國內蔡芬芳 (1997) 將 Rosenberg 之自尊量表譯為中文，以 462 位大學生做為樣本施測，因素分析抽取單一因素「自尊」，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為 0.85。陳坤虎 (2001)、呂學超 (2008) 進行因素分析，皆發現第八題「我希望能夠看重自己一些」之因素負荷量小與 0.25，但呂學超 (2008) 考慮原量表的廣泛使用，與方便研究結果間進行比較，決定保留第八題，根據理論基礎與陡階檢定萃取一因素為「自尊」，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 的  $\alpha$ ) 為 0.83。

本子研究採用蔡芬芳 (1997) 翻譯之 Rosenberg (1965) 自尊量表的全數題目進行施測，作為建立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效度檢驗之效標。



## (六) 台灣版衝動性量表

Patton、Stanford 與 Barratt (1995) 所編製之衝動性量表第十一版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version 11, BIS-11) 為一測量衝動性之自陳式量表，共有 30 題，包括三個因素 (Patton et al., 1995)：注意力衝動性 (包括專注於當下任務之能力與認知穩定性)、動作衝動性 (包括快速行動與決策執續性)，以及計劃困難 (包括自我控制與思考複雜事物之意願)。填答者採用四點量尺評定題目所述狀況發生之頻率，總分介於 30 至 120 分，分數越高代表衝動性越高。國內 Li 與 Chen (2007) 將該量表譯為中文，以 720 位高中生為樣本施測；30 題中有 5 題因題項—總分相關小於 0.1 而被刪除，其餘 25 題得到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為 0.83；因素分析結果抽取出三個因素，包括：計畫與預估未來之困難、缺乏執續性與自我控制、尋求新奇與快速決策，所抽取之因素內容與原量表有所不同，反映台灣青少年於衝動性構念之獨特結構。

本研究所採用之參與者為國中學生，有別於 Li 與 Chen (2007) 所採用之高中生樣本，因此仍使用 Li 與 Chen (2007) 翻譯之全數 30 題題目進行施測，進行初步信度與效度之確認後，作為建立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效度之效標。

##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程序經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學術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研究者先向收案學校的輔導室老師詳細說明研究計畫並獲得同意，再由研究者與研究助理進入到班級內向學生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參與者權益，並回答學生提問，最後發放參與研究家長同意書供學生帶回請家長/監護人閱讀，徵求其同意並簽名，之後由班級老師暫時保管同意書，再轉交予研究者。取得家長/監護人同意書之後，配合各校安排，由研究者或學校老師於班級內發放問卷，發放前再次簡要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參與者權益，發放時先確認家長與學生本人皆同意參與研究，方發給參與研究學生同意書與研究工具供學生填寫；不

參與研究之學生可閱讀研究者準備之心理學知識或心理衛生教育單張。填寫時間約需 30 分鐘，於現場回收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自尊量表，以及台灣版衝動性量表。

一個月後進行之再測，亦配合各校安排，由研究者或學校老師於班級內發放問卷，以第一個研究時間點有完成問卷填答的學生為發放對象，發放前亦再次確認學生的填答意願；問卷內容與第一個研究時間點相同，填答約需 30 分鐘，於現場回收問卷；不參與研究之學生可閱讀心理衛生教育單張，或進行學校老師安排之作業。

## 肆、統計分析程序

進行資料分析以前，先對參與者之填答進行檢查，並依以下各狀況將其作答予以排除，或估計遺漏值。因此各量表之樣本數將有些微不同。

1. 同時在多個量表皆出現特定填答型態，例如每題皆填答同一答案，則該份問卷予以排除。
2. 於某一量表之漏答題數達該量表總題數的十分之一，則該份問卷不參與該量表之統計分析；漏答題數未達總題數的十分之一者，以同向度內其他題項之作答估計遺漏值。
3. 根據原量表 CDI-2 之指導手冊，若漏答題數達三題以上，則該份作答結果不宜計分，本研究予以排除於 CDI-2 量表之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2.0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分析方式與目的如下：

1. 描述統計：計算各量表之全量表平均得分與標準差。
2. 內部一致性信度：瞭解各量表台灣版建構之適宜度。
3. 再測信度：考驗各量表跨時間的穩定度，以符合工具穩定可信之條件。
4. 效標關聯效度，各研究工具所採用之效標如下：

(1)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自尊量

表。

(2)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3)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台灣版衝動性量表。


5.探索性因素分析：為求確立各量表台灣版效度與台灣青少年的心理屬性，故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瞭解此量表因素結構。研究以主軸因子法估計因素負荷量，並參考陡階圖及原作者所提出之概念結構決定因素個數。在無法確認因素為互相獨立的情況，依照翁儷禎（1995）建議，選用斜交最優法進行轉軸。

## 伍、研究結果

### （一）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 1.探索性因素分析

對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先進行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Kaiser-Meyer-Olkin）檢定及 Bartlett 球型檢定（Bartlett-Test of Sphericity），以確定資料的分析效果及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本筆資料的 KMO 值為 0.878，球型檢定值為 2264.872，達顯著水準（ $p < .001$ ），顯示此筆資料取樣適當且非常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軸因子法及斜交最優法轉軸，對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進行因素分析，設定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為選取標準。分析結果顯示共四題負荷量低於 0.3，介於 0.26 至 0.29，但考慮此四題均有明確對應之向度，意即每一題僅對某一向度有較高負荷量，因此將之保留。因素負荷量和陡坡圖顯示此量表可以用二因素解釋，考量原量表之理論基礎與架構即包括兩個二階因素——「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決定選取二個因素。在本研究中，第一個因素內題項大多和負向情緒、身體症狀及負向自尊有關，第二個因素內題項大多和缺乏效能與人際困難有關，大致與原英文量表之兩個二階因素相符，因此決定依原量表之結構，將第一因素命名為「情緒問題」，第二因素命名為「功能問題」；「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各由 13 個、



15 個題目組成，此兩因素共可解釋 24.65% 之全量表變異量。唯其中有六個題目在本研究的因素分析結果中移至另一因素，包括：「我總是覺得孤單」、「我的家庭若沒有我會更好」皆由「功能問題」移至包括負向自尊的「情緒問題」，推測可能由於台灣青少年面對寂寞感受、自覺對家庭而言不重要，會與低自我價值連結所致；「我看起來很醜」、「沒有人真的愛我」、「大多數的時間，我覺得我無法停止吃東西」，以及「我總是在白天睡著」，皆由「情緒問題」移至包括人際困難、缺乏效能的「功能問題」，推測外貌以及感到被愛在台灣青少年皆與人際困難有較強連結，而飲食過度與精神不佳則和日常生活功能受損有較多關聯。以上六題雖所屬因素與原英文量表分類有所不同，但以內容分析之，皆能有合理解釋，且這些題目都只對所屬向度有明顯較高負荷量，判斷此因素分析結果不僅與原量表編製者對青少年憂鬱症狀之構念相符，亦部分反映台灣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結構。

國內陳弘儒（2015）曾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對基隆市、新北市 7 至 9 年級學生進行施測，得到與本研究相近之內部一致性、再測信度資料，亦有良好之效標關聯效度。在因素分析方面，該研究萃取出「負向自尊」、「人際問題」、「功能不彰」、「負向情緒」等四個因子（陳弘儒，2015），其各因素內容大致與原量表之一階因素雷同；唯身體症狀相關題項在原量表中屬二階因素「情緒問題」之一部分，在該研究則被歸納於「功能不彰」因素—原量表二階因素「功能問題」之一部分。比對本研究之結果，身體症狀相關題項仍屬「情緒問題」因素，推測在台灣青少年族群，憂鬱相關之身體症狀與情緒低落、日常生活缺乏效能皆有相當關連，與美國樣本中身體症狀明顯和情緒低落關聯度較高之結構有所不同。

## 2. 內部一致性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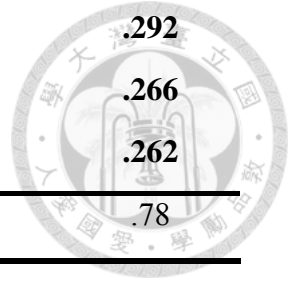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之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 ）為.87。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列於表 3。

表 3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量表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情緒問題	功能問題
1. 我總是感到悲傷。	<b>.860</b>	-.233
9. 我每天都想哭。	<b>.772</b>	-.222
19. 我總是覺得孤單。	<b>.717</b>	-.006
10. 我總是感到暴躁不安。	<b>.473</b>	.104
6. 我恨我自己。	<b>.455</b>	.351
5. 我的家庭若沒有我會更好。	<b>.411</b>	.161
8. 我想自殺。	<b>.360</b>	.235
15. 我每晚都睡不著。	<b>.357</b>	.083
16. 我總是會感到疲倦。	<b>.339</b>	.047
18. 我總是擔心疼痛。	<b>.328</b>	.113
7. 所有不好的事都是我的錯。	<b>.318</b>	.080
17.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不想吃東西。	<b>.305</b>	.100
2. 沒有任何事情會如我所願。	<b>.297</b>	.064
23. 我永遠不可能像其他小孩一樣好。	.101	<b>.602</b>
13. 我看起來很醜。	.027	<b>.582</b>
20. 上學對我而言一點樂趣也沒有。	-.120	<b>.534</b>
12. 碰到事情，我無法做決定。	.021	<b>.491</b>
21. 我沒有任何朋友。	-.024	<b>.475</b>
14. 我總是必須逼自己去做功課。	-.107	<b>.434</b>
22. 以前我拿手的科目現在唸的非常不好。	-.005	<b>.426</b>
28. 去記得事情，對我來講是相當困難的。	-.033	<b>.398</b>
24. 沒有人真的愛我。	.213	<b>.397</b>
4. 我無法從任何事情中得到樂趣。	.160	<b>.347</b>
3. 每件事我都會做錯。	.146	<b>.324</b>
25. 我總是和朋友起爭執。	.117	<b>.302</b>

27. 大多數的時間，我覺得我無法停止吃東西。	.046	<b>.292</b>
26. 我總是在白天睡著。	.069	<b>.266</b>
11. 我一點也不喜歡與人在一起。	.114	<b>.262</b>
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		.81



註： $n = 337$ 。

### 3. 再測信度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間隔 28 天的再測信度為 .86，男生與女生之再測信度皆為 .86。

### 4. 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

效標關聯效度方面，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和自尊量表作為效標，發現 CDI-2 和 CDI 相關為 .97；和自尊量表相關為 -.71（見表 4）。

表 4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1	2	3
1 台灣版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		
2 台灣版青少年憂鬱量表	.97**	-	
3 自尊量表	-.71**	-.678**	-
平均數(標準差)	14.11 (7.82)	14.33 (7.36)	18.08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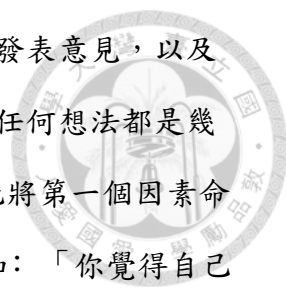
註： $n = 337$

\*\*  $p < .01$ .

## (二)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原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共有 40 個題項，刪除題項—總分相關未達 0.1 之九題後（詳見下段內部一致性信度之說明），共餘 31 題；本研究以此 31 題項進行因素分析。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先進行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Kaiser-Meyer-Olkin) 檢定及 Bartlett 球型檢定 (Bartlett-Test of Sphericity)，以確定資料的分析效果及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本筆資料的 KMO 值為 0.779，球型檢定值為 1582.208，達顯著水準 ( $p < .001$ )，顯示此筆資料取樣適當且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軸因子法及斜交最優法轉軸，對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進行因素分析，設定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為選取標準。分析結果顯示共五題負荷量低於 0.3，介於 0.1 至 0.27，且該五題對應之向度不甚明確，意即每一題於各向度之負荷量未有明顯落差，但考慮這些題項內容皆適當反映台灣青少年之生活常見情境，也與所屬向度之內涵有良好呼應，又刪除後整體量表之內部一致性與再測信度並無提升，因此將之保留。因素負荷量和陡坡圖顯示此量表可以二至五個因素解釋，以四個因素進行分類時，其各因素內題項內容的一致性較高，各因素題項數目的分配也較適當，決定選取四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內題項主要和在家庭中、面對父母時能否有效發表意見，以及遭受懲罰是否覺得合理有關，例如：「你覺得要改變你父母的任何想法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你常因為不是你做錯的事情被責備嗎?」，因此將第一個因素命名為「面對權威」。第二個因素內題項多與同儕互動有關，例如：「你覺得自己有很多選擇，決定誰是你的朋友?」，因此將第二個因素命名為「同儕互動」。第三個因素內題項多與努力和成就有關，例如：「你覺得當好事發生時，它們的發生是因為辛勤努力?」，因此將第三個因素命名為「努力與成就」。第四個因素內題項主要和運氣有關，例如：「你相信大部分的問題即使你不處理也會自行解決?」、「你相信大部分的孩子天生就擅長運動?」，因此將第四個因素命名為「運氣」。上述「面對權威」、「同儕互動」、「努力與成就」以及「運氣」等四個因素，分別由 11、7、8 以及 5 個題項組成，此四因素共可解釋 21.52% 之全量表變異量。五個因素負荷量低於 0.3 之題目，「你經常覺得在學校裡努力幾乎沒有用，因為大多數其他孩子就是明顯比你還聰明?」於「面對權威」因素負荷量最高，推測與台灣青少年的學業壓力大，易將學業成績不理想與受到權威評量加以連結所致；「多數時候，你發現自己很難改變朋友的想法/意見?」於「同儕互動」因素負荷量最高；「多數時候，你覺得你能透過今天所做的事來改變明天可能發生的事?」、「多數時候，你覺得得到好成績對你而言很重要?」，以及「你相信人們是否會喜歡你，取決於你如何行動?」皆於「努力與成就」因素負荷量最高；以上題目雖於因素負荷量數值稍不理想，但皆反映青少年生活中的常見情景，內容也與負荷量最高的相應因素良好吻合，因此決定保留此五題，並將這些題項納於相應的向度中。

上述「面對權威」、「同儕互動」、「努力與成就」以及「運氣」等四個因素，同時也反映了青少年生活中的主要互動對象，以及憑藉努力獲得成果或者依靠運氣等兩個軸向。原量表編製者對於內、外在控制信念的基本構念即為，個體對於生活中「增強物」與「懲罰」的獲得主要由內在或外在因素控制的信



念，而「努力與成就」與「運氣」正好與內在控制、外在控制概念相符；另一方面，原量表編製者在撰寫題目時，即是以兒童青少年日常生活事件為主，而「面對權威」與「同儕互動」兩因素之內容正好呼應了此做法。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原量表編製者採用之理論基礎與量表編製概念相符。過去對於此量表的因素分析研究，得到的結果並不一致，但各研究者對於因素的歸納也大多為朋友、家庭、努力或運氣等主題，因此本研究所得結果算是與過去研究結論相符合。

## 2. 內部一致性信度

原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共有 40 個題項，檢驗其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 ）為.72，稍微偏低；其中有九個題項的題項—總分相關未達 0.1，介於-0.095 至 0.085 之間，且若予以刪除，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將有所提升，本研究因此刪除該九題；該九題為「你相信你可以使自己不要得到感冒嗎?」、「你相信若是某人讀書夠努力，任何科目他/她都能夠通過?」、「你覺得若是在早上事情有個好的開始，那無論你做些什麼，這都將會是美好的一天?」、「你相信許願可以讓好事發生?」、「你認為你的父母應該要允許你做大部分與自己相關的決定?」、「若是你找到四葉幸運草，你相信那可能會帶給你好運氣?」、「你曾經有過幸運物嗎?」、「你覺得要讓朋友去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是很容易的?」，以及「你認為當聰明的人比當幸運的人還要好?」；刪除後之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 ）為.79。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列於表 5。

表 5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量表題目	因素一 面對 權威	因素二 同儕 互動	因素三 努力與 成就	因素四 運氣
39.多數時候關於你的家庭決定要做什麼，你覺得自己幾乎不能發表意見?	<b>.715</b>	-.073	.101	-.157
14.你覺得要改變你父母的任何想法都是	<b>.507</b>	.029	.064	-.012

幾乎不可能的?

35.你是否經常覺得自己在家中幾乎不能表達想要吃什麼?	<b>.494</b>	.117	-.183	-.241
11.當你受到懲罰時，常常好像並非因為任何好的理由?	<b>.485</b>	-.102	-.009	-.127
27.你是否曾經覺得，當人們苛刻地對待你時，通常沒有任何理由?	<b>.441</b>	.067	.065	-.023
31.多數時候你發現，在家中設法使事情如自己所願是不會成功的?	<b>.395</b>	.019	.120	-.027
5.你常因為不是你做錯的事情被責備嗎?	<b>.366</b>	-.044	.108	-.049
16.你覺得當你做錯事情時，你幾乎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事情變好?	<b>.355</b>	.196	.220	.200
26.若是你要求你的父母，他們通常會幫助你?	<b>.311</b>	-.167	.105	.213
9.你覺得多數時候父母會聆聽他們的孩子想說的話?	<b>.304</b>	-.098	.183	.186
37.你經常覺得在學校裡努力幾乎沒有用，因為大多數其他孩子就是明顯比你還聰明?	<b>.240</b>	.203	.204	.182
33.你覺得當某個和你年紀相仿的人想要與你為敵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去改變這件事?	-.015	<b>.670</b>	.037	.067
23.你覺得當一個和你年紀相仿的孩子決定打你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阻止他/她?	-.003	<b>.451</b>	.055	-.057
20.你覺得自己有很多選擇，決定誰是你的朋友?	-.147	<b>.343</b>	-.134	.077
36.你覺得當某人不喜歡你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去改變這件事?	.304	<b>.340</b>	.034	-.030
18.多數在你這年紀的孩子比你還要強壯?	-.017	<b>.330</b>	.044	-.058
29.你相信當壞事將要發生時，不論你做什麼努力去阻止，它們就是會發生?	.131	<b>.311</b>	.207	.171
12.多數時候，你發現自己很難改變朋友的想法/意見?	.242	<b>.251</b>	-.246	-.246
32.你覺得當好事發生時，它們的發生是因為辛勤努力?	-.077	-.043	<b>.501</b>	.112
30.你認為若是孩子持續努力嘗試，便能	-.018	.138	<b>.493</b>	.114



使事情如他所願?				
38.你是那種相信凡事提前計畫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的人嗎?	.008	-.042	<b>.427</b>	.012
22.你時常覺得自己是否有做回家作業和你得到什麼樣的成績息息相關?	.040	-.115	<b>.417</b>	.389
13.你認為替團隊加油比起運氣更能夠幫助團隊獲勝?	-.158	.257	<b>.289</b>	-.035
28.多數時候，你覺得你能透過今天所做的事來改變明天可能發生的事?	.147	.116	<b>.267</b>	-.201
4.多數時候，你覺得得到好成績對你而言很重要?	.103	-.175	<b>.246</b>	.229
25.你相信人們是否會喜歡你，取決於你如何行動?	.017	.185	<b>.229</b>	-.007
3.有些孩子天生就是幸運?	-.084	.020	.023	<b>.511</b>
7.你覺得多數時候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因為反正事情永遠也不會變好?	.206	-.132	.090	<b>.505</b>
17.你相信大部分的孩子天生就擅長運動?	-.214	.189	.345	<b>.382</b>
19.你覺得其中一種處理大部分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去想它們?	.219	-.119	.158	<b>.342</b>
1.你相信大部分的問題即使你不處理也會自行解決?	-.009	-.008	.011	<b>.338</b>
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	.75	.62	.54	.51

註：n = 336。

### 3. 再測信度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間隔 28 天的再測信度為.71，男生與女生之再測信度分別為.67 與.74。

### 4. 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

效標關聯效度方面，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作為效標。發現控制信念量表與 CDI 2\_TW 之相關為.69（見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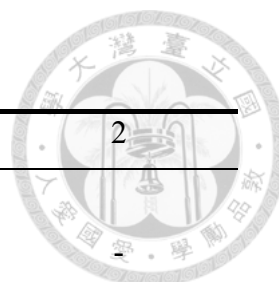


表 6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1	2
1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	
2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69**	
平均數(標準差)	11.43 (5.43)	14.11 (7.82)

註：n = 336。

\*\* p < .01.

### (三)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對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之前，先進行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Kaiser-Meyer-Olkin) 檢定及 Bartlett 球型檢定 (Bartlett-Test of Sphericity)，以確定資料的分析效果及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本筆資料的 KMO 值為 0.868，球型檢定值為 2430.384，達顯著水準 ( $p < .001$ )，顯示此筆資料取樣適當且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主軸因子法及斜交最優法轉軸，對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進行因素分析，設定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為選取標準。分析結果顯示僅一題負荷量低於 0.3，其負荷量為 0.29，但考慮該題項對應之向度尚屬明確，亦有適當的題項—總分相關，因此將之保留。因素負荷量和陡坡圖顯示此量表可以二至四因素解釋，考量原量表之理論基礎與架構即包括兩個因素——「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決定選取二個因素；此兩因素共可解釋 31.77% 之全量表變異量。在本研究結果中，原量表中屬於「反應性攻擊行為」因素之全數題項存在於同一因素，原量表中屬於「主動性攻擊行為」因素之題項有兩題移至「反應性攻擊行為」。由主動性移至反應性攻擊行為的第一題為「為了顯示自己比他人厲害而與他人爭吵或打架」，推測在台灣青少年的同儕互動中，多是個體的能力或社會地位已受到挑戰，才做出彰顯能力或地位的行為，考慮此互動模式之可

能性，該題項被歸納為「反應性攻擊行為」亦屬合理。另一移至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題項是「拿走其他同學的東西」，檢視整體量表題目後發現，多數主動性攻擊行為的描述皆包含主動的行為目的，例如：「對他人怒吼，來讓他人替自己做事」，然此題目卻無，推測此僅含有攻擊行為本身而缺乏行為目的的描述，使青少年在填答時可聯想到多種不同情境，包括主動攻擊他人與被動反擊、防衛的情境，加上台灣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行為量與國外研究結果相當，主動性攻擊行為則偏少（Cima et al., 2013; Fossati et al., 2009; Raine et al., 2006），學生可能因此較易以反應性攻擊之情境作答，使該題項在因素分析中歸屬於「反應性攻擊行為」。以上在原量表中屬於「主動性攻擊行為」，但於本研究移至「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兩個題項，檢視其內容皆尚屬合理，且調整後的「反應性攻擊行為」向度得到更好的內部一致性，因此本研究決定依此因素分析結果對原量表的兩向度題項進行調整。

## 2. 內部一致性信度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 ）為.87。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列於表 7。

表 7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量表題目	因素一 反應性 攻擊行為	因素二 主動性 攻擊行為
7. 大發脾氣	<b>.761</b>	-.140
3. 被別人挑釁時，做出憤怒的反應	<b>.713</b>	-.070
1. 當別人惹惱你時，對著他們大吼	<b>.636</b>	-.066
11. 當事情不順你意時，變得生氣或憤怒	<b>.626</b>	-.113
22. 被嘲弄時，會生氣、憤怒或打人	<b>.568</b>	.090
14. 當別人威脅自己時，感到生氣	<b>.548</b>	-.030

5. 遇到挫折時變得生氣	.530	-.035
13. 輸掉比賽或遊戲時變得生氣或憤怒	.485	.095
16. 在打人或對他人大吼之後，感覺比較好	.453	.156
2. 為了顯示自己比他人厲害而與他人爭吵或打架	.408	.217
8. 因為感到憤怒而破壞東西	.402	.157
19. 為了防衛自己而打人	.311	.223
4. 拿走其他同學的東西	.285	.139
17. 威脅或霸凌他人	-.050	.706
15. 使用逼迫的方式來取得別人的金錢或東西	-.127	.695
9. 為了耍帥而打群架	.026	.658
18. 為了好玩而打含有色情成分的電話給別人	-.059	.594
21. 攜帶武器以備打架時使用	-.124	.573
23. 對他人怒吼，來讓他人替自己做事	.065	.535
20. 唆使其他人聯合起來對付某人	.103	.499
12. 使用身體力量來使別人去做你要他們做的事	.086	.463
10. 為了贏得比賽或遊戲而傷害他人	.162	.367
6. 為了好玩而破壞東西	.161	.337
<hr/>		
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alpha$ ) =	.84	.82

註：n = 337。

### 3. 再測信度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間隔 28 天的再測信度為.69；全樣本「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向度的再測信度分別是.74 與.52；男生兩向度的再測信度分別是.72 與.42，女生則為.74 與.67。

### 4. 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

效標關聯效度方面，以台灣版衝動性量表作為效標。RPQ\_TW 和台灣版衝動性量表相關為.38；其中反應性攻擊行為、主動性攻擊行為和台灣版衝動性量表的相關分別為.33 與.29（見表 8），反應性攻擊與衝動性的相關較主動性攻擊

稍高，與過去研究的發現相符，意即反應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憤怒情緒較有關，而主動性攻擊則以目標導向、情緒冷靜為特徵，與衝動性較無關。

表 8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效標量表之相關及描述統計分數

	1	2	3	4
1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RPQ_TW)	-			
2 反應性攻擊行為	.94**	-		
3 主動性攻擊行為	.68**	.48**	-	
4 台灣版衝動性量表	.38**	.33**	.29**	-
平均數(標準差)	7.72 (5.35)	6.88 (4.33)	.84 (1.69)	54.76 (8.31)

註： $n = 336$ 。

\*\*  $p < .01$ .

#### (四) 研究一之結果小結

##### 1.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經由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兩個因素，與原量表的兩個二階因素相符，此兩因素共可解釋 24.65% 之變異量；兩因素所包含之題項也大多與原量表相同，唯有六個題項改變所屬因素，檢視內容後判斷為合理的轉換，且或許能更好地反應台灣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結構。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87，與再測信度.86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問卷總分由 0 至 56 分，平均得分 14.11，標準差 7.82。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和應測量相同構念的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相關達 0.97，和過去呈現負相關的構念「自尊」相關達-0.71，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憂鬱」構念。



## 2.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經由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面對權威」、「同儕互動」、「努力與成就」以及「運氣」等四個因素，此四因素共可解釋 21.52% 之全量表變異量；其因素內涵反映了原量表欲測量之構念——內在與外在控制信念，亦反映了原量表之題項設計方式——以兒童青少年之日常生活作為題像撰寫情境。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79，與再測信度.71 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問卷總分由 0 至 31 分，平均得分 11.43，標準差 5.43。過去研究顯示外在控制信念與憂鬱症狀呈正相關；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結論相符，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和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相關為.69，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內在或外在控制信念」之構念。

## 3.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經由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等兩個因素，與原量表欲測量之構念相符；此兩因素共可解釋 31.77% 之全量表變異量。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87，與再測信度.69 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問卷總分由 0 至 46 分，平均得分 7.72，標準差 5.35。

過去研究顯示攻擊行為與衝動性呈正相關，尤其反應性攻擊行為和衝動性之關聯比主動性攻擊行為更為顯著；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結論相符，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台灣版衝動性量表之相關為.38，其中反應性攻擊行為、主動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之相關分別為.33 與.29，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分別測量到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之構念。



## 第二節 研究二：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

### 青少年在負面人際情境中的社會認知



#### 壹、研究對象

研究二之參與者來源為桃園市中壢區、台中市大安區，以及高雄市鳥松區共三所公立國中之 7 至 9 年級學生，共 616 人（男性 303 名，女性 313 名），年齡介於 13 至 15 歲（平均數 = 14.14，標準差 = 0.62）。詳細基本人口變項特性列於表 9。

表 9  
研究二之參與者人口變項特性

年齡組	性別	男	女	全部
	7年級	<i>n</i> (%) Age (yrs)	11(3.6) 12.73±0.36	8(2.6) 12.76±0.35
8年級	<i>n</i> (%) Age (yrs)	165(54.5) 13.77±0.32	163(52.1) 13.72±0.32	328(53.2) 13.75±0.32
9年級	<i>n</i> (%) Age (yrs)	127(41.9) 14.76±0.29	142(45.4) 14.71±0.27	269(43.7) 14.73±0.28
年級總和	<i>n</i> (%) Age (yrs)	303(49.2) 14.15±0.63	313(50.8) 14.15±0.62	616(100) 14.14±0.62

註： $n = 616$ 。

根據研究架構，研究中將比較高憂鬱與非高憂鬱個體、高攻擊行為與低攻擊行為個體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風格。關於憂鬱分組，由於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CDI 2\_TW）未曾於台灣青少年族群施測，沒有可參考之切截分數，又本研究欲了解高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本研究將根據研究二參與者的填答結果（平均分 = 14.40，標準差 = 7.84），以平均數加上 1 個標準差，作為高憂鬱組的切截分數，即 22.24，以界定個體屬於高憂鬱組或非憂鬱組。非憂鬱組的界定，則將全數參與者扣除高憂鬱者之餘下樣本歸為非憂鬱組。因

此，在本研究中，參與者將被區分為 CDI 2\_TW 得分高於 22 分的高憂鬱組，以及 CDI 2\_TW 得分低於／等於 22 分的非憂鬱組。

關於高反應性攻擊組的界定，文獻回顧所及，未有學者提出 RPQ 中兩類攻擊行為之切截分數，又本研究欲探索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特徵，因此將根據研究二參與者於 RPQ\_TW 中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的填答結果（平均分 = 7.98，標準差 = 4.14），以平均數加上 1 個標準差，作為高攻擊行為組的切截分數，即 12.12，以界定個體屬於高攻擊行為組或非高攻擊行為組。非高攻擊行為組的界定，則將全數參與者扣除高攻擊行為者之餘下樣本歸為非高攻擊行為組。因此，在本研究中，參與者將被區分為 RPQ\_TW 得分高於 12 分的高攻擊行為組，以及 RPQ\_TW 得分低於／等於 12 分的非高攻擊行為組。

另外，本研究也將比較內、外在控制信念者在面對負向人際事件時的社會訊息處理傾向，因此將依照參與者在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的得分，將參與者分為內或外在控制信念組。回顧過去文獻，未有學者提出區分內、外在控制信念之切截分數，因此本研究以全數參與者之平均分數（平均分數 11.03，標準差 5.54）為切截分數；高於平均分數者屬外在控制信念組，低於平均分數者屬內在控制信念組。各組參與者人數列於表 10。

表 10  
各憂鬱、反應性攻擊行為組別人數

攻擊行為分組	憂鬱分組		總人數
	高憂鬱組	非高憂鬱組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組	33	52	85
低反應性攻擊行為組	73	458	531
總人數	106	510	616

註：n = 616。

## 貳、研究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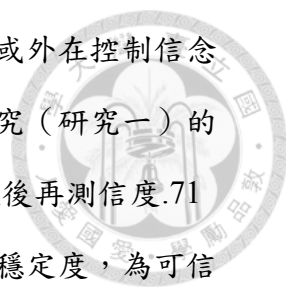


### (一)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CDI 2\_TW)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CDI 2\_TW) 翻譯自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2<sup>nd</sup> Edition™, CDI 2™)，該量表為 Kovacs (2011) 所發展針對七至十七歲兒童及青少年的憂鬱症狀進行評估的自評量表，協助篩選出正在為憂鬱症狀所困擾的兒童及青少年。量表共有 28 個題項，每題包含三個選項，相當於該症狀的三種程度，計分時分別對應至 0 分 (無症狀)、1 分 (症狀輕微或可能有症狀) 及 2 分 (有明顯症狀)，填答者選擇出最適合描述過去兩週內情況的句子；總分介於 0 分至 56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憂鬱相關症狀的呈現越嚴重。在本研究 (研究一) 的信效度檢驗中，發現信度方面，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87 與四週後再測信度.86 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效度方面，該量表在台灣青少年族群的因素結構，萃取出「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兩個因素，與原量表的兩個二階因素相符；兩因素所包含之題項也大多與原量表相同。進一步分析效標關聯效度發現，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和應測量相同構念的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相關達.97，和過去研究呈現負相關的構念「自尊」相關達-.71，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憂鬱」構念。

### (二)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SLCC\_TW)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SLCC\_TW) 翻譯自 Nowicki 與 Strickland (Nowicki & Strickland, 1973) 發展之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owicki 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該量表為一自陳式量表，評估兒童與青少年對發生於其自身的生活事件，傾向相信由內在或外在因素控制之概括信念；包括 31 個題項，採用「是」、「否」作答，總分界於 0 至 31 分；以兒童與青少



年在人際、成就等各生活領域經常遇到的事件為內容，以內在或外在控制信念的角度描述之；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於外在控制信念。在本研究（研究一）的信效度檢驗中，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79，與四週後再測信度.71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效度方面，該量表在台灣青少年族群的因素結構，萃取出「面對權威」、「同儕互動」、「努力與成就」以及「運氣」等四個因素，與原量表編製者採用之理論基礎與量表編製概念相符，也與過去研究相似；效標關聯效度方面，過去研究發現外在控制信念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與自尊則有負相關，本研究發現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和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相關為.69，與自尊量表之相關為-.55，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內/外在控制信念」之構念。

### （三）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RPQ\_TW）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RPQ\_TW）翻譯自 Raine 等人（2006）所編製之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PQ），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行為。RPQ\_TW 量表共有 23 個題項，採用李克氏三點量尺計分，總分界於 0 至 46 分，其中 13 題測量反應性攻擊行為，10 題測量主動性攻擊行為，各分量表分數越高代表該類攻擊行為越多。

在本研究（研究一）的信效度檢驗中，信度方面，全量表、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以及主動性攻擊行為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87、.84與.82；兩者之再測信度分別為.69、.74與.52；信度分析結果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為可信之測量工具。效度方面，因素分析萃取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等兩個因素，與原量表欲測量之構念相同；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台灣版衝動性量表之相關為.38，其中反應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之相關為.33，稍高於主動性攻擊行為

的.29，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反應性攻擊行為之構念。

本研究聚焦於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行為，因此僅使用參與者於反應性攻擊行為分量表（RQ\_TW）之得分進行假設檢驗；該分量表共有 13 個題項，採用李克氏三點量尺計分，總分界於 0 至 26 分。



#### （四）情境題問卷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行編寫之情境題，了解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面對負向人際情境時，對情境訊息的登錄與解釋。

情境題問卷共包含五個國中學生常遇到的負面人際情境，情境皆以第一人稱撰寫；請參與者想像自己身為情境中的主角，在每個情境題組中，先閱讀一則簡短的負面人際情境，以及情境訊息（詳見後段說明），然後回答問題。第一個情境題組為範例，由施測者帶領學生閱讀情境描述、說明各題項意義，協助學生了解情境題的作答方式；後四個情境題組為正式題，本研究採用參與者於後四個題組之作答進行分析。

情境題的編寫，盡可能反映國中學生之日常生活，由於國中學生之同儕互動多發生於校園內，因此以校園生活常見之情境為題材；此外，也盡量使四個情境間存在多樣性。正式情境題共包括四個情境，簡單說明如下：(1) 主角在午餐時段，突然被飲料潑灑到身上，而後看到身旁有一位正拿著飲料的同學；(2) 第二個情境描述主角正在打電動時，因為受到同學的碰撞，而失去破關機會；(3) 第三個情境描述主角於賽跑時被滾入跑道的球絆倒，附近正有一位同學在玩球；(4) 第四個情境描述主角於寫作課堂上偷看漫畫書，因為坐在隔壁的同學請老師前來協助，使得老師發現主角在看漫畫，造成主角受罰。第一個情境中，主角進行不涉人際互動的日常活動，卻突然遭受損失；第二和第三個情境皆發生於主角正盡力爭取成就，卻因受到干擾而失敗，尤其第三個情境涉及與同儕的競爭；第四個情境中，主角正進行違規行為，事件發生使主角受罰，與前三個情境中主角進行日常活動或爭取成就的性質有所不同，此外，此

情境亦涉及主角與權威角色的互動。四個情境中，有兩個情境的互對象為男生，另兩個情境之互動對象為女生。所有情境與情境訊息撰寫完成後，請三名國中學生閱讀並填答，以確認情境內容為國中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且文字敘述易被國中學生理解；因配合校方安排而施測時間有限，情境題問卷以五個情境題組之題項數量較為適當。

參與者先閱讀情境，而後再閱讀情境訊息。每個情境下，研究者皆撰寫四則與情境相關的訊息，其內容變化具有兩個變項；第一，該訊息描述主角自身的行為，或是互動對象的行為，第二，社會訊息是情境當下可收集到的資訊，或涉及主角對自己或他人因過去經驗而產生的想法；亦即，每個情境下的四則訊息，可分別對應至「自己—現在」、「自己—過去」、「對方—現在」，以及「對方—過去」等內容。社會訊息的呈現方式分為低量與高量，低量意指僅呈現該情境中的兩則訊息，高量則呈現四則。由於本研究想檢驗青少年在判斷事件發生原因時，是否有選擇自己或他人相關訊息的偏好，因此不論是呈現四則或兩則訊息，皆有一半訊息描述自己行為，另一半描述對方行為；意即，若呈現兩則訊息，則將從該情境的兩則描述自己行為的訊息中抽出一則，另從兩則描述對方行為的訊息中抽出一則做組合；如此每一情境在呈現兩則訊息的狀況，將有四種訊息組合方式。由於本研究想檢驗不同特性青少年在面對低與高量情境訊息時，選擇情境訊息進行情境詮釋的偏好是否有所不同，因此每位參與者所閱讀的四個情境中，皆有兩個情境包括四則訊息，另兩個情境包括兩則訊息。

考慮若讓參與者重複閱讀同一情境，參與者於該情境的判斷很可能受到先前閱讀印象的影響，因此每位參與者僅閱讀各情境一次，意即每位參與者共填答四個不同正式情境題組。由於情境訊息的組合多樣，又每位參與者僅閱讀各情境一次，因此將情境題問卷分為八種版本，使各情境訊息組合皆有適當數量的參與者填答。各版本情境題問卷的訊息組合見表 11。

表 11

各版本情境題問卷之社會訊息內容

情境題組 問卷版本	1.午餐時被潑 灑飲料	2.打電動破關 失敗	3.賽跑時被求 絆倒	4.上課看漫畫 書被發現
Form 1	自己/現在 對方/現在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現在	全數訊息
Form 2	自己/現在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對方/現在 自己/過去	全數訊息
Form 3	對方/現在 自己/過去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Form 4	自己/過去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自己/過去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Form 5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現在
Form 6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現在	全數訊息	自己/現在 對方/過去
Form 7	全數訊息	自己/過去 對方/過去	全數訊息	對方/現在 自己/過去
Form 8	全數訊息	對方/現在 自己/過去	全數訊息	自己/過去 對方/過去

以第二個情境為例，在每一個情境題組，參與者都要回答五個選擇題：

情境：

電腦課的下課時間，我正在打電動，好多同學圍在旁邊，因為只要再打完這隻魔王我就全破了，但我現在只剩最後一命，如果死掉的話就前功盡棄。突然，我被旁邊的人碰了一下，我被魔王打中，就這樣死掉了；我回頭一看，站在我身旁的是小明。

情境訊息：

- 當時我非常興奮，心裡分心想著破關後大家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

（此訊息屬於與自己相關的訊息、來自情境當下的訊息）

- 上禮拜小明寫給隔壁班女生的信被我偷看到，小明非常生氣



(此訊息屬於與對方相關的訊息、來自過去的訊息)

- 當時圍觀的人很多，小明和大家一樣都被擠來擠去

(此訊息屬於與對方相關的訊息、來自情境當下的訊息)

- 如果我也打敗大魔王，我就和小明一樣都是第一名

(此訊息屬於與自己相關的訊息、來自過去的訊息)

題目：

1. 哪些是導致你破關失敗的重要原因?(可只選一個或複選)

- 當時我非常興奮，心裡分心想著破關後大家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
- 上禮拜我偷看小明寫給隔壁班女生的信，小明非常生氣
- 當時圍觀的人很多，小明和大家一樣都被擠來擠去
- 如果我也打敗大魔王，我就和小明一樣都是第一名

2. 誰該為你破關失敗負較多責任? (只選一個)

- 自己       小明

3. 上一題，你選了一個人要負比較多責任，你有多確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只選一個)

- 我完全確定
- 我很確定
- 我不太確定
- 其實我根本無法判斷，是自己還是小明應該要負責

4. 你覺得小明是惡意要這樣對待你的嗎? (只選一個)

- 是       不是

5. 你是否破關失敗，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嗎? (只選一個)

- 是       不是



在第一個題目，參與者從二或四則社會訊息中，選出其認為導致事件發生之因素，藉此檢驗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青少年，在判斷事件發生之原因時，所利用的社會訊息量與內容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將計算參與者於四個情境題組中，所選社會訊息總數，由於每題組至少選擇一個，至多選擇四個訊息，參與者所選訊息總數的得分，介於 4 至 12 分之間。本研究亦計算參與者所選自身相關訊息，以及過去互動經驗訊息數量；不論情境題版本，每位參與者皆閱讀相同數量的自身相關訊息，將四個情境所選之自身相關訊息加總，得分介於 0 至 6 分之間；不同版本之情境題問卷中，過去互動經驗訊息數量不同，因此計算參與者所選過去訊息佔全數所選訊息的比例，得分因而介於 0 至 1 分之間。第二個問題請參與者判斷自己或互動對象應該為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以檢驗不同特性之青少年對負面人際事件判斷責任歸屬的傾向；選擇自己應負較多責任，計為 1 分，選擇他人則計為 2 分，將四個題組之得分加總，責任歸屬的得分介於 4 至 8 分之間。第三個問題承接第二題，請參與者對其判斷的確定程度做評估，以檢驗不同特性之青少年在高與低訊息量的情境中，對其判斷的確定程度是否不同；此外，將責任歸屬的判斷設計為兩個題目分開詢問，先以第二題強迫選擇的方式請參與者選出一人，再以第三題詢問對其判斷的確定程度，可盡量避免參與者因為不願做出明確的責任歸屬判斷，而使作答向中性集中。「我完全確定」計為 4 分，「我很確定」計為 3 分，「我不太確定」計為 2 分，「無法判斷」計為 1 分；將四個題組之得分加總，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之得分介於 4 至 16 分之間。第四個問題請參與者判斷其互動對象是否為惡意造成負面事件的發生，本題評估參與者的敵意歸因偏誤傾向；若參與者判斷對方為惡意的傾向偏高，則推測參與者傾向在對方意圖不明確的情境認為對方有惡意，敵意歸因偏誤的傾向較高。選擇「是」（對方的行為是出於惡意）計為 1 分，選擇「不是」計為 2 分；將四個題組之得分加總，敵意歸因之得分介於 4 至 8 分之間。第五個問題詢問參與者是否能控制該負向事件的發生，檢驗內、

外在控制信念者面對個別負面人際事件，是否有相應的判斷；考慮外在控制信念者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由外在因素控制，外在控制信念者應傾向認為情境題中的事件是自己不能掌控的，內在控制信念者則相反。選擇「是」（該事件的發生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計為 1 分，選擇「不是」計為 2 分；將四個題組之得分加總，自評能否控制事件發生之得分介於 4 至 8 分之間。

## 參、研究設計

研究二之程序經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學術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與研究一之程序相似，研究者先向收案學校輔導室老師詳細說明研究計畫並獲得同意，再入班向學生說明研究內容與參與者權益，並發放參與研究家長同意書供學生帶回徵求家長/監護人的同意；發放問卷前再次簡要說明研究內容與參與者權益，確認家長與學生本人皆同意參與研究後再發給問卷，不參與研究之學生可閱讀心理衛生教育單張，或進行學校老師安排的作業。研究二之問卷填寫時間約需 40 分鐘，於現場回收問卷；問卷內容依序為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研究者自編之情境題問卷，以及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 肆、統計分析程序

進行資料分析以前，先對參與者之填答進行檢查，並依以下各狀況將其作答予以排除，或估計遺漏值。因此各量表之樣本數將有些微不同。

1. 同時在多個量表皆出現特定填答型態，例如每題皆填答同一答案，則該份問卷予以排除。
2. 於某一量表之漏答題數達該量表總題數的十分之一，則該份問卷不參與該量表之統計分析；漏答題數未達總題數的十分之一者，以同向度內其他題項之作答估計遺漏值。
3. 根據原量表 CDI-2 之指導手冊，若漏答題數達三題以上，則該份作答結果不



宜計分，本研究予以排除於 CDI-2 量表之分析。

4. 情境題問卷中，因各變項之題項數量較少，變項內有一題以上的漏答，即將該份作答結果排除於該變項之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22.0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分析方式如下：

1. 描述統計：檢驗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
2.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憂鬱、反應性攻擊行為程度，在控制信念及各訊息處理相關變項的差異。
3. T 檢定：檢驗內/外在控制信念者於情境判斷之差異。

## 伍、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索高憂鬱與高攻擊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藉由檢驗不同特性之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中的登錄與解釋階段，有哪些相同或相異之特徵，嘗試以社會訊息處理之架構，進一步了解青少年憂鬱與攻擊行為同時存在之可能原因。本研究檢驗之各變項的總分範圍、總分意義，以及全數參與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 12。各組參與者於各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 13。

表 12

各變項的總分範圍、總分意義，及全數參與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變項	得分範圍	得分越高之意義	全數參與者之平均數 (標準差)
憂鬱症狀 (CDI 2_TW)	0~56	憂鬱症狀多	14.40 (7.84)
反應性攻擊行為 (RQ_TW)	0~26	反應性攻擊行為多	7.98 (4.14)
控制信念 (NSLCC_TW)	0~31	外在控制信念高	11.03 (5.54)
作為判斷事件發生原因 之社會訊息數量	4~12	解釋情境時，採用的 社會訊息量越多	5.40 (1.63)
社會訊息之偏好： 自己/互動對象相關訊息	0~6	傾向參照自身相關訊 息以解釋情境	2.67 (1.27)

社會訊息之偏好： 過去/現在相關訊息	0~1	傾向參照過去互動經驗以解釋情境	.34 (.21)
責任歸屬	4~8	傾向判斷對方應負責	5.59 (1.06)
全數情境中之責任歸屬 之確定程度	4~16	確定程度高	11.42 (2.45)
高社會訊息量情境中 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2~8	確定程度高	5.69 (1.39)
低社會訊息量情境中 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2~8	確定程度高	5.74 (1.38)
高、低社會訊息量情境， 責任歸屬確定程度的差異	-6~6	在高訊息量情境的判斷較低者更為確定	-.05 (1.30)
對事件的發生能否控制	4~8	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	5.77 (1.30)
敵意歸因	4~8	傾向判斷對方無敵意	7.21 (.97)

註：n = 616。

表 13  
主要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全數 參與者	高憂鬱組	非高憂鬱 組	高攻擊 行為組	低攻擊 行為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憂鬱症狀	14.40 7.84	28.38 5.51	11.96 5.17	20.72 8.48	13.41 7.26
反應性攻擊行為	7.98 4.14	10.01 4.82	7.56 3.86	14.88 2.48	6.87 3.17
控制信念	11.03 5.54	16.45 5.77	9.91 4.78	13.76 6.10	10.60 5.32
解釋互動情境時採 用的社會訊息量	5.40 1.63	5.70 1.83	5.33 1.58	5.64 2.02	5.36 1.56
社會訊息之偏好： 自己/互動對象相關 訊息	2.67 1.27	2.89 1.38	2.63 1.25	2.71 1.42	2.67 1.25
社會訊息之偏好： 過去互動經驗/現在 情境中訊息 責任歸屬	.34 .21 5.59	.39 .22 5.67	.33 .21 5.58	.38 .22 5.93	.33 .21 5.54

	1.06	1.07	1.06	1.08	1.05
全數情境中之責任歸屬之確定程度	11.42	11.16	11.47	11.77	11.36
高社會訊息量情境中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2.45	2.66	2.40	2.50	2.44
低社會訊息量情境中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5.69	5.63	5.70	5.86	5.66
高、低社會訊息量情境，責任歸屬確定程度的差異	1.39	1.54	1.36	1.42	1.39
對事件的發生能否控制	5.74	5.55	5.78	5.92	5.71
敵意歸因	1.38	1.52	1.35	1.45	1.37
	-0.05	.07	-0.08	-0.06	-0.05
	1.30	1.51	1.25	1.40	1.28
	5.77	6.11	5.69	6.12	5.71
	1.30	1.30	1.29	1.24	1.30
	7.21	6.94	7.27	6.89	7.26
	.97	1.07	.94	1.16	.93

註：n = 616。

### (一) 社會訊息處理之登錄階段。

在社會訊息處理的登錄階段，本研究驗證不同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的青少年，在選擇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原因時的傾向。共進行了以下三項分析：

(1)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青少年選擇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社會訊息量。(2)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青少年選擇與自己或互動對象相關之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傾向。(3)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青少年選擇與情境當下或過去相關之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傾向。

#### 1. 解釋互動情境時採用的社會訊息量

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判斷事件發生原因所使用的社會訊息量。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14 顯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顯著 ( $F(1, 612) = 4.30, p < .05$ )，顯示高憂鬱組傾向選擇

較多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外，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皆不顯著。



表 14  
作為事件發生原因之社會訊息量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11.35	1	11.35	4.30*
RQ	4.40	1	4.40	1.66
CDI-2 × RQ	2.56	1	2.56	.97
殘差	1609.67	609	2.64	

註：n = 613。

\* $p < .05$

## 2. 社會訊息之偏好：自己/互動對象相關訊息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判斷事件發生原因所使用的社會訊息內容。在訊息對象的傾向方面，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15 顯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雖未達顯著，但其效果接近臨界（ $F(1, 612) = 3.73, p < .10$ ），高憂鬱之參與者傾向選擇較多與自己有關之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外，攻擊行為、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皆不顯著。

表 15

社會訊息之偏好：自己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6.04	1	6.04	3.73 <sup>†</sup>
RQ	.02	1	.02	.01
CDI-2 × RQ	.67	1	.67	.41
殘差	986.62	609	1.62	

註：n = 613。

<sup>†</sup>p < .10

### 3. 社會訊息之偏好：過去互動經驗/現在情境中訊息

在訊息時間的偏好方面，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16 顯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 $F(1, 612) = 8.36, p < .01$ )，顯示高憂鬱組傾向選擇較多來自過去經驗之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外，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雖未達顯著，但其效果接近臨界 ( $F(1, 612) = 8.36, p < .10$ )，顯示有高攻擊行為之參與者，亦有以過去經驗作為判斷事件發生原因的傾向。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沒有顯著效果。

表 16

社會訊息之偏好：過去相關訊息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374	1	.37	8.36**
RQ	.139	1	.14	3.10 <sup>†</sup>
CDI-2 × RQ	.073	1	.07	1.64
殘差	27.25	609	.05	

註：n = 613。

\*\*p < .01, <sup>†</sup>p < .10

## (二) 社會訊息處理之解釋階段。

在社會訊息處理的解釋階段，本研究驗證不同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的青少年，在判斷事件責任歸屬與敵意歸因之傾向，以及這些傾向和控制信念的關聯。本研究共進行了以下七項分析：(1)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青少年在社會訊息量低的情境下，判斷事件責任歸屬的確定程度。(2) 控制信念是否影響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自己或互動對象之傾向。(3) 控制信念是否影響青少年認為自己能否控制事件的發生。(4)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控制信念之傾向。(5)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將事件發生責任歸於自己或互動對象的傾向。(6)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敵意歸因之程度，意即傾向判斷對方行為是出於惡意的程度。(7) 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對事件發生與否的可控制程度。

### 1. 全數情境中之責任歸屬之確定程度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在不同社會訊息量的情境下，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首先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在全數情境下的確定程度；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17 顯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但其效果接近臨界 ( $F(1, 610) = 3.34, p < .10$ )，顯示高憂鬱程度的參與者，相較於一般參與者，對其責任歸屬的判斷較不確定。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之交互作用都未達顯著。



表 17

全數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19.97	1	19.97	3.34 <sup>†</sup>
RQ	10.46	1	10.46	1.75
CDI-2 × RQ	5.45	1	5.45	.91
殘差	3626.77	607	5.98	

註：n = 611。

<sup>†</sup>p < .10

## 2. 低社會訊息量情境中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而後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在低訊息量情境下的確定程度。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18 顯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620) = 9.54, p < .05$ ），顯示高憂鬱組在低社會訊息量的情境下，對其責任歸屬的判斷較不確定。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之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

表 18

低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9.539	1	9.54	5.04*
RQ	2.672	1	2.67	1.41
CDI-2 × RQ	2.771	1	2.77	1.46
殘差	1149.864	607	1.89	

註：n = 611。

\*p &lt; .05

### 3. 高社會訊息量情境中之責任歸屬確定程度

再比較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之參與者在高訊息量情境下的確定程度。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表 19 顯示，憂鬱程度、攻擊行為程度的主要效果，以及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之交互作用皆不顯著。

表 19

高訊息量情境中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439	1	.439	.905
RQ	.566	1	.566	1.166
CDI-2 × RQ	.133	1	.133	.273
殘差	295.658	609	.485	

註： $n = 613$ 。

### 4. 高、低社會訊息量情境，責任歸屬確定程度的差異

最後，為檢驗憂鬱、攻擊行為程度，對參與者在高、低訊息量情境確定程度的差異是否有其效果，以憂鬱程度、攻擊行為程度為兩項組間因子，高、低訊息量情境間的確定程度差異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20 顯示，憂鬱程度、攻擊行為程度的主要效果，以及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之交互作用皆不顯著。

表 20

高與低訊息量情境間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差異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2.916	1	2.916	1.730
RQ	.001	1	.001	.001
CDI-2 × RQ	.989	1	.989	.586
殘差	1023.381	607	1.686	

註：n = 611。

### 5. 高、低外在控制信念參與者的責任歸屬傾向

以 t 檢定比較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參與者的事件責任歸屬傾向；分析結果如表 21 所示，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的責任歸屬分數差異達顯著 ( $t(609) = 2.15, p < .05$ )，顯示高外在控制信念組相較於低外在控制信念組，更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為互動對象而非自己。

表 21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之 t 檢定

Pair	Mean	SD	df	t
LoC_H	5.70	1.11	609	2.15*
LoC_L	5.51	1.02		

註：n = 611。

\* $p < .05$ 

### 6. 高、低外在控制信念參與者對自己能否控制事件發生的判斷

以 t 檢定比較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參與者對自己能否控制事件發生的判斷。分析結果如表 22 所示，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的責任歸屬分數差異雖未達

顯著 ( $t(611) = 1.93, p = .054$ )，但仍有傾向顯示高外在控制信念組相較於低外在控制信念組，更傾向認為事件發生與否非自己所能控制。



表 22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在高與低外在控制信念組的 t 檢定

Pair	Mean	SD	df	t
LoC_H	5.88	1.33	611	1.93 <sup>†</sup>
LoC_L	5.68	1.27		

註： $n = 613$ 。

<sup>†</sup> $p < .10$

## 7. 外在控制信念傾向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參與者的控制信念；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分析結果如表 23 所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 $F(1, 615) = 114.17, p < .001$ )，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亦達顯著 ( $F(1, 615) = 9.69, p < .01$ )，顯示高憂鬱組與高攻擊行為組，皆傾向具有高外在控制信念。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不顯著。

表 23  
控制信念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2774.89	1	2774.89	114.17***
RQ	235.47	1	235.47	9.69**
CDI-2 × RQ	65.57	1	65.57	2.70
殘差	14874.91	612	24.31	

註： $n = 616$ 。

\*\*\* $p < .001$ , \*\* $p < .01$

## 8. 責任歸屬之判斷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參與者的事件責任歸屬判斷；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分析結果如表 24 所示，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F(1, 610) = 12.48, p < .001$ ），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亦達顯著（ $F(1, 610) = 3.92, p < .05$ ），但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不顯著。

表 24  
責任歸屬判斷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1.35	1	1.35	1.22
RQ	13.78	1	13.78	12.48***
CDI-2 × RQ	4.33	1	4.33	3.92*
殘差	670.18	607	1.10	

註： $n = 611$ 。

\*\*\* $p < .001$ , \* $p < .05$

進一步分別以憂鬱程度進行拆解，以 t 檢定檢驗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在高憂鬱組，不同攻擊行為程度者之責任歸屬分數達顯著差異（ $t(102) = 3.46, p = .001$ ），顯示高憂鬱且高攻擊行為之參與者，相較於高憂鬱且低攻擊行為者，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在非高憂鬱組，不同攻擊行為程度者之責任歸屬分數未達顯著差異（參見表 26）。

表 25  
責任歸屬判斷在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Pair	Mean	SD	df	t
R_H	6.18	1.13	102	3.46**
R_L	5.44	.97		

註： $n = 104$ 。

\*\* $p < .005$

表 26

責任歸屬判斷在非高憂鬱組內高、低攻擊行為程度的 t 檢定

Pair	Mean	SD	df	t
R_H	5.76	1.03	505	1.35
R_L	5.55	1.06		

註：n = 507。

## 9. 敵意歸因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憂鬱、攻擊行為程度參與者的敵意歸因；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分析結果如表 27 所示，憂鬱程度的主要效果達顯著 ( $F(1, 610) = 5.20, p < .05$ )，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亦達顯著 ( $F(1, 610) = 6.61, p < .005$ )，顯示高憂鬱組與高攻擊行為組之參與者，皆傾向認為情境中的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自己。

表 27

敵意歸因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4.82	1	4.82	5.20*
RQ	6.12	1	6.12	6.61**
CDI-2 × RQ	.10	1	.10	.11
殘差	562.67	607	.93	

註：n = 611。

\*\* $p < .01$ , \* $p < .05$ 

## 10. 對事件的發生能否控制

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屬於高憂鬱或高攻擊組與否，是否影響對事件發生與否的可控制程度。兩項組間因子分別為憂鬱程度（高憂鬱、非高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高攻擊行為、非高攻擊行為）；結果如表 28 顯示，憂鬱程度

的主要效果、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以及憂鬱與攻擊行為的交互作用皆不顯著。然而，憂鬱程度 ( $F(1, 612) = 3.72, p < .10$ ) 與攻擊行為 ( $F(1, 612) = 3.22, p < .10$ ) 的主要效果皆接近臨界，顯示高憂鬱組與高攻擊組的參與者，皆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非自己所能夠控制。此外，憂鬱與攻擊行為之交互作用不顯著。

表 28  
自評能否控制情境事件發生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Factor	SS	df	MS	F
組間				
CDI-2	6.18	1	6.18	3.72 <sup>†</sup>
RQ	5.35	1	5.35	3.22 <sup>†</sup>
CDI-2 × RQ	.26	1	.26	.16
殘差	1011.46	609	1.66	

註： $n = 613$ 。

<sup>†</sup> $p < .10$

## 第三章 綜合討論



研究一翻譯了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並建立三份量表的信度與效度資料。研究二以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區分七至九年級青少年的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以情境題問卷探索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並藉由比較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相同與相異處，嘗試以社會訊息處理的觀點，提出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原因。本章將就前一章之分析結果，針對以下幾個部分進行討論：(1) 青少年憂鬱、控制信念及反應性攻擊行為測量工具的建立；(2) 高憂鬱青少年在登錄、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3) 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登錄、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4)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於青少年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

### 第一節 青少年憂鬱、控制信念及反應性攻擊行為測量工具的建立

#### 壹、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CDI 2\_TW) 譯自 Kovacs (2011) 編製之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 (CDI 2TM)，為評估七至十七歲之兒童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自陳量表，詢問過去兩週內的憂鬱相關症狀。CDI 2\_TW 共有 28 個題項，每題包含三個選項，相當於該症狀的三種程度，計分時分別對應至 0 分 (無症狀)、1 分 (症狀輕微或可能有症狀) 及 2 分 (有明顯症狀)，填答者選擇出最適合描述過去兩週內情況的句子；總分介於 0 分至 56 分之間，越高代



表憂鬱相關症狀之呈現越嚴重。

CDI 2\_TW 經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情緒問題」與「功能問題」兩個因素，與原量表的兩個二階因素相符；兩因素所包含之題項也大多與原量表相同，唯有六個題項改變所屬因素，檢視內容後判斷為合理的轉換，且或許能更好地反應台灣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結構。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87，與再測信度.86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平均得分 14.11，標準差 7.82；CDI 2\_TW 和應測量相同構念的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相關達 0.97，和過去呈現負相關的構念「自尊」相關達-0.71，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憂鬱」構念。

## 貳、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SLCC\_TW) 譯自 Nowicki 與 Strickland (1973) 發展之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Nowicki 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NSLCC\_TW 為一自陳式量表，評估兒童與青少年對發生於其自身的生活事件，傾向相信由內在或外在因素控制之廣泛性信念；其所測量的控制信念是一端為傾向內在控制，而另一端為傾向外在控制信念之連續向度。題項將兒童與青少年在人際、成就等生活各領域經常遇到的事件，描述為由填答者個人掌控，或是由外在因素加以控制，填答者以勾選「是」或「否」來評量題項之敘述是否符合其個人想法。經過內部一致性檢驗與因素分析，刪除了原量表 40 個題項中的 9 個題項-總分相關過低的題目，餘下 31 個題項，總分介於 0 至 31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越傾向於外在控制信念。NSLCC\_TW 經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面對權威」、「同儕互動」、「努力與成就」以及「運氣」等四個因素，其因素內涵反映了原量表欲測量之構念——內在與外在控制信念，亦反映了原量表之題項設計方式——以兒童青少年之日常生活作為題像撰寫情境。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79，與再測信度.71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平均得分 11.43，標準差 5.43；過去研究顯示外在控制信念與憂鬱症狀呈正相關；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結論相符，NSLCC\_TW 和 CDI 2\_TW 相關為.69，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測量到「內在或外在控制信念」之構念。

## 參、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RPQ\_TW) 譯自 Raine 等人 (2006) 編製之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PQ)，是用來評估兒童與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RPQ\_TW 量表共有 23 個題項，其中 13 題測量反應性攻擊行為，10 題測量主動性攻擊行為；填答者以三點量尺評估題項所述行為於自身發生的頻率，0 分代表「從來沒有發生」，1 分代表「有時候發生」，2 分代表「經常發生」；將測量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題項得分，以及測量主動性攻擊行為的題項得分分開加總，可分別得到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的分數，作為兩種攻擊行為的評量；總分介於 0 分至 46 分之間，分數越高代表整體攻擊行為越多。

RPQ\_TW 經由主軸因子與最優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主動性攻擊行為」等兩個因素，與原量表欲測量之構念。

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87，與再測信度.69均落於可信範圍，顯示本量表所測量之概念穩定，具有一定的跨時間穩定度，為可信測量工具。描述統計與效標關聯效度方面，問卷總分由 0 至 46 分，平均得分 7.72，標準差 5.35。

過去研究顯示攻擊行為與衝動性呈正相關，尤其反應性攻擊行為和衝動性之關聯比主動性攻擊行為更為顯著；本研究之結果與過去結論相符，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和台灣版衝動性量表之相關為.38，其中反應性攻擊

行為、主動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之相關分別為.33與.29，說明此量表應能有效分別測量到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之構念。

綜上所述，初步的信度、效度檢驗結果顯示，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皆有適當的信度與效度，是可靠的測量工具。

## 第二節 高憂鬱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 階段的特徵

### 壹、高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訊息登錄

回顧過去文獻，Beck（1967, 1976;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認為，有憂鬱情緒的人因為具有負向基模，在負向情境中易將注意力集中於負向訊息，而忽略正向線索；亦有研究發現，具憂鬱症狀的成人與孩童皆存在注意負向人際互動訊息的傾向，包括注意並回憶更多負面字詞、回憶更多人際互動情境中暗示自己遭到拒絕的片段（Hammen & Zupan, 1984; Shirk et al., 1998）。本研究因此認為，具憂鬱症狀的青少年易將注意力放在與其負向基模相符的疑似負面訊息，並因而在對情境進行歸因時，也選擇較少量的社會訊息。分析結果發現，高憂鬱青少年傾向選擇較多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結果與本研究認為高憂鬱組應選擇較少社會訊息之假設不符。

另一個導致此結果的可能原因來自研究工具。依照憂鬱的相關認知理論，憂鬱者的負向認知基模或認知偏誤，特別容易在帶有壓力或負向訊息的情境中展現，在壓力較少或正向的情境中，其認知表現近似於非憂鬱者。本研究設計的情境題與情境訊息，著重於檢驗青少年對於社會訊息相關對象與來源時間的偏好，且為檢驗不同特性青少年是否存在敵意歸因偏誤，特別避免情境訊息中

存在與對方意圖有關的資訊；這些考量使得情境題中的社會訊息不易出現涉及主角個人的明顯負面描述，可能造成高憂鬱者的憂鬱認知特性不易被激發，因此未展現收集社會訊息時的偏差。然而，此因素僅能解釋高憂鬱者沒有出現注意較少量社會訊息的現象，無法充分解釋他們為何比一般青少年選擇更多社會訊息。

本研究的另一項發現是，高憂鬱的青少年相較非高憂鬱者，對其責任歸屬於自己或他人的判斷感到較不確定，尤其是在低訊息量的情境下。檢視分析結果，當全數情境合併計算，憂鬱程度在責任歸屬的確定程度有接近顯著的效果，顯示高憂鬱組的確定程度稍低；僅計算高訊息量情境時，憂鬱程度無顯著效果；僅計算低訊息量情境時，憂鬱程度在責任歸屬的確定程度有顯著效果，高憂鬱組的確定程度較低；若計算高低訊息量情境間的確定程度差異（以高訊息量情境得分減去低訊息量情境得分），憂鬱程度亦無顯著效果。由以上結果可看出，雖高憂鬱組在高低訊息量情境間，確定程度的差異不比非高憂鬱組更大；但高憂鬱組相較非高憂鬱組，整體而言有較低的確定程度，尤其是在低社會訊息量的狀況下。

對照兩項研究結果，高憂鬱組相較於非憂鬱組，傾向選擇較多的社會線索協助判斷事件發生的原因，且對於責任歸屬的判斷也感到較不肯定；這些發現似乎一致地暗示高憂鬱青少年面對情境事件，特別是訊息量較少的情境，較缺乏對情境作出解釋與判斷的信心。整合前段所述研究工具的特性，或許高憂鬱的青少年在情境訊息沒有明顯負向意涵，未激發其負向認知基模時，對情境的解釋與判斷傾向保守，甚至敏感於情境線索的不足，而對其判斷感到更不確定。此推論與憂鬱孩童在後續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表現相符合；曾有研究發現，憂鬱孩童相較於一般孩童，面對人際互動情境時，較易提取出與解決問題無關、較缺乏自我肯定的因應方式（Mullins, Siegel, & Hodges, 1985; Quiggle et al., 1992）；考慮訊息處理歷程依循特定順序，憂鬱孩童或青少年很可能即是因

為對情境的解釋與判斷缺乏決斷力，因此在後續的因應行為提取階段中，常提取無關而缺乏自我肯定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對情境的解釋與判斷感到不肯定，與憂鬱症狀中的缺乏決斷力相符。綜上所述，本研究雖可能因為研究工具的限制，而未能驗證憂鬱青少年面對情境訊息的注意力限縮現象，但發現憂鬱青少年可能有注意更多情境訊息、有困難肯定地對情境做出判斷的傾向，且此傾向可能導致他們在人際互動中做出較不具適應性的因應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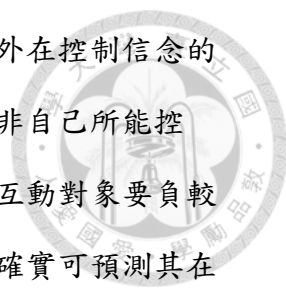
在社會訊息的內容方面，高憂鬱組相較於非憂鬱組，選擇自身相關社會訊息的傾向雖未達顯著，但亦接近臨界；此外，高憂鬱組顯著偏好選擇過去的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此兩項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相符。過去研究發現，憂鬱者存在自我參照的傾向（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biases），易將負向或有憂鬱性質的訊息認為與其自身特性或經驗有關（Lemogne et al., 2010）；此特性或許可以說明高憂鬱青少年，在面對已有負向事件發生的情境時，容易尋求與自身相關、來自過去經驗的線索，作為解釋、判斷當下情境的參照。

依循認知領域的研究結果與理論，Dodge（1993）認為，過去人際互動經驗形成的負向人際互動基模存在於個體的社會訊息資料庫中，人們在進行訊息處理時，資料庫中的資訊會持續與各歷程互動，情境中與既有基模相符的線索會被更快地處理；本研究因此推測，個體在面對負向事件時，負向的人際互動基模易被激發，不僅使個體易注意負向訊息，可能也更關注過去的相關人際互動經驗，作為因應當下情境的參照；本研究之結果與此假設相符。

## 貳、高憂鬱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解釋

高憂鬱青少年相較於非憂鬱青少年，對其責任歸屬判斷確定程度較低的現象，已於上一段落進行討論，本段將討論高憂鬱青少年的控制信念、責任歸屬方向、自覺對事件發生與否的控制程度，以及敵意歸因偏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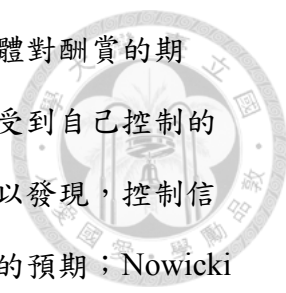
本研究結果顯示，外在控制信念較強的參與者，較易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且雖其效果未達顯著，但有認為事件的發生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傾向。



這些發現與本研究之假設一致，也與控制信念論述相符。具有外在控制信念的意義為，個體廣泛性地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決定於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控制；可以推論具外在控制信念者，容易認為情境事件的發生，互動對象要負較大責任且自己無法控制。此研究結果亦顯示，個體的控制信念確實可預測其在個別事件下的歸因判斷。另一方面，高憂鬱組相較於非高憂鬱組，外在控制信念之傾向顯著較強，此結果與研究假設相符，也與過去重複發現的外在控制信念與憂鬱症狀有正相關的結果一致。由以上兩方面的發現，可以推測高憂鬱青少年傾向認為互動對象要對事件的發生負較多責任，且事件的發生與否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分析結果顯示，在事件的責任歸屬方面，憂鬱與攻擊行為程度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高憂鬱且高攻擊行為之參與者，相較於高憂鬱且低攻擊行為者，更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顯示憂鬱與攻擊行為，對於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對方，存在加成效果。在對事件發生與否的控制感方面，雖主要效果未達顯著，但高憂鬱青少年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此傾向與本研究所預測者相符合。

在敵意歸因方面，雖然本研究的參與者整體傾向認為情境事件中的互動對象不是惡意對待自己，但憂鬱與攻擊行為在敵意歸因的主要效果皆達顯著，顯示高憂鬱組顯著較非高憂鬱組更傾向判斷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自己。此結果與過去針對兒童所做的研究結果相符，亦即高憂鬱者如同高攻擊行為者，存在敵意歸因的偏誤。

本研究中的高憂鬱青少年有較高的外在控制信念，亦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是否發生，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符，但與顯示高憂鬱青少年具有憂鬱歸因風格——對負向事件進行內歸因——的過去研究結果似有差異。此差異可能來自控制信念與歸因風格在構念與測量方法上的差別。Rotter (1966) 所發展的控制信念概念，來自其對社會學習的論述；他認為酬賞 (reinforcement) 的效果不僅來自其出現與否或出現的方式，其效果也取決於個體是否知覺到其行為與



酬賞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個體對該因果關係的認識，將影響個體對酬賞的期待，並進一步影響其行為；而個體對環境事件的發生，是否可受到自己控制的廣泛性信念，也將影響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方式。由以上論述可以發現，控制信念是一涉及各生活領域的廣泛性信念，且影響個體對環境事件的預期；Nowicki 與 Strickland (1971) 依照此理論發展的控制信念量表，即是詢問填答者是否能靠自己行為控制各種可能發生的生活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其題項多屬中性事件，兼有部分正向或負向事件。另一方面，Abramson 等人 (1989, 1978) 提出的憂鬱歸因風格，著重於在事件發生後個體對於事件的歸因；其測量方式為，請填答者閱讀正、負向涉及人際或成就的生活事件，寫下導致此事件發生的原因後，對此原因進行內/外向歸因程度的評量；相關研究發現，憂鬱者對負向事件做內歸因，對正向事件做外歸因。綜合上述回顧，控制信念量表由於以中性事件為主，兼有少數正、負向事件，且合併計分，難以看出憂鬱者對負向事件的內歸因；歸因風格量表明顯區分正向與負向事件，憂鬱者對負向事件的內歸因傾向明顯。然而，量表題項未區別正、負向事件，可以解釋憂鬱者於控制信念量表總分不展現內歸因，卻無法解釋憂鬱者展現外在控制信念；關於此現象或許另有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控制信念量表多詢問填答者能否以其行為控制某事件是否發生，憂鬱者在此量表展現外控的傾向，或許能呼應 Beck (1967, 1976) 提出的憂鬱負向基模，意即憂鬱者對自己、環境與未來都持有負面看法，憂鬱者可能因此對未發生的事件傾向感到不可控制。第二，內/外歸因與內/外在控制信念的內涵有所不同；傾向內歸因者尚需認為該因素為可改變且個人有能力進行改變，才能獲得控制感，因此憂鬱個體可能存在內歸因傾向但沒有明顯內在控制信念；此推論亦符合 Weisz 與其同事提出的機率—能力—控制模型 (Weisz, 1986; Weisz & Stipek, 1982)，意即將事件的可被控制程度與個人執行控制行為的能力區辨開來。

對照本研究在情境題中的測量。參與者先閱讀負向事件並選擇導致事件發

生的可能原因，再回答責任歸屬問題，此測量方式較近似於歸因風格量表，而責任歸屬也與內/外歸因在意義上較為相近；這或許能解釋本研究中高憂鬱程度與相對向外的責任歸屬判斷沒有顯著關聯，事實上，高憂鬱組的平均分數顯示他們同樣傾向把責任歸於自己。情境題組中的另一題，詢問參與者能否控制此情境事件的發生與否，這和控制信念量表的問法較為相似；可以解釋本研究中，有明顯外在控制信念的高憂鬱組，認為事件發生與否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傾向。綜上所述，過去發現憂鬱者傾向對負面事件做內歸因，本研究則發現他們存在較高的外在控制信念，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歸因風格量表詢問事發原因源自於個體或外在，控制信念量表詢問個體能否控制事件的發生，後者尚涉及個體是否認為事發原因是可被改變的，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改變之。

### 第三節 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登錄與解釋社會訊息階段的特徵

#### 壹、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登錄

過去研究發現，高攻擊行為的孩童傾向注意環境中可能含有敵意的訊息（Gouze, 1987），且在對情境事件做出判斷前，採納的情境訊息也較少（Dodge & Newman, 1981）；本研究因此推測，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可能選擇較少的情境訊息作為導致事件發生的相關因素。然而分析結果顯示，在所選擇的情境訊息量方面，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對情境訊息內容的偏好方面，本研究預測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傾向採用來自過去的、涉及他人行為或特性的訊息，協助解釋情境事件的發生。但分析結果發現，在對過去訊息的偏好方面，高攻擊行為者相較於非高攻擊行為者，



雖然更傾向採用過去訊息，但其主要效果仍屬不顯著；此外，高攻擊行為青少年亦沒有採用他人相關資訊判斷事件發生原因的傾向。

整合上述研究發現，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用以解釋事件發生的社會訊息量沒有較少，也未偏好與他人相關之社會訊息，但稍微有偏好利用過去互動經驗對情境做解釋。此結果與依照過去兒童研究所得結果提出的假設不相符；推測高攻擊行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或許能逐漸學習在情境中考慮更多因素——包括自身行為與特性——以解釋情境事件，但依賴過去互動經驗協助理解情境的傾向依然存在，當青少年有較多真實或其所認為負向的人際互動經驗（例如：對方對自己展現敵意態度），依賴這些負向經驗對情境做出的理解，可能進一步導致其有防衛或反擊的互動目標，使得反應性攻擊行為仍易出現。

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在訊息登錄階段未出現本研究所預期的特徵，或許可從幾個方向加以解釋，以下逐一說明。

第一，Crick 與 Dodge (1994) 曾提到，部分訊息處理歷程可能是自動化而未在每一階段都經過仔細評估的，尤其在負面情緒或認為他人具有敵意時，此類自動化的歷程可能更易出現。本研究中的高攻擊行為組存在顯著的敵意歸因，且傾向認為事件發生的責任在對方、非自己所能夠控制，但在情境訊息的選擇量與內容偏好則無明顯效果；推測高攻擊行為者可能在了解情境事件後，即判斷對方存有敵意、應對事件負起責任，而對臚列的社會訊息未仔細觀察與思考，導致在選擇情境訊息時未顯現特殊偏好。此推論其實與 Dodge 等人所觀察到高攻擊行為兒童收集訊息時的缺失相符合。

第二，社會訊息理論考慮了發展的影響，隨著孩子人際互動經驗的累積，部分訊息處理歷程因重複發生更趨自動化、更易被遵循，較不常使用的途徑（例如觀察多方線索、考慮互動對象的行為可能出於善意等等）因而更不易被採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因此更限縮於常用且自動化的途徑。本研究以青少年為樣本，高攻擊行為兒童忽略情境線索的傾向，可能在青少年時期變得更為顯

著，使得本研究之高攻擊行為組面對情境訊息更不易仔細處理並作答，造成此方面效果皆不易顯著。


第三，過去文獻顯示，反應性攻擊行為與衝動性有正相關，本研究中的研究一也得到兩者間有.33的正相關，因此不能確定這些青少年是否有詳細閱讀情境描述。

第四，情境中主角所遭受的損害可能不夠嚴重，不足以引發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社會訊息登錄與解釋歷程中可能有的偏誤；尤其在損害較不嚴重時，這些青少年不易有強烈的負向情緒之激發，其訊息處理歷程特徵因而較不明顯。

最後，在本研究中，全數參與者在選擇社會訊息數量上的平均得分偏低，顯示有一大部分的參與者僅選擇一項社會訊息作為事件發生的原因，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依賴較少社會訊息對情境做判斷的現象，可能因此不易顯現。由於情境題問卷清楚提示參與者該題項可複選作答，應可排除參與者因不了解作答方式而傾向單選的可能。多數參與者僅選擇一項訊息作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可能顯示參與者傾向以單一因素解釋事件的發生；但除此之外，亦有可能受到情境、情境訊息，及詢問方式的設計的影響。檢視非高憂鬱且低攻擊行為青少年對社會訊息的選擇，在部分情境的部分版本問卷中，的確呈現對特定社會訊息的偏好，雖然這反映青少年在累積大量人際互動經驗後，面對同一情境會有相似的解釋與判斷，但也顯示情境題的設計可能導致參與者傾向選擇特定訊息作為導致事件發生的因素，未來研究可利用前導研究更仔細檢驗情境與訊息設計，確保其內容與陳述方式中立且具有足夠之模糊性，避免參與者過度普遍地以相同因素解釋情境。

## 貳、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解釋

在控制信念方面，本研究假設具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應有較明顯的外在控制信念傾向，也因此傾向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並認為事件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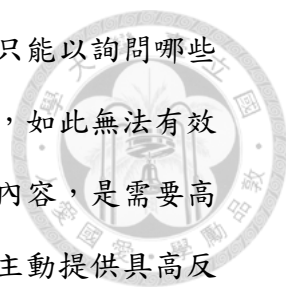
與否非自己所能掌握。分析結果顯示，攻擊行為於外在控制信念的主要效果顯著，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有更明顯的外在控制信念。在責任歸屬部分，攻擊行為有顯著的主要效果，且憂鬱與攻擊行為的交互作用達顯著，顯示兩者在將事件發生的責任歸於互動對象的傾向，有加成的效果。在能否控制事件發生部分，攻擊行為有接近顯著的效果，顯示高攻擊行為者傾向認為事件的發生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

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過去研究發現高攻擊行為的孩童在有機會取得更多情境訊息的狀況下，仍依少量訊息即對情境做出判斷 (Dodge & Newman, 1981)；本研究因此認為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相較於非高攻擊行為者，在僅有低社會訊息量的情境中，應對其責任歸屬的判斷有較高的確定程度。然而，分析結果發現，攻擊行為的主要效果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不顯著。

在敵意歸因方面，與過去針對孩童進行的研究結果相同，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相較於非高攻擊行為者，更傾向認為情境中的互動對象為惡意對待自己，意即有顯著較高的敵意歸因偏誤。

綜上所述，在社會訊息的解釋階段，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青少年有顯著較高的外在控制信念，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發生與否，也有較高的敵意歸因偏誤；但有高攻擊行為者，在低社會訊息量的情境中，對其責任歸屬的判斷沒有出現較高的確定程度。這些發現或許能夠呼應前文對高攻擊行為青少年訊息處理特徵的解釋，意即，這些青少年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學會考慮更多訊息協助判斷情境事件，因此，在低訊息量情境，對其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沒有較低攻擊行為青少年高，這或許讓他們有機會對事件的歸責甚至其他解釋歷程都有更多樣化的思考，但認為他人行為出於敵意的傾向，可能仍易導致憤怒情緒以及作為防衛或反擊的反應性攻擊行為產生。

本研究以文字描述的方式呈現情境事件，此呈現方式可能影響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訊息登錄與解釋歷程。首先，書面呈現使得參與者有機會重複



閱讀情境訊息，也更有時間進行較仔細的思考，本研究也因此只能以詢問哪些訊息可作為事件發生原因的方式，檢驗參與者的訊息登錄歷程，如此無法有效將訊息的登錄與解釋歷程區別開來。此外，閱讀文字並理解其內容，是需要高度專注且很可能涉及深度處理的歷程。過去曾有研究發現，若主動提供具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孩子足夠的情境訊息，並使其有足夠的時間一一加以思考，這些孩子即能減少社會訊息處理中各階段的偏誤，並提出具適應性的因應行為 (Dodge & Tomlin, 1987)。因此，本研究以書面呈現情境，很可能使高攻擊行為的參與者有機會進行較深度的思考，使其展現與平常人際互動情境不同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另外，過去研究發現，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兒童，在觀看他人經歷人際互動時，較不易有社會訊息處理上的偏誤 (Dodge & Somberg, 1987)，顯示是否親自涉入情境對他們的訊息處理歷程十分重要，加上已有許多研究探討情緒對認知歷程造成的可能影響，Dodge (1993) 認為，情緒激發的有無對高反應性攻擊兒童是否出現偏差的訊息處理扮演重要角色。本研究讓青少年以閱讀的方式了解情境，分析文意的歷程可能已讓青少年不易產生情緒激發；再者，高攻擊性的青少年可能類似於高攻擊性的孩童，原本即存在觀點取替 (Rubin & Maioni, 1975)、理解他人情緒 (Marcus, 1980) 的困難，以文字為媒介可能使這些參與者更不易想像自己身為情境中的主角。這些因素都使得情境題與真實生活中引發大量情緒感受的人際互動有很大不同，可能導致參與者呈現不同於日常生活的訊息處理歷程。上述以文字呈現情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或許是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不易出現本研究所預期訊息處理歷程特徵的原因。


本研究中，攻擊行為在敵意歸因傾向、責任歸屬判斷、對事件發生能否控制方面，皆有顯著或接近顯著的效果，但在所選情境訊息數量、對情境訊息內容的偏好、對責任歸屬判斷的確定程度等變項，效果皆不明顯。此結果或許與各題目的作答方式有關；敵意歸因、責任歸屬以及能否控制事件發生，皆是以

單一題項、是/否問題詢問；涉及情境訊息或判斷確定程度的題目，則需要參與者複選或做出程度判斷，此較複雜的作答方式可能使本身具有高衝動性的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有困難仔細依照作答要求或其想法填答。

最後，這些研究結果除了來自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本身之社會訊息處理傾向，也有可能受到本研究樣本的影響。本研究徵求參與者的程序，很可能造成具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不易有機會參與問卷填答。為遵守研究倫理規範並保障未成年參與者的權益，本研究發放予家長和學生的參與研究同意書，皆採主動同意的方式徵求參與者，意即，家長與學生皆須主動填寫同意書，表明同意參與研究並繳回，該位學生才能參與研究問卷的填寫。然而，研究者進入班級講解研究目的與參與者權益時觀察到，在班級中不守秩序、對同學有言語或肢體攻擊行為的青少年，部分會對研究者有敵意態度與言語攻擊，大多不願專注聆聽研究說明，也拒絕拿取家長同意書或參與填寫研究問卷，甚至鼓勵同班同學一起拒絕填寫，原本有意願填寫的學生最後可能因同儕壓力而讓問卷空白，導致研究樣本的流失；此外，這些青少年即使願意拿取家長同意書，大多也有困難確實將家長同意書帶回請家長閱讀，其家長也多拒絕讓其孩子參與研究。因此，本研究欲了解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但因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協助研究的意願低，且徵求參與者的程序較為繁複，這些青少年難以遵循其步驟而取得參與研究的資格，造成本研究有困難收集到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資料，難以觀察到高攻擊行為與非高攻擊行為者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差異。


## 第四節 高憂鬱與高反應性攻擊行為於青少年 同時發生的可能機制

人際拒絕與多種攻擊行為有關，遭受社會排擠也是青少年攻擊行為的重要危險因子 (Leary, Twenge, & Quinlivan, 2006)。已有研究發現，控制感可能在遭



受拒絕與攻擊行為的關聯當中扮演重要角色。Zadro、Williams 與 Richardson (2004) 請參與者進行電腦化的團體遊戲，實驗發現，在遊戲中受排擠的個體對遊戲中的自身行為與事件有較低的控制感；Williams 與 Zadro (2001) 亦認為，受排擠的感受使個體在互動中的控制感降低，並因此會試圖恢復其控制感，其中一種方式即是展現攻擊行為引起他人的反應。Warburton、Williams 與 Cairns (2006) 操弄參與者在團體遊戲中是否受到排擠，而後使參與者聆聽刺耳噪音，一半參與者可控制聲音的出現與長短，另一半則無法控制；實驗發現，在遊戲中受排擠，而後又無法控制刺耳聲音的參與者，相較於未受排擠、受排擠但可控制聲音出現的參與者，會對陌生人有更高的攻擊行為；研究者因此認為，個體被排擠後是否出現攻擊行為，可被個體的控制需求受威脅程度所調節。以上文獻回顧顯示，受到人際排擠可能使個體在人際互動中的控制感降低，而低控制感又可能使個體在遭受排擠後有較高的攻擊行為。本研究中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的青少年，皆有較高的外在控制信念，也傾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事件的發生與否；此外，兩類特性青少年在面對負向事件時，易判斷他人的行為出於惡意。依本研究結果與文獻回顧推測，由於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易在負向事件中，認為他人對其展現敵意，情境中他們可能有較多遭拒絕感受，進一步使得這些原本即具有高外在控制信念的青少年，對事件更感到無法控制，而低控制感則增加了青少年在經歷受拒感受後出現攻擊行為的可能性。換言之，高外在控制信念與敵意歸因偏誤，或許是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出現攻擊行為的共同機制。

本研究亦發現，在責任歸屬的判斷上，攻擊行為與憂鬱症狀有顯著交互作用，高憂鬱且高攻擊行為者，比高憂鬱但非高攻擊行為者，更傾向將責任歸於他人；或可推論，當憂鬱青少年傾向認為負向事件的發生，應是對方要負較多責任時，比較容易出現反應性攻擊行為。參考其他變項的分析結果，高憂鬱青少年有外在控制信念，且容易認為他人是惡意對待自己，但卻不會傾向認為對



方要對事件的發生負責；可見，憂鬱青少年雖然認為對方是故意造成自己的損失，但不認為對方應該負較大責任；本研究推想，或許此落差來自憂鬱青少年認為他人對自己的敵意，是源自於自己的特性或行為，可以設想在此思考脈絡中，青少年不易以攻擊他人的方式因應情境事件，但容易因他人對自己表現敵意而感到挫折。反觀高攻擊行為者，易判斷對方是惡意對待自己，也傾向認為對方該對事件負責。根據 McCulloch、Bellah、Kilpatrick 與 Johnson (2001)，個體可能因為三類原因執行報復行為，包括使雙方所受傷害達成平衡、使對方知道其行為是不正當或無法被接受的，以及讓對方及旁人知道自己不可被如此對待。當青少年知覺對方行為是對自身權益的不正當且惡意侵犯時，很可能因為上述原因而產生報復動機與行為；亦有可能以攻擊行為做為防禦避免受到進一步侵犯。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推測導致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人際互動中有不同因應行為的關鍵，可能是高憂鬱青少年認為他人敵意是由自己的特性或行為所引發，而高攻擊行為青少年認為對方敵意是企圖侵犯自己權益的違反正義行為。然而，高憂鬱青少年是否真的有此認知特徵，須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檢驗。進一步推想憂鬱與攻擊行為同時存在於青少年的可能原因；如果將事發責任歸咎於自己或他人，是導致青少年之後出現憂鬱或攻擊行為的關鍵，同時具有憂鬱症狀與攻擊行為的青少年，可能對於事件發生的責任該歸咎於自己或對方，有不穩定的表現。此類青少年可能在部分情境認為，他人對自己的敵意源自自己的缺點，在部分情境則認為他人的惡意行為不合理，應該以行動捍衛自己的權益；如此，這些青少年可能因他人的敵意與自己可能存在的缺點感到挫折沮喪，又因為對他人的惡意行為感到憤怒而欲報復，造成憂鬱與攻擊行為的共存。

此理論性的推想仍待後續研究加以檢驗；期待未來研究能朝三個方向做進一步探索：(1) 高憂鬱的青少年，是否真的認為他人對自己的惡意態度，肇因於自己的特性或行為。(2) 憂鬱與攻擊行為共存的青少年，將他人敵意歸咎於

自己或他人，是受到哪些因素的調節？例如：環境因素、青少年與互動對象的關係、青少年進入情境事件前的情緒狀態等等。(3) 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對訊息完成登錄與解釋之後，尚須確立目標、評估並決定反應行為，這些歷程也會對青少年最終採取的行動造成影響，因此也可能是造成兩類心理困擾於青少年共存的原因，值得未來做進一步探索。



## 第四章 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章將提出本研究在實徵研究層次、臨床應用層次可能具有的貢獻與價值；同時，雖然本研究在設計上均遵守適當之實徵研究原則，但仍有其限制與缺點尚待改進，故討論之；最後，將綜合本研究的結果討論以及未臻完善之處，延伸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 第一節 研究貢獻

#### 壹、實徵研究層次

本研究翻譯了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第二版、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以及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並建立了三份量表的初步信度、效度資料，顯示三量表的信、效度皆屬適當，是穩定且可測量各項構念的可靠工具。雖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有賴不同研究方法與樣本的重複檢驗，但本研究完成初期的翻譯與信效度建立，提供未來研究可用之工具，也期待能因研究工具的存在，而開啟未來更多相關領域的研究。

憂鬱症狀與行為問題都在青少年期急遽增加，兩者都可能嚴重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應與未來發展，而人際互動在其中皆扮演重要角色。過去國外依循社會訊息處理理論所進行之研究，大多以一至六年級學童為參與者，較少針對青少年進行研究；國內則更少有研究探討兒童或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本研究以青少年族群為研究對象，不僅協助檢驗存在於兒童的社會訊息處理特徵是否延續至青少年期，也對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進行探索。此外，雖然憂鬱與攻擊行為於青少年族群共存的現象並不少見，且文獻回顧顯示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應是了解此現象的合適切入點，但過去僅有很少量的研究以此架構同時觀察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者並存青少年的人際互動；本研究對此現象的初步探索，應可做為此領域研究的起點。

## 貳、臨床應用層次



本研究發現，憂鬱個體具有更強的外在控制信念，對事件的發生感到無法控制，對情境進行解釋與判斷的確定程度較不足；可以推測，憂鬱青少年對生活事件的控制感不足，也有困難在情境中即時對事件做出解釋與判斷。這些認知特徵可能影響後續的人際互動行為，例如因自覺對情境的判斷可能不準確，而無法即時採取行動、開啟與對方交涉並解決問題的歷程，最後導致問題解決的缺乏效率；畢竟社會訊息處理是不斷納入對方回饋並修改判斷與決策的歷程，當中有許多更新訊息並調整行為的機會，並非必須在一開始就做出準確的判斷與最有效的行動。此外，憂鬱青少年也可能因為認為事件的發生與發展非自己所能控制，而較缺乏採取因應行動的動機。

因此，針對憂鬱青少年的人際互動行為，或許可以同儕團體的方式，以青少年常遇到的人際互動情境為題材進行角色扮演，讓憂鬱與非憂鬱青少年演出自己在情境中的因應行為，並討論採取行動時的想法與感受，使憂鬱青少年有機會觀摩同儕在情境中的判斷與行動方式，並體驗先依初步理解嘗試因應，而後再依對方回饋逐漸調整判斷與行動，最後使問題獲得解決的成功經驗。

另一方面，有高反應性攻擊行為的青少年，其困難很可能存在於對情境訊息的考量不足，上述的同儕團體活動，亦提供機會觀察同儕在採取行動前的思考歷程，以及最終採取的行動和其結果，不僅可以拓展這些青少年在收集訊息、解釋訊息及提取因應行為等歷程的豐富性，也藉由累積人際互動的成功經驗，使新學習到的訊息處理歷程更熟練地被使用。

## 第二節 研究限制




### 壹、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為探索具高攻擊行為之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特色；然而如前文所述，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協助研究的意願低，且本研究中徵求參與者的程序繁複，導致本研究有困難收集到足量且具高程度攻擊行為青少年的資料，可能因此不易觀察到高反應性攻擊行為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特徵。但本研究在分析資料時，以反應性攻擊行為量表得分高於平均一個標準差之分數，作為高攻擊行為與非高攻擊行為組的分界，盡量篩選出攻擊行為相對較多之樣本，期能增加高攻擊行為組的代表性，應可部分彌補樣本收集上的困難。

曾有研究發現，居住於都市的中學生相較居住於郊區者，遭遇暴力攻擊的比例更高，也有更多憂鬱症狀（Campbell & Schwarz, 1996）。本研究參與者所來自的三所公立國中，雖都屬直轄市內，但皆位於人口較不稠密的郊區，可能因此而不易收集到具有高攻擊行為之樣本；此外，從小暴露於攻擊行為的經驗不同，其社會訊息處理歷程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之結果能否推論於自小生活於都會區的青少年，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然本研究之樣本來自台灣北、中、南部等不同區域，是本研究樣本之優勢。

### 貳、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編製的情境題問卷，或有需改進之處。第一，情境題的撰寫雖盡量以國中學生在校常有的生活事件為題材，也預先經過三位國中學生填寫，確定內容與其生活情境相符。然青少年在不同種類情境中的訊息處理傾向可能不同，在撰寫情境時，應盡可能涵蓋多種類事件，或者針對特定種類情境進行研究。回顧過去研究青少年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文獻，似乎未有對情境種類進行



區辨的討論，本研究僅能依研究者的思考與三位國中學生的回饋，盡可能撰寫多樣化的情境。檢視最後所採用的四個情境題，包括青少年衣服被弄髒、輸掉跑步比賽或電動關卡，以及遭受老師處罰等，雖已盡可能納入在同儕中的社會地位、與權威角色的互動關係等抽象損害，但整體仍傾向實質性的損失，涉及人際關係挫折的成分仍不足。由於同儕關係是青少年很重視的生活領域，又青少年的抽象思考能力增加，在同儕互動中對利益與關係所進行的考量也更趨複雜，若情境問卷中可增加涉及人際關係挫折的情境，可能更有助於我們了解青少年面對不同領域事件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

第二，配合協助研究學校的安排，施測時間有限，因此每位參與者僅填答四個正式情境題組，使得情境題問卷可涉及的情境種類數量受限，且各變項總分的範圍偏小，不僅難以觀察青少年在不同情境中的訊息處理是否有差別，也不易觀察到不同特性青少年在各變項上的差異。

第三，如前一章針對研究結果之討論，以文字呈現情境可能影響參與者的訊息處理歷程，尤其對高攻擊行為青少年的影響可能更大；未來欲進一步探索青少年的訊息處理，可採用更生動的影片或聲音呈現人際互動情境。

最後，關於研究二之問卷內容排序，考慮控制信念量表內容皆為對日常生活想法的中性描述，不易引起參與者的社會期許考量，因此將攻擊行為量表安排於其後，盡可能避免參與者因考慮社會期許而不願報告攻擊行為的實際頻率；每一情境題組由不同問題穿插組成，希望參與者對問卷閱讀與作答較熟練後再行填答，因此安排於第三部分。然而參與者在閱讀攻擊行為量表時，相關的人際互動經驗或基模可能受到促發，不能確定參與者於情境題問卷的作答，是否受到此因素的影響。為避免情境題的填答受影響，宜將情境題問卷安排於可能促發特定性質人際互動經驗的量表之前。

###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 壹、社會訊息處理歷程的性別差異

憂鬱相關症狀在青少年時期開始出現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存在憂鬱相關症狀的比例較男性高，另一方面，攻擊行為則較多出現於男性青少年；兩類心理困擾皆有明顯性別差異。本研究未探討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性別差異，未來若將男、女性分開分析，將可以分別了解男、女性青少年發生憂鬱與攻擊行為的機制，也能進一步了解性別差異出現的可能原因。造成性別差異的可能原因有兩類：男女性在導致心理困擾的因素上表現不同、男女青少年促發心理困擾的機制不同，亦有可能兩類差異共同導致心理困擾的盛行率有性別差異。社會訊息處理理論將人際互動中的訊息處理清楚分為數個步驟，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檢驗男、女青少年是否在個別步驟中出現差異，亦可檢驗兩性別在各步驟間的關聯性上是否有差別。

男、女青少年皆存在憂鬱與攻擊行為同時發生的現象，本研究依循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架構，提出兩類症狀同時發生的可能解釋，但這些發現與推論是否於男、女性青少年皆適用，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驗證。

過去研究發現，男、女性在攻擊行為的種類上有所不同，男性有較多肢體、語言上的直接攻擊行為，女性則有較多間接的關係攻擊；此外，攻擊行為與其性別常有攻擊型態不符者，有較嚴重的社會適應困難。本研究所採用的反應性攻擊行為量表，其題項多是描述肢體、語言攻擊行為，以此量表區分出的高攻擊行為女性，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是否近似於高攻擊行為的男性，或另有其特性，亦值得未來研究探討。或許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模型，可協助我們了解出現跨性別常見種類的攻擊行為的機制，以期更有效地協助這些青少年的社會適應。

## 貳、情緒對社會訊息處理的影響

高攻擊行為青少年未在本研究顯著呈現預期的社會訊息處理特徵，可能肇因於研究材料與設計，不易激發這些青少年在實際人際互動中常有的情緒反應。由於情緒極可能對青少年的認知歷程造成影響，未來不僅可以嘗試以更生動的研究材料探索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亦可增加青少年在面對情境時的情緒感受測量，甚至事先對參與者的情緒加以操弄，以進一步了解情緒對青少年社會訊息處理的影響。

## 參、憂鬱與攻擊行為並存之青少年的社會訊息處理特徵

本研究發現，高憂鬱與高攻擊行為青少年，在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相似與相異之處，並據以推測，將他人的惡意態度與行為歸咎於對方或自己，可能是訊息處理歷程中讓青少年產生攻擊行為或憂鬱症狀的關鍵。同一青少年對於他人的敵意，時而歸咎於對方，時而歸咎於自己，可能是造成兩類心理困擾同時存在的原因；然此推論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此外，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歸因判斷，受到哪些環境或個體因素的影響，也待後續研究繼續探索。未來研究也可針對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中的其他步驟進行檢驗，了解高憂鬱、高攻擊行為以及兩類困擾共存的青少年，在這些歷程中的表現，並提出造成兩類困擾共存的其他可能原因。

##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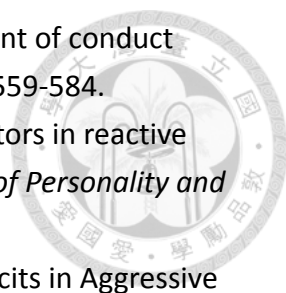
- 呂學超 (2008)。《大專男性追求肌肉發達的身體意象與自尊、生活品質之探索研究》(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法務部保護司 (2012)。《100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台北：法務部。
- 法務部 (2014)。《法務統計年報 (102 年)》。台北：法務部。
- 翁儷禎 (1995)。因素分析應用之一覽。見章英華、傅仰止、瞿海源(主編)：「社會調查與分析—社會科學方法檢討與前瞻之一」，頁 245-259。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陳弘儒 (2015)。《台灣青少年憂鬱的性別特定模式之前瞻式研究：憂鬱與壓力、自我掌控信念、反芻風格之關聯》(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陳坤虎 (2001)。《青少年自我認同與父母管教態度及自尊之關係》。(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陳為堅 (2004)。《學校憂鬱傾向學生推估及預防策略之研究》。教育部委託研究報告。
- 陳淑惠 (2008)。「台灣版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指導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
- 陳毓文 (2006)。《一般在學青少年自殘行為之相關環境因素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9(2)，95-124。
- 教育部 (2013)。《教育部 101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統計分析報告 (簡版)》
- 蔡芬芳 (1997)。《自尊對自利歸因的影響：自我概念內容與結構的交互作用》。(未發表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Abela, J. R., & Hankin, B. L. (200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A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perspective. In S. Nolen-Hoeksema & L. M. Hilt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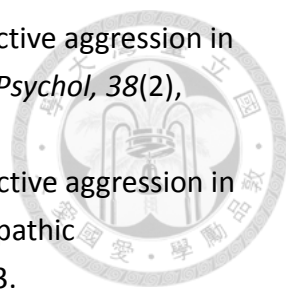
- adolescents* (pp. 335-376). NY Routledge.
- Abramson,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96*, 358-372. doi: 10.1037/0033-295X.96.2.358
- Abramson, Seligman, M., & Teasdale, J.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J Abnorm Psychol*, *87*(1), 49-74.
- Achenbach, T. M., & Edelbrock, C. S. (1978).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ld psychopathology: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empirical efforts. *Psychol Bull*, *85*(6), 1275-1301. doi: 10.1037/0033-2909.85.6.1275
- Angold, A., Costello, E., & Erkanli, A. (1999). Comorbidit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0*(1), 57-87.
- Atkins, M. S., & Stoff, D. M. (1993). Instrumental and hostile aggression in childhood 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s.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1*(2), 165-178.
- Beck, A. T. (1967). *Depression: Clinic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New York: Hoeber Medical Division, Harper & Row.
- Beck, A. T. (1976).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Emotional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Beck, A. T., Rush, A. J., Shaw, B. F., & Emery, G. (1979). *Cognitive Therapy of Depressio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eyers, J., & Loeber, R. (2003). Untangling Developmental Relations Between Depressed Mood and Delinquency in Mal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1*(3), 247-266. doi: 10.1023/A:1023225428957
- Biederman, J., Faraone, S., Mick, E., & Lelon, E. (1995).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mong referred juveniles with major depression: fact or artifact?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34*(5), 579-590. doi: 10.1097/00004583-199505000-00010
- Birmaher, B., Ryan, N. D., Williamson, D. E., & Brent, D. A. (1996).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 Part I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5*(12), 1575-1583.
- Birmaher, B., Ryan, N. D., Williamson, D. E., Brent, D. A., Kaufman, J., Dahl, R. E., . . . Nelson, B. (1996).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review of the past 10 years. Part I.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35*(11), 1427-1439. doi: 10.1097/00004583-199611000-00011
- Burke, J., & Loeber, R. (2010).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morbidity between behavioral disorders and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7*(4), 319-326.
- Burke, J. D., Hipwell, A. E., & Loeber, R. (2010). Dimensions of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and conduct disorder in preadolescent gir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9(5), 484-492.

- Campbell, C., & Schwarz, D. F. (1996).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exposure to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mong suburban and urb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diatrics, 98*(3), 396-402.
- Card, N. A., & Little, T. D. (2006).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relations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0*(5), 466-480.
- Carlson, G. A., & Cantwell, D. P. (1980). Self-Regulatory Perseveration and the Depressive Self-Focusing Styl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4), 445-449.
- Cima, M., Raine, A., Meesters, C., & Popma, A. (2013). Validation of the Dutch Reactive Proactive Questionnaire (RPQ):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Aggress Behav, 39*(2), 99-113. doi: 10.1002/ab.21458
- Coie, J. D., & Dodge, K. A. (1998).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W. Damon & N. Eisenberg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5 ed., Vol. 3, pp. 779–862). New York: Wiley.
- Cole, D. A., Martin, J. M., Peeke, L. G., Seroczynski, A. D., & Hoffman, K. (1998). Are cognitive errors of underestimation predictive or reflectiv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7*(3), 481-496. doi: 10.1037/0021-843X.107.3.481
- Costello, E., Mustillo, S., Erkanli, A., Keeler, G., & Angold, A. (2003). Preval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0*(8), 837-844. doi: 10.1001/archpsyc.60.8.837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1), 74-101.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6).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o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67*(3), 993-1002.
- Crowe, M., Ward, N., Dunnachie, B., & Roberts, M. (2006).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t J Ment Health Nurs, 15*(1), 10-18. doi: 10.1111/j.1447-0349.2006.00399.x
- Dodge, K. A. (1980). Social cognition and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 51*(1), 162-170. doi: 10.2307/1129603
- Dodge, K. A. (1986).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 In M. Perlmutter (E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Children's Soci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The Minnesota Symposia on Child Psychology* (pp. 77-125): Hillsdale, NJ: Erlbaum.

- 
- Dodge, K. A. (1993). Social-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duct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4*, 559-584.
- Dodge, K. A., & Coie, J. D. (1987). Social-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children's pe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6), 1146-1158.
- Dodge, K. A., & Frame, C. L. (1982).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Deficits in Aggressive Boys. *Child Development, 53*(3), 620-635. doi: 10.2307/1129373
- Dodge, K. A., & Newman, J. P. (1981). Bias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ggressive boys. *J Abnorm Psychol, 90*(4), 375-379.
- Dodge, K. A., Price, J. M., Bachorowski, J. A., & Newman, J. P. (1990).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in severely aggressive adolescents. *J Abnorm Psychol, 99*(4), 385-392. doi: 10.1037/0021-843X.99.4.385
- Dodge, K. A., & Somberg, D. R. (1987).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among Aggressive Boys Are Exacerbated under Conditions of Threats to the Self. *Child Development, 58*(1), 213-224. doi: 10.1111/j.1467-8624.1987.tb03501.x
- Dodge, K. A., & Tomlin, A. M. (1987). Utilization of self-schemas as a mechanism of interpetational bias in aggressive children. *Social Cognition, 5*(3), 280-300.
- Ezpeleta, L., Domènech, J. M., & Angold, A. (2006). A comparison of pure and comorbid CD/ODD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7*(7), 704-712. doi: 10.1111/j.1469-7610.2005.01558.x
- Farrington, D. P.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offending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from childhood: Key findings from the Cambridge study in delinqu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36*(6), 929-964. doi: 10.1111/j.1469-7610.1995.tb01342.x
- Feldman, E., & Dodge, K. A. (1987).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ociometric status: sex, age, and situational effects. *J Abnorm Child Psychol, 15*(2), 211-227. doi: 10.1007/BF00916350
- Fite, P. J., Colder, C. R., Lochman, J. E., & Wells, K. C. (2008).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substance use initiation. *J Abnorm Child Psychol, 36*(2), 261-271. doi: 10.1007/s10802-007-9175-7
- Fite, P. J., Raine, A., Stouthamer-Loeber, M., Loeber, R., & Pardini, D. A. (2009).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MALES: Examining Differential Outcomes 10 Years Later in Early Adulthood. *Crim Justice Behav, 37*(2), 141-157. doi: 10.1177/0093854809353051
- Fite, P. J., Rubens, S. L., Preddy, T. M., Raine, A., & Pardini, D. A. (2014).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mal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s. *Aggressive Behavior, 40*(1), 69-78.


- 
- Fite, P. J., Stoppelbein, L., & Greening, L. (2009a).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in a child psychiatric inpatient population.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38*(2), 199-205. doi: 10.1080/15374410802698461
- Fite, P. J., Stoppelbein, L., & Greening, L. (2009b).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in a child psychiatric inpatient population: Relations to psychopathic characteristic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6*(5), 481-493.
- Flynn, M., & Rudolph, K. D. (2011). Stress gener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Contribution of interpersonal stress response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9*(8), 1187-1198.
- Fossati, A., Raine, A., Borroni, S., Bizzozero, A., Volpi, E., Santalucia, I., & Maffei, C. (2009).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mong Italian nonclinical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1*(1), 131-135.
- Fung, A. L.-C., Raine, A., & Gao, Y. (2009). Cross-cultural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PQ).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5), 473-479.
- Garber, J., & Hilsman, R. (1992). Cognitions,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1), 129-167.
- Giancola, P. R., Moss, H. B., Martin, C. S., Kirisci, L., & Tarter, R. E. (1996). Executive cognitive functioning predicts reactive aggression in boys at high risk for substance abuse: a prospective study. *Alcohol Clin Exp Res*, *20*(4), 740-744.
- Goldstein, N. E. S., Serico, J. M., Riggs Romaine, C. L., Zelechowski, A. D., Kalbeitzer, R., Kemp, K., & Lane, C. (2012). Development of the Juvenile Justice Anger Management Treatment for Girl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doi: 10.1016/j.cbpra.2012.06.003
- Gouze, K. R. (1987). Attention and Social-Problem Solving as Correlates of Aggression in Preschool Male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5*(2), 181-197. doi: Doi 10.1007/Bf00916348
- Hammen, C., & Zupan, B. A. (1984). Self-schemas, depression, and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children. *J Exp Child Psychol*, *37*(3), 598-608. doi: 10.1016/0022-0965(84)90079-1
- Hankin, B. L. (200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of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vestigating Depressive Symptom Specificity in a Multi-Wave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7), 999-1014. doi: 10.1007/s10802-008-9228-6
- Hankin, B. L., Abramson, L. Y., Moffitt, T. E., Silva, P. A., McGee, R., & Angell, K. E. (1998).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from pre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 emerg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a 10-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 Abnorm Psychol*, 107(1), 128-140.
- Huesmann, L., Dubow, E. F., & Boxer, P. (2009). Continuity of aggression from childhood to early adulthood as a predictor of life outcomes: Implications for the adolescent-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models. *Aggressive Behavior*, 35(2), 136-149.
- Joiner, T. E. (2000). A Test of the 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 in Youth Psychiatric Inpati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9(2), 167-176. doi: 10.1207/S15374424jccp2902\_3
- Kandel, D. B., & Davies, M. (1986). Adult sequelae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rch Gen Psychiatry*, 43(3), 255-262. doi: 10.1001/archpsyc.1986.01800030073007
- Kaufman, J., Martin, A., King, R. A., & Charney, D. (2001). Are child-, adolescent-, and adult-onset depression one and the same disorder? *Biological Psychiatry*, 49(12), 980-1001. doi: 10.1016/S0006-3223(01)01127-1
- Kendall, P. C., Finch, A., Little, V. L., Chirico, B. M., & Ollendick, T. H. (1978). Variations in a construc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locus of control.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3), 590-592.
- Kessler, R. C., Avenevoli, S., & Merikangas, R. K. (2001). Mood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epidemiologic perspective. *Biol Psychiatry*, 49(12), 1002-1014.
- Kovacs, M. (1996). Presentation and cours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uring childhood and later years of the life span.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35(6), 705-715. doi: 10.1097/00004583-199606000-00010
- Kovacs, M. (2011).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2nd ed.)(CDI-2) manual*. NY: Multi-Health System.
- Kovacs, M., Akiskal, H. S., Gatsonis, C., & Parrone, P. L. (1994). Childhood-onset dysthymic disorder.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spective naturalistic outcome. *Arch Gen Psychiatry*, 51(5), 365-374. doi: 10.1001/archpsyc.1994.03950050025003
- Kovacs, M., Paulauskas, S., Gatsonis, C., & Richards, C. (1988).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childhood. III.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morbidity with and risk for conduct disorders. *J Affect Disord*, 15(3), 205-217. doi: 10.1016/0165-0327(88)90018-3
- Krackow, E., & Rudolph, K. D. (2008). Life stress and the accuracy of cognitive appraisals in depressed youth.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7(2), 376-385.
- Leary, M. R., Twenge, J. M., & Quinlivan, E. (2006).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as a

- determinant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Pers Soc Psychol Rev*, 10(2), 111-132. doi: 10.1207/s15327957pspr1002\_2
- Lemogne, C., Mayberg, H., Bergouignan, L., Volle, E., Delaveau, P., Lehericy, S., ... Fossati, P. (2010).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over the course of depression: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24(1-2), 196-201. doi: 10.1016/j.jad.2009.11.003
- Li, C. S., & Chen, S. H. (2007). Obsessive-compulsiveness and impulsivity in a non-clinical population of adolescent males and females. *Psychiatry Research*, 149(1-3), 129-138. doi: 10.1016/j.psychres.2006.05.001
- Li, H. C., & Lopez, V. (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1(5), 463-469.
- Liu, X., Kurita, H., Uchiyama, M., Okawa, M. L., L., & Ma, D. (2000). Life Events, Locus of Contro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6(12), 1565-1577.
- Marcus, R. F. (1980). Empathy and popular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Child Study Journal*, 10(3), 133-145.
- McCullough, M. E., Bellah, C. G., Kilpatrick, S. D., & Johnson, J. L. (2001). Vengefulness: Relationships with Forgiveness, Rumination, Well-Being,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5), 601-610. doi: 10.1177/0146167201275008
- Measelle, J. R., Stice, E., & Hogansen, J. M. (2006).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o-occurring depressive, eating, antisocial, and substance abuse problems in femal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5(3), 524-538. doi: 10.1037/0021-843X.115.3.524
- Mick, E., Spencer, T., Wozniak, J., & Biederman, J. (2005). Heterogeneity of Irritability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Mood Disorders. *Biological Psychiatry*, 58(7), 576-582. doi: 10.1016/j.biopsych.2005.05.037
- Mullins, L. L., Siegel, L. J., & Hodges, K. (1985). Cognitive problem-solving and life event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J Abnorm Child Psychol*, 13(2), 305-314. doi: 10.1007/BF00910650
- Nolen-Hoeksema, S., Girgus, J. S., & Seligman, M. E. (1992).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ldhood depressive symptoms: A 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1(3), 405-422. doi: 10.1037/0021-843X.101.3.405
- Nowicki, S. (1976). Factor structure of locus of control in children. *J Genet Psychol*, 129(1st Half), 13-17. doi: 10.1080/00221325.1976.10534005

- Nowicki, S., & Strickland, B. R. (1971). *A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 Nowicki, S., & Strickland, B. R. (1973). A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0*(1), 148-154.
- Orth, U., Robins, R. W., & Roberts, B. W. (2008). Low self-esteem prospec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 Pers Soc Psychol, 95*(3), 695-708. doi: 10.1037/0022-3514.95.3.695
- Panak, W. F., & Garber, J. (1992). Role of aggression, rejection, and attributions in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4*(01), 145-165. doi: doi:10.1017/S0954579400005617
- Patton, J. H., Stanford, M. S., & Barratt, E. S. (1995).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1*(6), 768-774.
- Preddy, T. M., Fite, P. J., Wimsatt, A. R., Vitulano, M. L., & Gaertner, A. E. (2014). The role of intimate exchange in the link betwee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chil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3), 510-520.
- Quiggle, N. L., Garber, J., Panak, W. F., & Dodge, K. A. (1992).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ggressive and depresse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63*(6), 1305-1320.
- Rabiner, D., & Coie, J. (1989). Effect of expectancy inductions on rejected children's acceptance by unfamiliar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3), 450-457. doi: 10.1037/0012-1649.25.3.450
- Raine, A., Dodge, K., Loeber, R., Gatzke-Kopp, L., Lynam, D., Reynolds, C., . . . Liu, J. (2006).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 *Aggressive Behavior, 32*(2), 159-171. doi: 10.1002/ab.20115
- Raine, A., Meloy, J. R., Bihrlé, S., Stoddard, J., LaCasse, L., & Buchsbaum, M. S. (1998). Reduced prefrontal and increased subcortical brain functioning assessed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predatory and affective murderers. *Behav Sci Law, 16*(3), 319-332.
- Rawson, H. E. (1992).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Measures of Manifest Anxiety, Self-Esteem, Locus of Control, and Dep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10*(4), 319-329. doi: 10.1177/073428299201000402
- Rohde, P. (2009). Comorbidities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S. Nolen-Hoeksema & L. M. Hilt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Vol. 710). New York: Routledge.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 Monogr*, *80*(1), 1-28.
- Rowe, R., Maughan, B., & Eley, T. C. (2006). Links Between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pressed Mood: The Role of Life Events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4*(3), 293-302.
- Rubin, K. H., & Maioni, T. L. (1975). Play prefer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gocentrism, popularity and classification skills in preschooler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of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21*(3), 171-179. doi: 10.2307/23084616
- Rudolph, K. D. (2009). The interpersonal context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Handboo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377-418.
- Rudolph, K. D. (2009). The interpersonal context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 S. Nolen-Hoeksema & L. M. Hilt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pp. 377-418). New York: Routledge.
- Ryan, N. D., Puig-Antich, J., Ambrosini, P., Rabinovich, H., Robinson, D., Nelson, B., . . . Twomey, J. (1987). The clinical picture of major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ch Gen Psychiatry*, *44*(10), 854-861.
- Sancilio, M. F. M., Plumert, J. M., & Hartup, W. W. (1989). Friendship and Aggressiveness as Determinants of Conflict Outcomes in Middle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5), 812-819. doi: Doi 10.1037//0012-1649.25.5.812
- Shirk, S. R., Boergers, J., Eason, A., & Van Horn, M. (1998). Dysphoric interpersonal schemata and preadolescents' sensitization to negative events. *J Clin Child Psychol*, *27*(1), 54-68. doi: 10.1207/s15374424jccp2701\_7
- Shirk, S. R., Van Horn, M., & Leber, D. (1997). Dysphoria and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supportive interactions.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5*(3), 239-249.
- Slaby, R. G., & Guerra, N. G. (1988). Cognitive mediators of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offenders: I. Assess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4), 580-588. doi: 10.1037/0012-1649.24.4.580
- Stringaris, A., & Goodman, R. (2009). Three dimensions of oppositionality in youth.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0*(3), 216-223. doi: 10.1111/j.1469-7610.2008.01989.x
- Tesiny, E. P., Lefkowitz, M. M., & Gordon, N. H. (1980). Childhood depress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school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2*(4), 506-510.
- Tremblay, R. E.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ur during childhood: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the pa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4(2), 129-141. doi: 10.1080/016502500383232
- Walters, L. H., & Klein, A. E. (1980). A cross-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of the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for Children.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0(4), 1059-1064.
- Warburton, W. A., Williams, K. D., & Cairns, D. R. (2006). When ostracism leads to aggress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ntro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2), 213-220. doi: <http://dx.doi.org/10.1016/j.jesp.2005.03.005>
- Watters, D. A., Thomas, B., & Streiner, D. L. (1990). Factor analysis of the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Why is replication so difficult?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0(3), 515-523.
- Weisz, J. R. (1986). Contingency and control beliefs as predictors of psychotherapy outcomes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
- Weisz, J. R., & Stipek, D. J. (1982). Competence, Conting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ceived Control. *Human Development*, 25(4), 250-281.
- Williams, K. D., & Zadro, L. (2001). Ostracism: On being ignored, excluded, and rejected. In M. R. Leary (Ed.),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pp. 21-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lf, T. M., Sklov, M. C., Hunter, S. M., & Berenson, G. S. (1982). Factor 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ren's Nowicki-Stricklan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2(1), 333-337.
- Wolff, J. C., & Ollendick, T. H. (2006). The comorbidity of conduct problems and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9(3-4), 201-220.
- Zadro, L., Williams, K. D., & Richardson, R. (2004). How low can you go? Ostracism by a computer is sufficient to lower self-reported levels of belonging, control, self-esteem, and meaningful exist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4), 560-567.
- Zisook, S., Shear, K., & Kendler, K. S. (2007). Validity of the bereavement exclusion criterion for the diagnosis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World Psychiatry*, 6(2), 102-107.
- Zoccolillo, M. (1992). Co-occurrence of conduct disorder and its adult outcomes with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a review.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31(3), 547-556. doi: 10.1097/00004583-199205000-00024



## 附錄 研究工具

### 附錄一：參與研究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閱讀這封研究邀請函。我是台灣大學心理系臨床心理學實驗室的研究成員，正在進行青少年情緒感受與人際互動經驗的研究。首先感謝您和貴子弟考慮參與本次的研究。

#### 研究目的

此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青少年情緒感受與人際互動經驗。

#### 研究程序

本研究過程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目的說明與參與者權利說明，約需時 10 分鐘，首先至各班告知學生本研究目的為了解青少年情緒感受與人際互動經驗，並說明研究參與者的權利，最後請學生將同意書帶回家與家長/監護人討論，取得家長/監護人同意。第二部份為填寫問卷，約需時 40 分鐘，請學生針對生活事件信念、人際互動經驗、情緒感受、同儕互動風格等問卷進行填答，研究者將於現場直接回收問卷。

#### 機密性

此研究以匿名的方式保存填答結果，且僅對群體資料作分析，非經家長同意不會分析個別學生填答的結果，量表上無參與者姓名，僅有班級、性別、出生年月日作為資料整理及分析之用，紙本資料輸入加密之電腦後便會將班級資訊移除；紙本問卷則會存放於臺大心理系南館 s406 研究室中封存，並於 10 年後銷毀。收集到的資料除了研究者做資料分析外，不會做其他用途。團體分析結果僅供研究者、校內老師參考，不會提供給其他人；經過家長同意（參見同意書第二面說明）後，孩子個人的填寫結果有可能提供給校內老師參考，但不會提供給其他人。

#### 研究回饋

本研究以群體分析為目標，不會針對個別學生給予回饋；若學校有需要，我們將提供校方以班級、年級、學校為單位的分析結果。學校老師除非經過您的同意，無法得知孩子個人的填寫結果。每一位參與研究的學生能領取文具小禮物（筆或 L 型夾）；未參與的學生則可領取心理學知識的衛教單張參考閱讀（參與的學生亦可於填寫完問卷後索取）。

#### 研究潛在風險之保護與補償

基於我們對於學生個人權益的尊重，本研究對您和您的孩子有以下的承諾：

※您或您的孩子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參加本研究，您的孩子有權隨時停止作答，並且不會因此而受到懲罰，但我們十分希望您能支持，幫助我們完成這個研究。

※您或您的孩子可不需提供任何理由而隨時撤銷同意、退出本研究，不會引起任何不良後果。

※如有任何疑問，您或您的孩子可隨時經由參與者聯中所附之聯絡方式與研究人員進行聯絡。

（簽署同意書和研究者聯絡資料於背面）

若您的孩子有情緒的困擾需要協助，建議他尋找可信任的大人，如家長/監護人、導師、輔導老師傾訴。若沒有合適的對象，下列的電話專線均是孩子可以信任和求助的管道：

生命線 24 小時專線：1995

張老師 24 小時專線：1980

自殺防治 24 小時諮詢電話：0800-788-995

青少年視訊諮詢網(免費線上一對一心理諮詢)：<http://young.hpa.gov.tw/ymvc/index.aspx>

家暴、性侵害專線：113

台北市青少年關懷專線：(02)2545-1100

#### 研究參與者權利

本研究之程序已經通過臺灣大學心理系之研究倫理審核程序（審查編號：103(1)1027），審查內容包含利益及風險評估、研究參與者照護及隱私保護等，並已獲得核准。如果您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詢問研究人員。電話：(02)3366-3958，電子信箱：[r00227211@ntu.edu.tw](mailto:r00227211@ntu.edu.tw)。

敬祝 平安快樂

因參與者年齡未滿 20 歲，需家長或監護人簽名。如您同意您的孩子參與本研究，請於下方簽上您的姓名，謝謝您。

本人已詳細閱讀本同意書，同意我的孩子參與研究。

參與者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參與者的姓名：\_\_\_\_\_

再次說明，除非經過您的同意，您孩子個人的作答資訊並不會透漏給校方或第三者知道，若您願意將孩子個人的填寫資訊提供給學校老師作為教學或輔導工作的參考，可於下方同意欄打勾：

我（家長/監護人）願意將孩子作答的資訊提供給學校老師作為教學之參考。

再次感謝您！

實驗/主試者：潘奕瑄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碩班研究生

聯絡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心理系南館 406 室

聯絡電話/手機：02-33663958/0937932995

指導老師：陳淑惠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聯絡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心理系南館 405 室

聯絡電話/手機：02-33663100

研究者簽名：\_\_\_\_\_ 日期：103 年 10 月

## 附錄二：兒童青少年憂鬱量表

- 這個量表列出了有關感覺和想法的題組，每一題包括三個句子。請你在每一題的三個句子中，選出一句最能描述你最近兩個星期的狀況的語句。
- 每個人有時候會有不同的感覺和想法。因此，這些題組的答案沒有對與錯的分別。你只需要選出最能描述你最近狀況的句子，然後，在這個句子前面的裡，打一個✓。請你做完一題之後，再繼續做下一題。

這裡有一個例子，請你試試看。請勾選一個最能描述你的句子。

【範例】  我經常閱讀書籍

我偶而閱讀書籍

我從不閱讀書籍

**記住!**請勾選出最能描述你最近兩個星期的感覺和想法的句子。

<p>1.</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而感到悲傷</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感到悲傷</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感到悲傷</p>	<p>6.</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而想到壞事會發生在我身上</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擔心壞事將會發生在我身上</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確定可怕的事將會發生在我身上</p>
<p>2.</p> <p><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任何事情會如我所願</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確定事情的結果會不會如我所願</p> <p><input type="checkbox"/> 所有的事情都將如我所願</p>	<p>7.</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恨我自己</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喜歡我自己</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喜歡我自己</p>
<p>3.</p> <p><input type="checkbox"/> 大部分的事我都會做得不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許多事我都會做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每件事我都會做錯</p>	<p>8.</p> <p><input type="checkbox"/> 所有不好的事都是我的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許多不好的事都是我的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不好的事通常不是我的錯</p>
<p>4.</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可以從很多事情中得到樂趣</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可以從一些事情中得到樂趣</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無法從任何事情中得到樂趣</p>	<p>9.</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沒有想要自殺</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想過要自殺但我不會這樣做</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想自殺</p>
<p>5.</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覺得自己很壞</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壞</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爾覺得自己很壞</p>	<p>10.</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每天都想哭</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想哭</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而想哭</p>

<p>11.</p> <p><input type="checkbox"/> 總是有事情困擾著我</p> <p><input type="checkbox"/> 經常有事情困擾著我</p> <p><input type="checkbox"/> 偶而有事情困擾著我</p>	<p>19.</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擔心疼痛</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擔心疼痛</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擔心疼痛</p>
<p>12.</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喜歡與人在一起</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不喜歡與人在一起</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一點也不喜歡與人在一起</p>	<p>20.</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覺得孤單</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覺得孤單</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覺得孤單</p>
<p>13.</p> <p><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無法做決定</p> <p><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很難做決定</p> <p><input type="checkbox"/> 碰到事情，我很容易做決定</p>	<p>21.</p> <p><input type="checkbox"/> 上學對我而言一點樂趣也沒有</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而可以從上學得到樂趣</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從上學得到樂趣</p>
<p>14.</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看起來不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外表有一些缺點</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看起來很醜</p>	<p>22.</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有很多朋友</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有一些朋友但我希望擁有更多</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沒有任何朋友</p>
<p>15.</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必須逼自己去做功課</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需要逼自己去做功課</p> <p><input type="checkbox"/> 做功課對我而言不是一個大問題</p>	<p>23.</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功課不錯</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功課沒有以前好</p> <p><input type="checkbox"/> 以前我拿手的科目現在唸的非常不好</p>
<p>16.</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每晚都睡不著</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有幾個晚上睡不著</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睡得很好</p>	<p>24.</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永遠不可能像其他小孩一樣好</p> <p><input type="checkbox"/> 只要我想要，我可以像其他小孩一樣好</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就像其他小孩一樣好</p>
<p>17.</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偶而會感到疲倦</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會感到疲倦</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會感到疲倦</p>	<p>25.</p> <p><input type="checkbox"/> 沒有人真的愛我</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確定是否有人愛我</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確定有人愛我</p>
<p>18.</p> <p><input type="checkbox"/>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不想吃東西</p> <p><input type="checkbox"/> 有好幾天我不想吃東西</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食慾很好</p>	<p>26.</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通常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通常不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從不會聽從別人的意思去做</p>



<p>27.</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跟別人相處的很好</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與人爭執或打架</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與人爭執或打架</p>	<p>31.</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在白天睡著</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經常在白天睡著</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幾乎從不在白天睡著</p>
<p>28.</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對我的家庭是重要的</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不確定，我對我的家庭是否是重要的</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家庭若沒有我會更好</p>	<p>32.</p> <p><input type="checkbox"/> 大多數的時間，我覺得我無法停止吃東西</p> <p><input type="checkbox"/> 很多時候，我覺得我無法停止吃東西</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的飲食是 OK 的</p>
<p>29.</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感到暴躁不安</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常感到暴躁不安</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幾乎不曾感到暴躁不安</p>	<p>33.</p> <p><input type="checkbox"/> 去記得事情，對我來講是容易的</p> <p><input type="checkbox"/> 去記得事情，對我來講是有點難的</p> <p><input type="checkbox"/> 去記得事情，對我來講是相當困難的</p>
<p>30.</p> <p><input type="checkbox"/> 對我而言，和朋友相處融洽是容易的</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常常和朋友起爭執</p> <p><input type="checkbox"/> 我總是和朋友起爭執</p>	



### 附錄三：台灣版兒童控制信念量表

這部分問卷是在了解你對一些事情的想法。請閱讀以下的每一個句子，並根據你的想法，在「是」或「否」下面的□內畫「✓」，然後做下一題。請確定每一個題目都有作答。

	是	否
1. 你相信大部分的問題即使你不處理，它也會自動解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 你相信你可以使自己不要得到感冒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 有些孩子天生就是幸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 多數時候，你覺得得到好成績對你而言很重要?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5. 你常因為不是你做錯的事情被責備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6. 你相信若是某人讀書夠努力，任何科目他/她都能夠通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 你覺得多數時候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因為反正事情永遠也不會變好?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 你覺得若是在早上事情有個好的開始，那無論你做些什麼，這都將會是美好的一天?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9. 你覺得多數時候父母會聆聽他們的孩子想說的話?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0. 你相信許願可以讓好事發生?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是	否
11. 當你受到懲罰時，常常好像不是因為任何好的理由?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2. 多數時候，你發現自己很難改變朋友的想法/意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3. 你認為替團隊加油比起運氣更能夠幫助團隊獲勝?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4. 你覺得要改變你父母的任何想法都是幾乎不可能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5. 你認為你的父母應該要允許你做大部分與自己相關的決定?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16. 你覺得當你做錯事情時，你幾乎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事情變好?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7. 你相信大部分的孩子天生就擅長運動?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8. 多數在你這年紀的孩子比你還要強壯?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9. 你覺得其中一種處理大部分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去想它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0. 你覺得自己有很多選擇，決定誰是你的朋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21. 若是你找到四葉幸運草，你相信那可能會帶給你好運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2. 你時常覺得自己是否有做回家作業和你得到什麼樣的成績息息相關?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3. 你覺得當一個和你年紀相仿的孩子決定打你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阻止他/她?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4. 你曾經有過幸運物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5. 你相信人們是否會喜歡你，取決於你如何行動?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是	否
26. 若是你要求你的父母，他們通常會幫助你?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7. 你是否曾經覺得，當人們苛刻地對待你時，通常沒有任何理由?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8. 多數時候，你覺得你能透過今天所做的事來改變明天可能發生的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9. 你相信當壞事將要發生時，不論你做什麼努力去阻止，它們就是會發生?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0. 你認為若是孩子持續努力嘗試，便能使事情如他所願?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31. 多數時候你發現，在家裡設法使事情如自己所願是不會成功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2. 你覺得當好事發生時，它們的發生是因為辛勤努力?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3. 你覺得當某個和你年紀相仿的人想要與你為敵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去改變這件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4. 你覺得要讓朋友去做你想要他們做的事，是很容易的?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5. 你是否經常覺得自己在家中幾乎不能表達想要吃什麼?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是	否
36. 你覺得當某人不喜歡你時，你幾乎沒有辦法可以去改變這件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7. 你經常覺得在學校裡努力幾乎沒有用，因為大多數其他孩子就是明顯比你還聰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8. 你是那種相信凡事提前計畫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的人嗎?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9. 多數時候關於你的家庭決定要做什麼，你覺得自己幾乎不能發表意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0. 你認為當聰明的人比當幸運的人還要好?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附錄四：台灣版反應性與主動性攻擊行為量表

我們都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感到憤怒，或做出一些我們不應該做的事。請閱讀以下的每一題，0 代表從來沒有發生，1 代表有時候發生，2 代表經常發生；想好以後，在你所選好的答案下面的□內畫一個「✓」，然後做下一題。作答時請不要思考太久，只要依照你所想到的第一個答案來回答就可以了。請確定每一個題目都有作答。

請問以下的狀況，在你身上有多常發生？

	0 從來沒有 發生	1 有時候 發生	2 經常 發生
1. 當別人惹惱你時，對著他們大吼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 為了顯示自己比他人厲害而與他人爭吵或打架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3. 被別人挑釁時，做出憤怒的反應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4. 拿走其他同學的東西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5. 遇到挫折時變得生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6. 為了好玩而破壞東西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 大發脾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8. 因為感到憤怒而破壞東西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9. 為了耍帥而打群架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0. 為了贏得比賽或遊戲而傷害他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0 從來沒有 發生	1 有時候 發生	2 經常 發生
11. 當事情不順你意時，變得生氣或憤怒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2. 使用身體力量來使別人去做你要他們做的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3. 輸掉比賽或遊戲時變得生氣或憤怒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4. 當別人威脅自己時，感到生氣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5. 使用逼迫的方式來取得別人的金錢或東西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0 從來沒有 發生	1 有時候 發生	2 經常 發生
16. 在打人或對他人大吼之後，感覺比較好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7. 威脅或霸凌他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8. 為了好玩而打含有色情成分的電話給別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19. 為了防衛自己而打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0. 唆使其他人聯合起來對付某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hr/>			
21. 攜帶武器以備打架時使用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2. 被嘲弄時，會生氣、憤怒或打人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23. 對他人怒吼，來讓他人替自己做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附錄五：情境題問卷



► 吃午飯時，突然有飲料潑到我身上，我轉頭一看，小美手上正拿著一罐飲料。

- 當時，我的腳伸到走道上，而且感覺到被人撞了一下
- 當時，小美正要回她的座位，卻繞過來我這裡
- 我常常被捉弄，上禮拜大掃除時才被同學用水潑得全身都濕掉，今天則是被飲料潑到
- 小美常常心不在焉

請回答問題：

(1) 哪些是導致你身上被潑到飲料的重要原因?(可複選)

- 當時，我的腳伸到走道上，而且感覺到被人撞了一下
- 當時，小美正要回她的座位，卻繞過來我這裡
- 我常常被捉弄，上禮拜大掃除時才被同學用水潑得全身都濕掉，今天則是被飲料潑到
- 小美常常心不在焉

(2) 你認為，誰該為你身上被潑到飲料負比較多責任?

- 自己
- 小美

(3) 上一題，你選了一個人要負比較多責任，你有多確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 我完全確定
- 我很確定
- 我不太確定
- 其實我根本無法判斷，是自己還是小美應該要負責

(4) 你覺得小美是惡意要這樣對待你的嗎?

- 是       不是

(5) 你身上是否被潑到飲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嗎?

- 是       不是

▶ 賽跑時，突然有顆棒球滾過來，我絆了一跤也輸掉比賽。當時，在旁邊玩球的就是小英，是小英的球滾過來。

- 回想起來，小英從剛剛就一直偷看我，該不會是在打什麼壞主意
- 賽跑開始前，我沒有把眼鏡戴上，東西都看不太清楚
- 大家都知道，小英投的球超級不準
- 大家都喜歡看我跌倒後好笑的樣子



請回答問題：

(1) 哪些是導致你被球絆倒的重要原因?(可複選)

- 回想起來，小英從剛剛就一直偷看我，該不會是在打什麼壞主意
- 賽跑開始前，我沒有把鞋帶綁緊
- 大家都知道，小英投的球超級不準
- 大家都喜歡看我跌倒後好笑的樣子

(2) 誰該為你被球絆倒負較多責任?

- 自己
- 小英

(3) 上一題，你選了一個人要負比較多責任，你有多確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 我完全確定
- 我很確定
- 我不太確定
- 其實我根本無法判斷，是自己還是小英應該要負責

(4) 你覺得小英是惡意要這樣對待你的嗎?

- 是     不是

(5) 你是否被球絆倒，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嗎?

- 是     不是

▶ 電腦課的下課時間，我正在打電動，好多同學圍在旁邊，因為只要再打完這隻魔王我就全破了，但我現在只剩最後一命，如果死掉的話就前功盡棄。突然，我被旁邊的人碰了一下，我被魔王打中，就這樣死掉了；我回頭一看，站在我身旁的是小明。

- 當時我非常興奮，心裡分心想著破關後大家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
- 上禮拜小明寫給隔壁班女生的信被我偷看到，小明非常生氣
- 當時圍觀的人很多，小明和大家一樣都被擠來擠去
- 如果我也打敗大魔王，我就和小明一樣都是第一名

請回答問題：

(1) 哪些是導致你破關失敗的重要原因?(可複選)

- 當時我非常興奮，心裡分心想著破關後大家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
- 上禮拜我偷看小明寫給隔壁班女生的信，小明非常生氣
- 當時圍觀的人很多，小明和大家一樣都被擠來擠去
- 如果我也打敗大魔王，我就和小明一樣都是第一名

(2) 誰該為你破關失敗負較多責任?

- 自己
- 小明

(3) 上一題，你選了一個人要負比較多責任，你有多確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 我完全確定
- 我很確定
- 我不太確定
- 其實我根本無法判斷，是自己還是小明應該要負責

(4) 你覺得小明是惡意要這樣對待你的嗎?

- 是     不是

(5) 你是否破關失敗，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嗎?

- 是     不是

► 這堂課要練習寫英文作文，我實在寫不出來，就決定從漫畫中尋找靈感；坐在我旁邊的小豪舉手說要問問題，老師朝著我們走過來，就發現我在看漫畫，結果我被罰當一個禮拜的值日生。

- 這本就是完結篇了，我看得超專心
- 小豪的作文早就寫完了，卻還要問老師問題
- 小豪常常問英文老師很多問題
- 我一直不想把漫畫借給小豪，就算他已經來跟我說過很多次，希望我借給他

請回答問題：

(1) 哪些是導致你被老師發現偷看漫畫的重要原因?(可複選)

- 這本就是完結篇了，我看得超專心
- 小豪的作文早就寫完了，卻還要問老師問題
- 小豪常常問英文老師很多問題
- 小豪很多次跟我借漫畫，但我就是不想借他

(2) 誰該為你被老師發現偷看漫畫負較多責任?

- 自己
- 小豪

(3) 上一題，你選了一個人要負比較多責任，你有多確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 我完全確定
- 我很確定
- 我不太確定
- 其實我根本無法判斷，是自己還是小豪應該要負責

(4) 你覺得小豪是惡意要這樣對待你的嗎?

- 是
- 不是

(5) 你是否被老師發現偷看漫畫，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嗎?

- 是
- 不是